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费加罗的婚礼

法国 博马舍



费加罗的婚礼

〔法〕博马舍　著

张　流　译

前　言

博马舍(1732—1799),原名为奥居斯旦·加隆,法国启蒙时代著名剧作家。他的剧作与他的生活道路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他以启蒙思想为重,继承狄德罗正剧传统,以民间喜剧形式来抗击社会,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影响非凡。

博马舍出身于小资产阶级,靠钟表手工业发家致富,跻身于上流社会;他虽未曾接受过学校教育,却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深受当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狄德罗的影响。虽有反封建意识,但与当时众多小资产阶级一样,博马舍仍依附于封建上流阶层,但受排挤。大约二十五岁左右,他取“博马舍”为名字,并加以“德”字表明自身贵族的身份。一七六七年他创作了第一部正剧《欧也妮》,接受并发展了狄德罗的戏剧理论,并在序言《试论严肃的戏剧类型》中提出自己的正剧观——“严肃动人的正剧是一种戏剧体裁,其介于英雄悲剧与娱乐喜剧之间。”强调寓教于乐,反映现实生活,采用民间语言,这体现出民主倾向的启蒙性。

一七七三年博马舍身陷一场诉讼,虽贿赂法官但仍败诉,这激发博马舍掀起一场暴露封建法院黑暗腐朽的斗争。期间他创作了《塞卫拉的理发师》,从而获得了成功,而这确定了博马舍的创作方向,因为他意识到此剧的成功在于费加罗这一人物的存在;因此于一七七八创作了他的第二部代表作《费加罗的婚礼》,继续拓展这一来自于人民、扣人心弦的喜剧形象。

《费加罗的婚礼》写于一七七八年,但花费了整整六年时间;博马舍才为它的上演争到了一席之位。一七八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费加罗的婚礼》的首演成为法国戏剧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

后来该剧被译为多国文字，在多个国家地区上演。一七八六年又被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改编为歌剧。

这部喜剧充分体现了喜剧的艺术魅力。首先是它的戏剧结构严谨，情节动人心弦。一开场，矛盾即展露于观众面前，随着情节发展，矛盾冲突一浪高过一浪，直至喜剧性结局。塑造的人物众多，艺术形式多样，有唱歌，有跳舞，有结婚典礼，有法庭公堂，较古典主义戏剧更为丰富多彩。其次《费》剧本身艺术性颇高，充分地塑造了生动的人物，予之以个性、血肉，兼顾其心理、情感，不仅主要人物费加罗成为典型人物，就是苏珊纳、伯爵夫人、马斯琳、薛利伯等人物，也各有其个性，各司其职地推动这部讽刺贵族情感伪善、法庭虚伪的喜剧。

总之，《费加罗的婚礼》，作为博马舍的杰作之一，以扣人心弦的剧情，尖锐的戏剧冲突，极其到位的人物性格的刻画，辣味十足但不乏风趣的嘲讽，使观众喜爱颇加。此次将这部既具机智又不乏风趣的思想艺术结合体的喜剧推荐给大家，供君一览为快，品味这来自戏剧艺术领域的精神享受！

一九九九年三月

人物表

阿拉玛卫华伯爵——安达路西省首席法官。
伯爵夫人——伯爵的妻子。
费加罗——伯爵的贴身仆人兼伯爵府门卫。
苏姗纳——伯爵夫人的第一使女，费加罗的未婚妻。
马斯琳——伯爵府女仆，专司杂务。
安东尼奥——伯爵府园丁，苏姗纳的舅舅，方斯特的父亲。
薛利伯——伯爵的第一侍从卫士。
巴尔多洛——塞卫拉的医生。
方斯特——安东尼奥的女儿。
巴斯拉——伯爵夫人的琴师。
唐基斯曼·比力多阿生——代理首席法官。
两只手——法庭书记员，唐基斯曼的秘书。
格力普·苏莱士——牧童。
贝德莱尔——伯爵的马夫。
法警一人。
年轻牧女一人。

无台词的人物

一批仆人，
一批乡下女人，
一批乡下男人。

地　点

距塞卫拉三里之外的清泉府

剧中人物的性格和服饰

阿拉玛卫华伯爵：要将独特的贵族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既风度翩翩，又潇洒不羁。不能使他那贵族般的仪态因心灵的堕落而丧失。据当时的社会风俗，在与一切女性交际的时候，贵族们总是采取玩世不恭的方式。要想把这个角色表现得恰如其分，难度是相当大的，尤其是这个角色在剧中是不让人同情的。然而著名喜剧演员莫雷先生[1]就能把握住这个角色的特点，充分发挥其表演才能，将整个人物的性格表演得恰到好处，使这出戏一举成功。

第一、二幕他身着西班牙古猎装，半长统靴。第三幕直至最后，他穿了一套极为华贵的古装。

伯爵夫人：她那多变的情绪与在两种矛盾的激化下，只有表现出情感的约束或抑制不住情绪时怯生生的恼怒。特别是那盲目的举动，使她那可爱、贤惠、仁慈的性格，在观众心中的形象大大降低。这也是本剧中一个表演难度很大的角色，但表演技能超群的小圣华勒女士[2]扮演这一角色时，却获得广大观众的赞扬。

在第一、第二、第四幕中，她身着舒服合体的长袍，头上无一饰物。她长年足不出户地呆在家，好像在家生病似的。在第五幕中，她头上戴着苏姗纳的帽子，身上穿着苏姗纳的服装。

费加罗：对扮演这一角色的演员，一定如实地告诉他，要像大散古尔先生[3]那样深刻理解认真琢磨这一人物的性格。倘若

---

① 莫雷先生：曾在《费加罗的婚礼》的第一次公演中扮阿拉马卫华伯爵这一角色。

② 小圣华勒女士：曾在《费加罗的婚礼》的第一次公演中扮伯爵夫人这个角色。

③ 大散古尔：曾在《费加罗的婚礼》的第一次公演中扮费加罗这个角色。

在这一角色上看不到那既性格开朗又幽默机智的表现，而是瞧到别的，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过犹不及，那么就会使这个角色大为逊色。根据著名喜剧演员普累维勒先生[①]的建议，只要能深刻体会这一角色的性格，并能把握住他情感的复杂变化，是任何演员的演技都可以充分发挥的。

苏姗纳：是一个活泼可爱、机智过人、笑口常开的少女，与那厚颜无耻、伪惺浪笑的堕落女子有天壤之别。

在第一、二、三、四幕中，她上身穿着合体的白色短装，下穿各式各样的裙子，整个着装搭配得很有学问。“苏姗纳帽子”[②]此后以“苏姗纳帽子”的特定式样在帽商之中树立口碑。在第四幕婚礼一幕中，她的头上戴上伯爵拿来的一顶悬挂遮面纱、上插高羽翎、有白色丝质帽带的帽子。在第五幕中，她身着自己的家居妇女式长袍，头上无一饰物。

马斯琳：一个精明的女子，本性开朗活泼，但她的性格已在过去所犯的过失和生活锤炼下有所改变。出演此角色的女演员要想尽量为此剧本增添些趣味的话，就须在适当的场合中将她那孤傲的心劲儿表达出来，并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孕育到第三幕母子团聚之后她所具备的道德层面上。

她身着西班牙风格的保姆衣服，色泽朴素，头戴一黑色帽子。

安东尼奥：只可表现出他醉意微醺的程度，他的醉意随着场次而减轻，至第五幕之后，他的醉酒模样就不为人所察。

他身穿西班牙乡下人的衣服，衣服的两只袖管常耷拉在身后，脚蹬白色鞋子，头顶白色帽子。

---

① 普累维勒：在《塞卫拉的理发师》中扮演费加罗这个角色，后因年纪大，在《费加罗的婚礼》中不适宜担任这一角色，而改扮比力多阿生；后来大散古尔在演技生涯中，得到他很多的指点。

② 苏姗纳帽子：指在从费加罗的婚礼之后，苏姗纳一角演员所戴的帽子在巴黎成为时尚，故有此称呼。

方斯特：十二岁的少女，颇为天真。她的全身装扮是：上身穿一件银纽扣、束胸的锁边褐色上衣，下着一条色泽艳丽的裙子，头戴一插有羽毛的黑色帽子。这身装扮与参加婚礼的其他乡下女人装扮一模一样。

薛利伯：此角色遵循惯例需一位美艳少女出演。在我们的戏班里面，尚未有哪一个既年轻又不令成熟的男演员对此角色独有的细腻情感能充分吃透的。此角色是个可爱的孩子，除了在伯爵面前老实胆怯之外，在女人面前却并不循规蹈矩。他性格的基础就是终日惶惑不安、满脑缥缈且多变的念头。他巴不得早日长大，能够结婚，但话又说回来，对此他并非有何企图或有何认识；无论何事，他都乐于掺和；一句话概之，无论哪一个母亲都打心底对有这样一个儿子是极为乐意的，尽管他会使她操劳痛苦。

在第一、二两幕中，他的装扮是：一身西班牙宫廷侍从卫士那种镶银边的华贵白衣，外披一件蓝色薄外套，头戴插有许多羽翎的帽子。在第四幕中，他装扮如同领他进城的乡下女人一样，身着女式紧身服、裙子、帽子等等。在第五幕中，他则一身军官制服，头上的军帽饰有军队帽徽，此外还佩带一把剑。

巴尔多洛：他的性格和装扮参见《塞卫拉的理发师》[1] 一剧，要求雷同。在此剧中，这仅是个次要人物。

比力多阿生：神色应该是怡然自得，胸有成竹的样子，如同一个不怕生人的牲口。他略为口吃，这增添了他本人的一些诙谐，但限于观众有所察觉为度。若是哪个演员试图以口吃来制造此角色的轰动效应，那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表演过火了。此角色的所有妙处在于他那尊严身份与滑稽性格之间的对立方面。对之，演员表现得越不过火，越能将其真

① 参见《塞卫拉的理发师》的“剧中人物”。

正的表演天才展现得令人信服。

他身着西班牙法官所穿的长袍,并不像法国检察官的袍子那样宽大,如同僧袍那样。头上罩有假发,一块西班牙领巾系于颈处,手执一根白色法杖。

两只手:装扮类似法官,但白色法杖稍短一点点。

法警:身着克利斯班式的服装。一侧佩挂剑,但无佩剑的皮带。脚蹬一双黑色鞋子而非长靴。一头白色假发,又长又乱。手中拿着一根白色法杖。

格力普·苏莱士:一副乡下人样子,袖子长长的,外衣色泽艳丽,一顶白色帽子。

年轻牧女:装扮与方斯特相同。

贝德莱尔:上身短上衣,外套一背心,束一腰带,手执一条马鞭,脚蹬一双马靴,头发为发网所束,戴着信差帽子。

无台词人物:一些身着法官衣物,一些身着乡下人衣物,其余的则仆人打扮。

剧中人物的位置

为舞台表演方便起见,作者专门在每幕的每场开始处,按照人物出场先后次序,列出各个角色的名字。如果在表演过程中,他们的位置有先后之变,就在变动之处重列他们名字的先后顺序,并在注中诠释。把舞台上剧中人物的正确位置标记出来是很重要的。如果对第一次公演时演员所留下的传统表演方法视而不见的话,那将立即形成懈怠的坏习性,导致表演技巧上的马虎大意,而这样的剧团只会走向没有卖座的戏班子末路了。

第 一 幕

舞台布景:半间室内家具已经挪开的一间屋子;一张病人用的大沙发放在正当中。费加罗在地板上用尺丈量着;苏姗纳照着镜子往头上戴着一束叫做“新娘帽子”的橙花。

第 一 场

费加罗,苏姗纳

费加罗　宽是十九尺,长是二十六尺。

苏姗纳　嗨,看我头上这顶帽子好吗?费加罗,你认为怎么样?

费加罗　(握着她的双手)我亲爱的,好得不能再好了。啊!美丽的姑娘,在结婚那天的清晨,头上戴着这束象征坚贞圣洁的鲜花[1],被丈夫含情脉脉地看着,该多么幸福啊!……

苏姗纳　(离开)亲爱的,你为什么量地板呀?

费加罗　苏姗纳,我亲爱的,我是量一下这儿是否能放得下大人送给我们的那张别致的大床。

苏姗纳　放在这儿?

费加罗　大人要送给我们。

苏姗纳　我,我可绝不会接受的。

费加罗　怎么啦?

苏姗纳　我绝不接受它。

费加罗　到底怎么回事?

苏姗纳　对这间屋子我很讨厌。

---

① 在法国,橙花象征处女的坚贞圣洁,只有女人在第一次结婚时才能佩戴这种鲜花。

费加罗　你得说出个为什么呀？

苏姗纳　若是我不情愿讲呢？

费加罗　嗬！一个女人，对我们的性情一旦摸准了，她就会……

苏姗纳　那我要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岂不就自己承认自己的过错了。说呀，对我所说的，你究竟是答不答应？

费加罗　府中这间屋子多方便，你竟然讨厌它！它与两个大房间相毗邻，若是晚上太太有所不适，只要她按一下铃，你只需一两步就可到她房间去。如果大人有什么事，他那里一按铃，我就可以马上到了。

苏姗纳　这真方便呀！可是，如果大人清早安排你去办一件较长时间的事情，他那里一按铃，你马上走了。他只要两步路，就可到我的房间了。……

费加罗　你说的是什么话？

苏姗纳　请你静心地听我说。

费加罗　天哪！

苏姗纳　我亲爱的，是这样的。阿拉玛卫华伯爵，他回府里来，是看中了你的妻子，他对周围漂亮的女子玩烦了，也不到他太太那里去，你知道吗？这样的房子对他的计划极方便。这是那位教我唱歌的高贵教师，老实巴交的巴斯拉，忠诚地帮助他寻求快乐的人，在给我上课时，多次对我说的话。

费加罗　巴斯拉！嗨，我的心肝宝贝！如果在一个人背上，用棍子狠劲地打几下，就可以把他打直的话……

苏姗纳　亲爱的！你认为人家给我的那些嫁妆，是因为你的辛勤劳动，不是出于什么目的吗？

费加罗　我当然这样认为，因为我出过很多力。[1]

苏姗纳　多么傻的聪明人呀！

---

① 指他曾在帮助伯爵与罗丝娜结婚时干过很多事情，参见《塞卫拉的理发师》。

费加罗　别人都是这样说的呀。

苏姗纳　可是，任何人都不相信。

费加罗　那就是他们的不对啦。

苏姗纳　给你说吧！那些嫁妆的条件，是背着你让我答应他享受以前贵族权利[①] 所要的一刻钟，那一刻钟必须单独和他在一起，……你说这样是多么难过呀。

费加罗　我非常明白，我们结婚时，若伯爵大人坚持那卑鄙无耻的权利，我就不在他的庄园内结婚。

苏姗纳　如果这样，他的阴谋就失败了，他肯定很后悔。所以现在他正想办法，偷偷在你老婆身上争取这个权利。

费加罗　（拍打着头）这一惊吓，把我给吓瘫了，我的头上想要长东西了……

苏姗纳　不要再拍头了！

费加罗　你怕什么？

苏姗纳　（轻微地笑）你头上如果长出一个东西来，迷信的人[②]……

费加罗　狡猾的女人，你还能笑得出来！啊，应该想办法，让他上钩，抓住那个混蛋，把他的钱弄到我的手里来！

苏姗纳　这就是你的一贯伎俩，欺骗与弄钱。

费加罗　我不干并不是怕丢脸。

苏姗纳　你是害怕啦？

费加罗　不！ 做一件危险的事，没有什么；关键是怎样把事情做的很好，而且还可以脱离危险。比如，夜晚前往别人家里，偷偷摸摸与别人妻子鬼混，这种事情是比较容易的，可是不少人因此挨过鞭子。好些个傻小子都这样干过。但是……（太太房里铃声）

---

① 贵族权利：指在封建社会里，贵族地主侵占农奴结婚时的初夜权。

② 西方俗语，男人头上长了犄角，说明老婆不安分。苏姗纳想说："迷信的人就要笑我，说你头上长了犄角。"

苏姗纳　夫人睡醒了。她给我说过，让我成为第一个在结婚早上与她说话的人。

费加罗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说法吧！

苏姗纳　是的，这样子可以给妻子带去吉祥，这是爱神说的。我亲爱的费、费、费加罗，再见啦。多想点我们的事吧。

费加罗　为了广开我的思路，请给我一个小小的吻。

苏姗纳　你光想好事！今天给了我爱的人，明天我丈夫会说我什么？（两人亲吻）嗯，嗯！

费加罗　你还不知道我对你的爱吗？

苏姗纳　（挣着脱身）你到底要在什么时候才不对我朝朝暮暮地谈情说爱呢？真讨厌！

费加罗　（诡秘地）你看吧！我会从晚上到早晨让你知道，我将如何地爱着你。（再一次按铃声）

苏姗纳　（高高地用手向嘴上做飞吻）这就是我要给你的吻。先生，我没有别的啦。

费加罗　（追赶苏姗纳）啊！可是我给你的吻，绝不是这样呀。

第 二 场

费加罗

费加罗　（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一个摄人魂魄的姑娘！她经常是笑口常开，表现得活泼可爱、灵巧、快乐、温柔、情长！并且坚贞圣洁！（两手不断地搓着并且高兴地来回走动）咳！大人呀！我所敬爱的大人呀！您要让我……让我上当？我翻来覆去思考，他为什么让我做府里的门卫，又让我在他的大使馆去做传送文件的差使？我知道伯爵大人的意图了！同时提拔三个人：您是外交大臣；我是政界的小兵；苏姗纳呢，她是应召的情妇，可做随身的大使太太；以后我作为传递文件的差役，经常快速奔跑，在我应付出差时，您那边就能把我

的爱人带去玩乐！我为您的门庭荣耀忙忙碌碌，累死累活。您呢，不怕委曲求全，要给我家增光添彩！可算是美妙的双方有利呀！但是，大人你难道不是太过分了点。在伦敦，您同时要办您主人和您仆人的事情！在国外，您既可以代表国王又可以代表我！这中间多半是没用的，太过分了吧。——至于那个巴斯拉！你这个没有爱人的老弟呀！你竟敢在我面前玩弄是非，我得让你吃些苦头，我要……不，对他们不能实打实的，应让他们互相拼杀呀。费加罗先生，现在应该注意今天的事！首先是提前举办婚礼，防止婚事出现麻烦；其次把马斯琳支走，她在疯狂地爱着你；其三通过伯爵大人的这段恋情，将财产与金钱拿过来，并狠狠地将巴斯拉老爷打一顿，以后……

第 三 场

马斯琳，巴尔多洛，费加罗

费加罗　（截住自己的话头）……咳、咳、咳、咳！胖医生来了，婚礼就可以进行了。嗨！我敬爱的医生！早上好！你是为了我和苏姗纳的婚礼赶来的吧？

巴尔多洛　（轻视地）嗨！根本不是的，我亲爱的先生。

费加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你过于宽大我啦。

巴尔多洛　岂止如此，那是我太笨了。

费加罗　我，我知道我曾不巧影响了你的婚姻[①]！

巴尔多洛　对我们你还要说什么呢？

费加罗　我们确实不该管你的骡子[②]！

---

① 在《塞卫拉理发师》中，他帮助阿拉玛卫华伯爵与罗丝娜结婚，破坏了巴尔多洛的干扰。

② 参见《塞卫拉的理发师》中第二幕第四场。

巴尔多洛　（大怒）闭上你的臭嘴！快滚到一边去。

费加罗　医生，你生气啦？你们医生的心太狠了！不仅对人没有可怜的心，连对可怜的畜生也一样……马斯琳，以后见，你还想着控诉我吗？不能相爱，就必须仇恨吗[①]？我请医生评论一下。

巴尔多洛　评论什么？

费加罗　她一定会告诉你的。（下场而去）

第四场

马斯琳、巴尔多洛

巴尔多洛　（注视着费加罗下场）这家伙始终都是怪里怪气的样子！我肯定，只有把他的皮活着剥下来，否则，他到死仍然是个狂妄自大没有礼貌的坏家伙！……

马斯琳　（把他拉过来）果然你到了，你这个医生真让人厌烦！你始终都是这样既死心眼又不活泼，要等着你的帮助会让人等到死；所以你的那个被管护的人，即使你从前采取各种办法加以防范，她仍旧被人娶走了[②]。

巴尔多洛　你经常是既刻薄又专揭他人伤疤的！好啦，是谁一定让我来府里的？是伯爵大人病了吗？

马斯琳　不，不是的，医生。

巴尔多洛　感天谢地，是那个欺骗人的伯爵夫人病了吧？

马斯琳　她已经是面黄肌瘦！

巴尔多洛　怎么会这样子？

马斯琳　她被她的丈夫淡忘了。

巴尔多洛　（兴奋地）啊！她的好丈夫帮我报仇雪恨了。

---

① 见《舒呢舒》中的第三幕第六场。

② 《塞卫拉的理发师》中阿拉玛卫华和罗丝娜结婚的过程。

马斯琳　对伯爵的性格，我简直是没法说：他既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又荒淫无度，放荡不羁。

巴尔多洛　这是明摆着的，他因为喜新厌旧所以荒淫无度，他为了徒有虚名、荣誉而嫉贤妒能。

马斯琳　实话说吧，现在他为了把我们的苏姗纳嫁给他的费加罗，他给了费加罗许多……

巴尔多洛　为什么必须让苏姗纳结婚？可能是伯爵大人已没有办法收场了。

马斯琳　不单如此，而且是伯爵大人要背地里和新娘子在此良宵欢乐……

巴尔多洛　他对费加罗的新娘这样做？交易对手不过是费加罗，肯定还是可以的。

马斯琳　那倒不一定，巴斯拉说。

巴尔多洛　那个泼皮也住在这里？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为什么在这里？

马斯琳　他在这儿只干一些坏事。最让人痛心的是，我已觉察到他对我很早就产生了令人厌烦的爱情。

巴尔多洛　如果我是你，很早就应该不让他追求了。

马斯琳　怎样才能不让他追求呢？

巴尔多洛　果断地和他结婚。

马斯琳　你这个无所事事的坏透了的小捣蛋，为什么不用这个办法制止我对你的追求？你不应该这样吗？你还记着当时怎样发的誓吗？我们的爱情结晶小宝贝爱玛汝爱拉现在怎么样啦？你完全忘记了那段爱恋吗？我们既然有了爱的结晶，那很早就应当结婚了。

巴尔多洛　（摘下头上的帽子）你请我从塞卫拉回来，就是让我来听这些没用的话吗？你怎么又冒出结婚的念头了。

马斯琳　好啦！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放在一边。可是，你既然无法和我结婚，那么你可要帮助我和别人结婚呀。

巴尔多洛　非常想帮助你。你给我说说吧。是哪一个什么女人都不要的男人？……

马斯琳　唉！医生呀。还能是谁？就是那个潇洒快乐，逗人喜爱的费加罗吧！

巴尔多洛　是那个没有妻子的男人？

马斯琳　他不会生气，经常是那样快乐，用舒畅的心情应对现在，他既不后悔过去，也不烦愁将来。他经常快活、潇洒、大手大脚，大得……

巴尔多洛　大得像个小偷。

马斯琳　不，他像个贵族。始终可亲可爱。可是他也是个非常奇怪的怪物。

巴尔多洛　那样，他如何处置苏姗纳？

马斯琳　他是不会落到那个狡诈的女人手中的。如果你，我的好医生，只要你愿帮助我，让费加罗落实他对我所说的许诺。

巴尔多洛　到那一天他结婚的时候？

马斯琳　只要在他结婚前很短的时间里，也可制止得了。如果我敢于说出妇女们的一种隐秘……

巴尔多洛　在诊治疾病的医生面前，妇女能有什么隐秘呢？

马斯琳　啊！你清楚，我在你面前是没有隐秘的！没有哪个女性不是天性奔放的，但是胆子很小罢了。虽然有些诱惑人的东西，能让我们去寻求欢乐，可是敢冒风险的女人，她内心仍有一种感觉在提醒着她说：“你潇洒美丽也行，但是你必须能办事；你是正人君子也好，可是你必须自觉自顾；关键是你能让人看起你，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无论哪个女人都认为最重要的事，是起码一定要让人看得起。这样，我们应该对苏姗纳恐吓一下，告诉她要抖搂出去伯爵答应她的条件。

巴尔多洛　那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马斯琳　使她认为没脸见人，对伯爵提出的条件她就会继续不答应，为了报复她，伯爵就会反对她的婚姻，而支持我。这

样一来，我就可以十拿九稳地和费加罗结婚了。

巴尔多洛　说得有道理！他娘的！这主意非常好，就让那个坏蛋娶了我的黄脸婆吧，谁让他做手脚，帮助别人把我的年轻情人抢走呢！

马斯琳　（快言快语）谁让他为了自己的欢乐，就来欺骗我，让我希望落空。

巴尔多洛　（快言快语）我好心疼的一百块银币，那时也被他骗走了[①]。至今尚未归还。

马斯琳　呀！真畅快……

巴尔多洛　对一个坏蛋就该惩罚……

马斯琳　我要嫁给他，医生，我要嫁给他！

第 五 场

马斯琳，巴尔多洛，苏姗纳

苏姗纳　（一手拿着一顶女帽子，一手拿着一条大丝绸带子，肩上披着一件女旗袍）嫁给他！嫁给他！嫁给谁呀？嫁给我的费加罗吗？

马斯琳　（尖酸刻薄地）怎么啦？不可以吗？你嫁给他好啦！

巴尔多洛　（大笑）生了气的女人，说话真够冲的！漂亮的苏松，我们正在议论着，他要是娶了你这样的人，不知是几世修来的福分！

马斯琳　呀！我们还把大人给忘了！

苏姗纳　（施礼）夫人，请你原谅。你说话经常有些讽刺味儿。

马斯琳　（施礼）小姐，也请你原谅，我说话哪里有讽刺味儿？一个非常大方的大人，送给他的仆人一些快乐，并与他分享，不是很正常的吗？

① 参见《塞卫拉的理发师》。

苏姗纳　送给一些快乐？
马斯琳　对呀！小姐。
苏姗纳　夫人，大家都知道你爱争风吃醋，可是对费加罗你不该有什么权利，大家也是很清楚的。
马斯琳　小姐，如果我的权利按照你说的去做，那么它岂不是早就稳定了。
苏姗纳　唉！夫人，这可是美丽的能干女人的方法呀。
马斯琳　孩子已经长大了！她天真无邪，好像一个老法官！
巴尔多洛　（伸手拉住马斯琳）再见啦，你这美丽的费加罗未来的新娘。
马斯琳　（施礼）你这大人的地下情人。
苏姗纳　（施礼）夫人，她是很敬重你的！
马斯琳　（施礼）小姐，难道以后她会赏我面子，给我疼爱？
苏姗纳　（施礼）夫人，你对这个问题，根本没必要求我。
马斯琳　（施礼）你真是个漂亮的小妞！
苏姗纳　（施礼）不敢当，不敢当，起码够夫人你不舒服的！
马斯琳　（施礼）特别是想让人看不起也不行。
苏姗纳　（施礼）那么管家婆才是如此。
马斯琳　（大怒）管家婆！管家婆！
巴尔多洛　（伸手拉住她）马斯琳！
马斯琳　医生，咱们走吧！我真的无法忍受啦。再见吧，小姐。（施礼）

第 六 场

苏姗纳

苏姗纳　（自言自语）滚开吧，夫人！滚吧，尖酸刻薄的老太婆！你从中作梗捣乱使坏我都不怕，更不怕你的污辱谩骂——真是个老妖婆！夫人年轻时，她因为上过学，就把夫人折磨得

死去活来，现在她又要在府里狐假虎威，为非做歹。（狠狠地将肩上的女旗袍扔到一张椅子上）气得我，想拿什么东西都给忘了。

第 七 场

苏姗纳，薛利伯

薛利伯　（跑步上台）苏松，想等这些人走了，跟你好好谈谈，我已在外面等了两个多小时了。既然你要嫁人啦，那么，我就该走了。

苏姗纳　你这位大人的第一侍从卫士，为什么因我要嫁人，你就要走呢？

薛利伯　（很可怜的口气）苏姗纳，不是我要走，而是他们赶我走。

苏姗纳　（学着薛利伯的口气）薛利伯，你干了什么坏事儿。他们才赶你走？

薛利伯　昨天晚上，我正在你的表妹方斯特家里，她要担任今天晚会上那个天真无邪女郎角色，我正在教她练习时，伯爵一看见我在这儿。就大发雷霆，愤怒地斥责我："快走开，小……""快走开，你从明天开始，就不能还在府里。"当着女人的面，我不能说粗话。我漂亮贤惠的教母——夫人若也不能说服他，苏松呀，任何时候我都不能再见到你了。

苏姗纳　再见到我？为什么我又被你想起了；你不是为了我的女主人，经常偷偷地唉声叹气吗？

薛利伯　唉！苏松呀，你的女主人，她那样的高傲自大，不能平易近人，虽然她漂亮、端庄，又持重贤惠，我也是不……

苏姗纳　你说的是：因为我不会高傲自大，你就要对我……

薛利伯　你真坏，我要对你……你是知道的，阿！苏松，你好幸福呀！你可以经常看到她，和她聊天，早晨为她穿衣服，晚上帮

她脱衣服，把别针一个个解下来……我宁肯给……什么东西在你手里？

苏姗纳　（讽刺地笑）是晚上戴在漂亮的教母头发上的一顶有福气的帽子和一条有好运的丝绸带子。

薛利伯　（高兴地）我的宝贝呀，请你把她夜里包头用的那条丝绸带子给我吧！

苏姗纳　（放起来）噫！——“我的宝贝！”真亲热呀！这条丝绸带子，可不能给你。你知道，他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薛利伯上前抢去了那条丝绸带子）啊！丝带！

薛利伯　（苏追薛，薛在沙发椅周围转）你就说把它给洗过了，忘记放在那里了，或者干脆就说找不到了。你随便怎么说吧！

苏姗纳　（追赶着薛）快把丝绸带子交给我！你这个小坏蛋，我敢肯定，三四年不到，你将变成个最坏的……（想把丝绸带子抢回来）。

薛利伯　（伸手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歌谱）送给你我的歌谱。让我把丝绸带子留下吧！好不好，苏松，以后当我因为想起你那漂亮的女主人而心情沮丧的时候，只有你浮现在我眼前才能带给我一丝快乐。我的心也会因此而舒坦畅快。

苏姗纳　（接着歌谱）你的心会因此而舒坦畅快，小滑头，你以为在对谁说话呀？你的方斯特吗？在她家里你让人捉住，妄想把太太追到手，先不说这些，在我面前，你还敢胡搅蛮缠！

薛利伯　（高兴地）我一点也不骗你，我敢用自己的人格发誓！我是你说的那样的人吗？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这段时间里，心情异常兴奋。只要有女人的影子映入眼帘，我就会心慌意乱，什么爱情呀、肉欲呀这些词语只要让我听见，我就会心情躁动，蠢蠢欲动，兴奋不已。总而言之，只要见人我都要说：“我爱你。”对我来说这是那样的急不可待，我不仅自己对自己说，而且对你的女主人说，还要对你说，对树说，对云彩说，跑着去花园的时候也说，甚至把我的无目的的话对能

吹散云彩的风说。——昨天，马斯琳遇到了我……

苏姗纳　（大笑）哈，哈哈！

薛利伯　就是不能对她说，为什么？她还是个姑娘，也是个女人！女人！姑娘！呀！真是好美妙的词语呀，太有味道啦！

苏姗纳　他神经质了！

薛利伯　只有听我说话的方斯特，太温柔了。你呢？你就不会温柔呀！

苏姗纳　小公子！你听我说，（想夺过丝带来）真对不起！

薛利伯　（赶快逃走）好啦！我是不会让你抢走的，你瞧，你只要拿不走我的性命，我就不会让你夺走。但是如果你不满意这样子的话，我情愿再给你一千个吻。（反身追赶着去吻她）

苏姗纳　（赶快逃走）你要是走过来，我就敢打你一千个耳光。不仅我不给你求情，我还要到夫人那告你的状，并亲自对大人说："快把这个小坏蛋赶走，打发小坏蛋回他的老家去。大人，这样子才对，你不知道，小家伙总是想方设法去找我亲热，可表面上还装模作样地爱着夫人。"

薛利伯　（伯爵上场来，薛十分害怕地躲到沙发后）伯爵一来，我可要完蛋了。

苏姗纳　瞧你那熊样，害怕得不能行了。

第 八 场

苏姗纳，伯爵，薛利伯（在沙发后躲着）

苏姗纳　（注视着伯爵）啊！（快步走到沙发前，遮住薛）

伯爵　（往前走）苏松！你好兴奋呀，怎么自己在对自己说话，我看你好像是心里乱糟糟的呀……但是，在今天这个日子里，你这样子也是应该的。

苏姗纳　（手足无措）如果有人看到我和你在一块……大人呀！您有什么事吗？

伯爵　我是怎样关怀你的，你知道吗？倘若有人冲进来，那就太让人不高兴了。虽然时间很短，我要和你谈谈我的心里话，我爱你呀！巴斯拉不会不对你说吧！你听好。（在沙发上坐下）

苏姗纳　（剧烈地）我不要听！什么都不听！

伯爵　（拉着她的手）国王已让我担任驻英国大使。你知道吗？你听我一句话。我要给费加罗一个好职务，费加罗要被我带去的。你是他的老婆，你就应该嫁夫随夫……

苏姗纳　呀！我必须鼓足勇气把要说的心里的话说出来！

伯爵　（向身边拉得更近些）我的心肝宝贝。你说吧！今天我给你这个权利，我一生都让你有权利支使我。

苏姗纳　（很害怕的样子）我求你从我身边离开，你给我的这个权利，我决不会要的，大人，我说什么都不会要的。

伯爵　那么，你首先要对我说清楚为什么？

苏姗纳　（愤怒）我刚才说了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伯爵　你刚才是说，如何做好男人的老婆。

苏姗纳　那好！我说吧，记得大人把夫人由医生那里争夺来的时候，你和夫人结婚是为了爱她，当时你把贵族们的一些重要的权利都舍弃不要了，也是为了她……

伯爵　（兴奋地）那些权利是让姑娘们痛苦和烦恼的！噫！苏赛特！[1] 我给你的这个权利可是美好的呀！和我到花园里聊天的权利，如果是在夜晚的时候，我会对你那甜蜜的情感给予很大的报酬……

巴斯拉　（在场外说话）谁在找大人，大人没有在家。

伯爵　（从沙发上站起来）什么人在说话？

苏姗纳　为什么我就这样晦气！

伯爵　不能让人进来呀！你快去看看吧！

---

① 苏赛特：苏姗纳的又一个爱称。

苏姗纳　（慌慌张张）我能把你自己丢在这儿吗？

巴斯拉　（在场外大声喊）大人，你在哪里？原先大人去了夫人屋里，后又出来走了。让我前去看一下。

伯爵　麻烦透了。你赶快让他走吧！能让我躲的地方也没有！唉！这张沙发椅的后面还可……

苏姗纳赶快走在他前边。想要阻拦，他用手轻轻地把她推开，她身子向沙发后面退去，这时伯爵和薛利伯中间正好由苏姗纳隔开。就在伯爵在沙发后面找好地方蹲下来的时候，薛利伯转到了沙发的前面，既慌张又害怕地跳上沙发，首先跪下去，而后蹲爬在沙发里。苏姗纳把她扔在沙发上的衣袍拾起来，很快地盖严了薛利伯，她自己则赶紧在沙发前面站立好。

第 九 场

伯爵，薛利伯（一个在沙发后面，一个在沙发里面躲着）。苏姗纳，巴斯拉

巴斯拉　你看见大人了吗？小姐！

苏姗纳　（极不友好地）为什么我会看见他？莫明其妙！你给我赶快滚出去！

巴斯拉　（向她面前走去）你感到我找大人不应该吗？你真的不知道？那是费加罗在找大人呀！

苏姗纳　照你说的那样，他正在找着和你一块最想迫害他的那个人吗？

伯爵　（在一边自语）我要看看他为我办事出力如何？

巴斯拉　让他的妻子得到一些好处，就是要迫害她的丈夫吗？

苏姗纳　你这个伤风败俗的家伙！那不是迫害他？这只是你的臭理论。

巴斯拉　是你把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一个人的，我们可不会向你

要。只要结过婚，那么婚前不准你做的事，婚后就可以强迫着让你去做。

苏姗纳　你这家伙真是坏透了。

巴斯拉　所有重要的事情里，结婚是一件最好玩的事，所以我就经常有这样的想法……

苏姗纳　（愤怒地）所有的坏事你都想！你进来是谁准许的？

巴斯拉　算了吧，坏家伙！听我说，你可以安排自己的命运。可是在我看来你不要认为对大人不利的、妨碍大人的只有费加罗。如果没有小侍从卫士的话……

苏姗纳　（害怕地）薛利伯？

巴斯拉　（学着她的样子）爱神的薛利伯①。他整天都在围着你转。今天早上他还在这里来回走动，是在我要离开你的时候，我看见他想进来的。这还能有假吗？你说。

苏姗纳　一派胡言！快给我滚出去，坏家伙！

巴斯拉　因为我比谁都看得清楚，所以我成了坏家伙。我知道，他还送给你一首很神秘的小曲子，是不是？

苏姗纳　（非常气愤）是呀！怎么啦？是送给我的……

巴斯拉　是吗？那可是他为夫人编的曲子呀！听说他在伺候夫人吃饭时，两只眼睛老是盯着夫人！……真是该死的家伙！大人对这些事情，大发雷霆，可是他还很不在乎呢！

苏姗纳　（非常恼怒）你这个坏心肠的家伙，对一个失去主人宠爱的可怜孩子，到处造谣生事。

巴斯拉　所有的人都这样说的，怎么我一说就是在造谣吗？

伯爵　（从沙发后立起来）② 你说什么呀？所有的人都这样说！

苏姗纳　我的老天爷呀！

巴斯拉　哈哈哈！

---

① 按法文翻译薛利伯就是“小天使”的意思。

② 苏姗纳、巴斯拉在场上，薛利伯在沙发上面。

伯爵　快些把他赶走！快点！巴斯拉。

巴斯拉　真对不起！我是不应该进来的呀。

苏姗纳　（恐慌状）老天爷呀！我的老天爷呀！

伯爵　（朝着巴斯拉）惊吓着她啦。快扶她坐到沙发上去吧。

苏姗纳　（使劲推开他）你们随便走进我的屋子里，气死我了！我不坐！

伯爵　我的宝贝，不要害怕，有我们两个人与你在一块，决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巴斯拉　我呀，刚才是我闹着玩的，提及侍从卫士的事，是要了解她是怎么想的。其实呢……我也是心里不好受。

伯爵　快打发他回老家去，可以送给他一匹马，五十个比多尔①。

巴斯拉　只是因为我说了句玩话？大人就要……

伯爵　昨天他和园丁的女儿在一起……让我遇见啦，这个浪荡小子。

巴斯拉　他和方斯特在一块啦？

伯爵　不仅在一块，他还进了她的屋子呢！

苏姗纳　（非常气愤地）大人呀！你去她屋子里肯定也是有一些事情吧？

伯爵　（高兴地）我非常喜欢听你这样子说。

巴斯拉　看来这件事有好转啦。

伯爵　（高兴地）你又错了。那天我去敲门，想找那个看园子的醉鬼、你的舅舅安东尼奥，安排他些事。可是等了半天，你的表妹神情不安地才来开门。我心里怀疑，就一面和她说话，一面来回观察。突然我在门后发现有块东西，既像布帘子，又像是一个包袱，上面盖着一些衣服杂物，我不知道那里是什么东西，我像没事的样子，很轻很慢地把那块布帘子拉开，

---

① 比多尔：西班牙的钱币。

（学着当时的动作，伸手拉开了沙发上的衣袍）我立刻看到……（侍从卫士薛利伯被看见了）唉呀！……①

巴斯拉　哈哈哈！

伯爵　今天这事和那天一个样。

巴斯拉　比那一天更巧妙些。

伯爵　（看着苏姗纳）小姐呀，真好啊！订婚才不久，你就用这种办法来侍候我的侍从卫士呀？这就是你不让我们和你在一块的原因？还有你这个小少爷，你的老毛病一点没有变。除了你朋友的妻子，夫人的第一使女，对她们你还没有怎么着，你对你的教母也敢这样子的不尊重！但是，想让我敬爱的费加罗成为欺骗行为的牺牲品，我绝对不答应。巴斯拉，他和你不是在一块吗？

苏姗纳　（非常气愤）说什么欺骗行为，更说不上什么牺牲品。他一直在这里，听着您和我说的话。

伯爵　（愤怒之极）你说的话，都是谎话！谁敢这样害他，就是最坏的敌人也不敢。

苏姗纳　他让我请求夫人帮他在您面前讲讲情。他害怕得很厉害，一听见你要进来时，就用这个沙发将自己挡住了。

伯爵　（非常生气）我进来后，还在沙发上坐过呢！我怎么都不知道？

薛利伯　嗨，你怎么能知道！大人呀，当时我害怕得一直在沙发后边发抖。

伯爵　你的鬼话一套又一套，刚才我也在沙发后边藏过，怎么没有发现你？

薛利伯　请你谅解我！你去沙发后面时，我已转到了沙发前边，并跳上去趴在这里。

伯爵　（更加恼怒）你这个小……坏虫，我们说话，你都敢听！简

① 苏姗纳、伯爵、巴斯拉在场上，薛利伯在沙发上。

直是条毒蛇。

薛利伯　大人呀,你说的不对,你们说的话,我用了那么大的劲一个字都没有听到。

伯爵　(看着苏姗纳)你竟然背叛了我! 要和费加罗结婚,没门。

巴斯拉　不要发火啦! 来人了。

伯爵　(从沙发上把薛利伯拉下来,让他站好)你给我站在这让大家看看。

第 十 场

薛利伯,苏姗纳,费加罗,伯爵夫人,伯爵,方斯特,巴斯拉,还有若干穿白衣服的仆人,乡下女人,乡下男人

费加罗　(用手拿着插有白色羽毛、系着白丝绸带子的女士帽,看着伯爵夫人说)可以帮助我们争取到结婚这样恩惠的,除了您再没有别人啦! 夫人!

伯爵夫人　我确实没有能力办这种事,他们认为我能行,伯爵,你看怎么办? 不过他们的要求既然是合乎情理的……

伯爵　(尴尬)合乎情理? 可能根本不,所以……

费加罗　(小声对苏姗纳)你可要坚决地支持我呀。

苏姗纳　(小声对费加罗)结果不可能好呀!

费加罗　(小声)那也要试试看。

伯爵　(看着费加罗)什么是你们想要的?

费加罗　大人呀! 我们想要的,就是您为了爱您的夫人,取消了让人讨厌的那种权利,你的佃农们因此而感动得很……

伯爵　对呀! 现在已取消了这个权利。你还有意见吗? ……

费加罗　(讽刺地)现在是该宣扬我们这位好主人高风亮节的时候了。所以我很想在我举行婚礼时公开祝贺一下,这种美德对我的好处在今天是太大了。

伯爵　(更加尴尬)伙计,别开玩笑了! 这种权利的废除,仅仅是

我们在道义上履行了我们该尽的责任。西班牙人征服美人的心，可是愿意用细致入微的关心的，可是，倘若强迫她们交给我们第一次占有她们那最珍贵的东西①，那就如同要求奴隶贡交赋税那样，啊！这可不是尊贵的卡斯提尔人的合法权利，这就是汪达尔人② 的专权政治。

费加罗　（拉着苏姗纳的手）这位少女的贞节被你的贤明保全了，请你同意，经您的手让她公开接受用白羽毛和白丝绸带子装饰好的处女冠，这象征着您的心灵纯净。并请您规定下来，从今往后所有的婚礼都使用这个仪式。让我们大家来唱一首四竺诗，永远纪念……

伯爵　（尴尬）对使用情人、诗人、音乐家这三种名义，倘若我要不知道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随便使用疯言乱语……

费加罗　伙计们，让我们一块来恳求大人吧！

全体　（齐呼），大人呀！大人！

苏姗纳　（看着伯爵）对您那名副其实的赞颂，为什么还要躲避呢？

伯爵　（在一旁自语）这个女人真狡诈！

费加罗　大人，您看，她可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未婚妻了，您牺牲了对像她这样美丽女人的权利，更显出了您的伟大。

苏姗纳　我的容貌就不必要说了，还是对他那高尚的品德而大加赞颂吧。

伯爵　（旁白）所有的一切都是圈套。

伯爵夫人　我也和他们一样请求您的批准，伯爵。对我而言，这个婚礼将永远珍贵万分，只因它记录着您对我曾有过的爱慕之心。

伯爵　记录着我对您永恒的爱慕之心，亲爱的。就冲这个原因，

---

① 最珍贵的东西：指贵族的初夜权。

② 汪达尔人：五六世纪时，侵略西班牙的日耳曼民族。

我就批准了吧。

全体　呜啦！万岁！

伯爵　（旁白）我又被骗了。（大声说）至于婚礼的举办日子我想延迟一些时日，以求准备得充分办得体体面面的。（旁白）我必须派人快马加鞭地请来马斯琳才行。

费加罗　（朝向薛利伯）啊，小捣蛋鬼！您不为之欢呼吗？

苏姗纳　他心中正难过呢。他要被大人赶出府去了。

伯爵夫人　是吗？伯爵，我请求您对他就网开一面吧！

伯爵　那也得看是对谁。

伯爵夫人　唉！他只是个小孩子嘛。

伯爵　他可并非你心目中的小孩子。

薛利伯　（浑身发抖）您和太太结婚的时候，可从没把心胸宽阔地容忍一切的权利给抛弃掉呀！

伯爵夫人　他所放弃的权利只是惹你们大伙都痛苦万分的权利。

苏姗纳　如果大人一度把宽恕别人的权利给抛弃掉的话，那他肯定会心甘情愿地首先暗地里赎它回来的。

伯爵　（尴尬地）肯定是这样。

伯爵夫人　为何说是赎它回来呢？

薛利伯　（看着伯爵）我的言谈举止有些随便，这不假，大人。可是，我特别会保密，什么时候都不会乱说的……

伯爵　（尴尬）好啦，好啦！

费加罗　他指的是什么？

伯爵　（兴奋地）好啦。所有的人都要求让我饶了他，那我就不再追究了。同时，我还要重用他，让他在我那里去带一连人。

全体　万岁！

伯爵　但是，要赶到加泰隆去，他必须马上走。

费加罗　啊，大人，让他明天去可以吧。

伯爵　（坚决地）不行，这是命令！

薛利伯　那好，我今天就动身。

伯爵　你去向你的教母行个礼，恳请她的保护[①]。

（薛利伯立即跪在伯爵夫人面前，有话说不出来。）

伯爵夫人　（心下感动）看来今天不去是不行了，那你只好动身走啦！青年人，有了一种新的工作，要为你的恩人增光添彩，你就去好好地干吧，不要忘记你年轻时享受过那么多好处的这个家。你必须忠诚、勇敢、听从指挥。你的功劳也将是我们的功劳。（薛利伯站了起来，走回先前的地方）

伯爵　夫人！你太兴奋了。

伯爵夫人　我是有些兴奋了，我承认。这孩子竟参加了这样危险的活动，谁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运气呢！你不知道，这孩子可是我娘家的亲戚，并且还是我未长大成人的教子。

伯爵　（旁白）在我看来还是巴斯拉说的对。（提高声调）青年人，你可以拥抱一下苏姗纳……最后再和她拥抱一次……

费加罗　冬天他还要回来的，大人，你怎么说是最后一次呢？长官，我也让你亲一下。（薛利伯和他拥抱）新的生活在等待你，薛利伯，我亲爱的，再见吧，可不要在妇女堆里再天天去打转了。酥点心、奶油糕不能再吃了，打手背、捉迷藏不能再玩了。以后你要带领一些好战士，日晒雨淋，吃不好，穿不好，肩上扛支很重的枪，在光荣的道路上，左转弯，右转弯，齐步走，向前进。可不能摔在半路上，只要不碰上飞来的一颗子弹，砰的一声……

苏姗纳　快别说了！好可怕呀！

伯爵夫人　不要再说不吉祥的话啦！

伯爵　马斯琳去哪儿了？她没有和你们在一块！真怪呀。

方斯特　大人，由农场的小路，她又走上了通向镇里的大路。

伯爵　她很快就回来吗？

---

① 欧洲风俗，每个骑兵都应找个贵妇当“保护人”。

巴斯拉　老天爷高兴要她回来时，她就回来了。
费加罗　老天爷呀！希望你一直不高兴才好……
方斯特　刚才她还被巴尔多洛用手臂搀扶着呢。
伯爵　（高兴地）医生来了没有？
巴斯拉　只要医生来到，她就会把他揪住不放……
伯爵　（旁白）他来的真巧呀。
方斯特　马斯琳，边走路，边说话，看来很生气的样子。在她站住的时候，她把两条胳臂这样伸开……医生用自己的手向她打着手势，让她静下来。她提到我表姐夫费加罗的名字，像是非常生气。
伯爵　（伸手拧她的下巴）未来的……表姐夫。
方斯特　（手指薛利伯）大人，您不再追究我们昨天的事儿啦？
伯爵　（打断了她的话）你好，小姑娘，你好吧！
费加罗　她可能会在我们婚礼上捣乱，因为使她鬼迷心窍的是她的那股子令人厌烦的爱情。
伯爵　（旁白）我敢肯定，会来捣乱的一定是她。（提高声调）夫人，我们回到屋里去吧。巴斯拉，同我也来屋里一下。
苏姗纳　（看着费加罗）亲爱的，你待会儿能到我这一趟吗？
费加罗　（小声对苏姗纳）这一次他可输定了吧？
苏姗纳　（小声说）乖孩子！（全体下场）

第十一场

薛利伯，费加罗，巴斯拉

在全体人员下场去时，费加罗伸手拉住薛利伯和巴斯拉两个人，留在台上。

费加罗　来吧，你们两人快点来！已经定下了结婚典礼，今天的庆祝晚会接着就到了。我们需要认真地演练一下。可不能像部分演员那样，在评论者最关注的时候，却表演得比什么

时候都不好。我们也不能借着第二天还要演出而原谅自己。今天我们每个人必须把自己所要演的角色演练得好上加好。

巴斯拉　（不怀好意地）我所演的角色，你想也想不到是多么难演。

费加罗　（在他看不到时做出打他的样子）你要演的这个角色，你知道不知道可会给你带来极大的成绩。

薛利伯　我的伙伴，你不记得啦，我现在就要走了。

费加罗　看来你是真的不想走啊！

薛利伯　对呀！我就是不想离开这里呀！

费加罗　那得想个办法。你不要再说什么话啦，在你出门走的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收拾行李，把大衣披在身上，让他们看见你的马就在铁栅栏门边。这时你就骑上马，一直朝着农场跑去。然后你再徒步从后面走回来。你可要藏好，别叫人看见，让大人认为你已经走了，我保证等庆祝晚会结束后让大人不再怪你。

薛利伯　可是方斯特还不会表演她所演出的那个角色呢！

巴斯特　你们已经在一块儿一周了，她究竟跟你学了些什么鬼玩意？

费加罗　看在我的面子上，你现在也没有什么事，就快教她吧。

巴斯拉　青年人，你要注意些！她被扇了一耳光，她爸爸有意见啦，她不会再跟你学了。薛利伯呀！薛利伯！你又要给她添乱子了！"快去用瓦罐弄些水……"

费加罗　嗨！书呆子！你这个笨蛋，只会说些往年旧事！你就不会说些世界各地的著名故事？"用瓦罐子弄水，到时……"

巴斯拉　"……弄满就没事了。"[1]

费加罗　（边走边说）看来，你还不是多傻的！

---

① 俗语"用瓦罐弄水，到时碰坏了没事啦"，巴斯拉说成"……弄满就没事了。"

第 二 幕

舞台布景：有一间豪华的住室。靠墙有一张睡床，在舞台前边有一个平台。右边第三道幕那里有进出的门；左边第一道幕那儿有梳妆室的门；女下人屋的门在舞台后边；有一扇窗户在另一面墙上。

第 一 场

苏姗纳，伯爵夫人（由右边的门上场）

伯爵夫人　（很快地在一张有垫的沙发椅上坐下）苏姗纳，关上门，给我说一下具体的情况。

苏姗纳　所有的情况我都给夫人你说了。

伯爵夫人　你说！苏松，是他要诱骗你吗？

苏姗纳　唉！非也！对于女佣人，大人他是不用那些个客套的。他要用钱拉笼我。

伯爵夫人　那时候在场的还有小侍从卫士吗？

苏姗纳　是呀！他来这里，要我请您原谅他。因大人到来，他在沙发后面躲着的。

伯爵夫人　苏松！他不直接找我是因为什么？他是怕我不答应他吗？

苏姗纳　正是，我都对他说了，他不愿意离开这儿，尤其不愿意离开夫人！他还说："苏松呀！夫人她特别的漂亮！特别的伟大！只是不太好接近！"

伯爵夫人　真的吗？苏松！一直护卫着他的是我呀！

苏姗纳　当时我手里拿着您夜里包头用的丝绸带子，被他看见

了他就跑过来向我夺……

伯爵夫人　（轻轻地笑着）我那包头的丝绸带子……真是个孩子。

苏姗纳　我不能让他拿走。夫人，我就向他要，当时他像头猛兽，眼睁得很大……他亮着那年轻甜美的腔调大声喊着："我决不让你抢走，只要不把我的命抢去。"

伯爵夫人　（似有所想）苏松！那后来呢？

苏姗纳　夫人，对这个小家伙我能怎么样呢？他还没完没了地，东扯一句夫人是我教母，西扯一句我太想夫人了。因为他没有勇气去亲吻夫人的衣袍，所以他老是要来亲吻我。

伯爵夫人　（若有所思）这都是傻子办的事……我们不说了……苏姗纳，我的好姑娘，后来我的丈夫怎么对你说……

苏姗纳　他要我顺从他，如果不答应，他要去找马斯琳啦。

伯爵夫人　（一下子站起来，边来回走动边用扇子使劲扇着）看来他对我的爱意一点都没有啦。

苏姗纳　他的醋劲为什么那样大呢？夫人！

伯爵夫人　我亲爱的！你不知道，所有做丈夫的都自以为不得了啊！我时刻关心他，给他亲热，他就厌烦了。我的过错就是爱他爱得太多了！但是我可不能因为你说了实话，而让你受牵连，你和费加罗一定要结婚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只有他。现在他能来吗？

苏姗纳　只要猎队出去，被他看见后，他就来啦。

伯爵夫人　（扇着扇子）打开一点靠花园那边的窗户。这里真热呀……

苏姗纳　感觉热的原因那是夫人说话、走路都太激动造成的。（她走过去把舞台后边的窗户打开）

伯爵夫人　（较长时间地沉默思考）要不是他长时间地不找我……都是男人们造成的！

苏姗纳　（大声地对着窗户）嗨！他们骑着马，带着两条、三条狗，

是四条猎犬，正从菜园里走过。大人也在那里，贝德莱尔在后边跟着的。

伯爵夫人　那我们的时间是充足的。（她坐下来）有人在敲门，苏松。

苏姗纳　（唱着去开门）呀！我的费加罗！夫人，是费加罗来啦！

第 二 场

费加罗，苏姗纳，伯爵夫人（端坐地）

苏姗纳　夫人都快等急啦，我亲爱的，快来吧……

费加罗　你难道不着急吗？我亲爱的苏姗纳——实话说吧，夫人不应该这样子急呀。什么事都没有，小事一桩。伯爵大人要让她做他的情人，是认为我们青年人太可爱了，这不很正常吗？

苏姗纳　这也是正常的？

费加罗　怎么啦？我做送文件的信使，苏松去当大使馆的参谋，这都是他安排的，他不是不清楚呀！

苏姗纳　你的话还能说完不能？

费加罗　他要去找马斯琳的想法，是因为苏姗纳我的未婚妻不愿意接受这个职务，多么简单的道理呀！什么人影响我们的计划，我们就将去打乱他的计划当作对他的报复。任何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也是这样的。好吧！我的话说完了。

伯爵夫人　我们大家的幸福被他破坏了，费加罗，你怎么说起来就跟没事似的？

费加罗　夫人，什么人说我像没事一样？

苏姗纳　对我们的痛苦，你难道没有一点点难过……

费加罗　为了我们的痛苦，我忙碌得还不多吗？眼下，我们的行动，也要像他那样有条不紊地进行，为了让他减少一些对付我们的劲头，我们就要让他更多地去忙他们的事。

伯爵夫人　你说得有道理，可是应该怎么办呢？

费加罗　夫人，我已经开始办了，我编排了个假情况，警告他，说你……

伯爵夫人　你糊涂了吗？怎么你去编排我？

费加罗　我没有糊涂，而是把他气得要发疯啦。

伯爵夫人　像他这种最爱记恨人的人……

费加罗　这是最好的办法。对他这种性格的人要惩罚他一下，那就是用这种办法，狠狠地刺痛他，在他火冒三丈的时候，再耍一个小计谋，让他绝对听从我们指挥，要他去哪就去哪，如同牵着牛鼻子一样，直到把他送进瓜达拉儿维河[1]。这是女人们最拿手的办法。我让人把一张没记名字的条子交给了巴斯拉，让他告诉大人，说有一个情人在跳舞的时候和你约会。

伯爵夫人　简直是在胡说八道，你这样不就败坏了一个贤德妇人的名声吗？

费加罗　夫人，有几个女人能让我使用这种方法的，如果他的情人正好给碰上……

伯爵夫人　按你的说法，我还得感激你呢！

费加罗　你们说，这是不是个好办法？每天他都被搞得顾头不顾尾，他原想高高兴兴地和我的未婚妻在一块淫乱的，现在他不得不来回走动，既要看着这边，又要注视那边，他已经被搞迷糊了，不断大骂他的夫人。他是去找这个女人呢？还是去照顾那个的？他到了晕头转向的时候了……你们看，他正在那里追赶一只没路可走的兔子，在平原上奔跑着。快要结婚了。他迟疑着，是否该提出异议，但在夫人面前他是永远无勇气和胆量当面抗议的。

---

[1] 瓜达拉儿维河：西班牙的一条大河，流经哥拉都和塞卫拉两个城市后，流入大西洋。

苏姗纳　他没有勇气！ 可是那个马斯琳女佳人，她胆子大着呢。

费加罗　对于这一点，老实说吧，我也很害怕！现在的办法是，说你晚上要去花园里，想方设法告诉大人，让他知道。

苏姗纳　你靠的是这个办法呀？

费加罗　老天爷呀！你听着。不愿意说瞎话的人，任何事都办不成，得不到，也轮不到他去办，轮不到他去得。这就是我的理论。

苏姗纳　他的话，真精彩呀！

伯爵夫人　他的设想同说的一样精彩。你答应她去那里吗？

费加罗　绝对不答应。我安排别人穿着苏姗纳的衣服前往约会，我们可以在那儿把伯爵抓住，他还有办法不承认吗？

苏姗纳　安排哪个穿我的衣服呢？

费加罗　薛利伯。

伯爵夫人　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费加罗　我知道他没有走。你们同意我的安排吗？

苏姗纳　我看应该相信他。这是一套计谋。

费加罗　我们还将同时安排两套、三套、甚至四套计谋，这将是错综复杂的……我具有从政的才能。

苏姗纳　据别人说，干这些事难度是相当大的呀！

费加罗　从政的秘密，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学会收钱，也会拿钱，还必须会要钱。

伯爵夫人　他的信心好大呀！ 现在我对他更加相信啦。

费加罗　我的计划，就是这些。

苏姗纳　刚才你还说什么啦？

费加罗　我要在大人出去的时候，让薛利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要尽快地帮他装饰一下，给他换好衣服，梳好头发。让他装成苏姗纳的样子，我再教教他，并再让他躲起来。往后，你们就等着看大人出洋相吧。（下场去了）

第 三 场

苏姗纳，伯爵夫人（仍在坐着）

伯爵夫人　（拿过化妆盒，照着镜子）我的天呀！苏松，我怎么这样的丑呀！……年轻的他快来了……

苏姗纳　你愿意不愿意让他脱离苦难呀？夫人！

伯爵夫人　（照着镜子，若有所思）我……你看吧，我将如何大骂他一顿。

苏姗纳　这是他编的歌曲，你让他唱唱吧！（将曲谱交给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唉呀！我的头发乱糟糟的……

苏姗纳　（笑着）这两绺头发只要我给您卷上去，夫人就会更加厉害地骂他了。

伯爵夫人　（恢复正常）你说的是什么呀？苏松！

第 四 场

薛利伯（脸上带着惭愧），苏姗纳，伯爵夫人（仍坐着）

苏姗纳　快进来吧，夫人要看看你这个少爷军官啦。

薛利伯　（颤抖着走过来）夫人啊！你知道这个称谓让我多么难受呀。是它非要我离开这里……离开夫人，我的教母，那样……好……

苏姗纳　还是那样的漂亮呀！

薛利伯　（唉声叹气）唉！是真的吗？

苏姗纳　（学着他的样子）“唉，是真的吗？”算了吧，你这个长眼睫毛的青年小人！像只漂亮的小鸟，快给夫人唱唱你编的歌曲吧。

伯爵夫人　（展开曲谱）这曲子到底是谁编的？

苏姗纳　看看吧，脸都红的像擦了胭脂一样，这是为什么？是心慌害怕吧。

薛利伯　怎么啦！我们就不可以……亲热……

苏姗纳　（举手吓唬他）我把所有的事都讲一下吧！你这个小泼皮！

伯爵夫人　好啦……快让他唱吧！

薛利伯　夫人呀，我现在一直浑身颤抖！……

苏姗纳　（笑话他）哟，哟。一说夫人让他唱时，他就客气起来啦。你快唱吧，我给你伴奏。

伯爵夫人　你用我的吉他，给他伴奏。（伯爵夫人仍然坐着，边看曲谱，边听他唱，苏姗纳开始试弹，她站在沙发后边，隔着夫人看着曲谱。薛利伯两眼向下看着，站在夫人面前。组成了像方璐[①] 的木刻画“西班牙会话”的场面[②]）

故事曲（使用了“玛拉伯路从军曲[③] 的曲调）。

第 一 节

我的战马喘着粗气，
（我的心，我的心在痛苦中煎熬！）
从东跑到西、跑来又跑去，
战马跑到哪里算哪里。

第 二 节

战马跑到哪里算哪里，

① 加尔·方璐（1705—1765）：法国的画家。
② 场内由薛利伯、苏姗纳、伯爵夫人组成画面。——作者注。
③ 玛拉伯路从军曲：流行在十八世纪的歌曲。玛拉·伯路（1650—1722）：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军指挥官。

不知道侍从、马夫去哪里；
清清的小溪边，就跑到这里，
（我的心，我的心在痛苦中煎熬！）
心中忆想起我慈祥的教母，
只想得我悲痛欲绝泪湿衣襟。

第 三 节

只想得我悲痛欲绝泪湿衣襟，
过分地伤悲、思苦，情是真的。
榛树上我镌刻上了思念之字，
（我的心，我的心在痛苦中煎熬！）
我惟独只刻下她的名字；
竟想不到国王要路过这里。

第 四 节

竟想不到国王要路过这里，
还有侍从官宦和尚道师一大群。
皇后说：——侍从卫士，
（我的心，我的心在痛苦中煎熬！）
受摧残的你，心里苦恼是谁给你的？
又是谁迫使你伤心大哭泪流满面？

第 五 节

是谁迫使你伤心大哭泪流满面？
你必须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讲清。
——启禀皇后和皇上，
（我的心，我的心在痛苦中煎熬！）
我曾拥有慈祥的教母一个，

我要天长日久地怀念她。[1]

第 六 节

我要天长日久地怀念她；
我想，我怀念她到我下地狱。
皇后说：——侍从卫士，
（我的心，我的心在痛苦中煎熬！）
世上的人谁说教母只能一人承当？
你的教母就让我来承当。

第 七 节

你的教母让我来承当；
你这侍从卫士是我把你收留，
我赐予你年少美丽的爱伦纳，
（我的心，我的心在痛苦中煎熬！）
我的上校的女儿，
终究有一日，我会让你娶她的。

第 八 节

终究有一日，我会让你娶她的。
——不用，您就不用表白了；
我甘愿身负铁锁的拖累，
（我的心，我的心在痛苦中煎熬！）
我因这种痛楚而逝去，
宁死也不愿聊以自慰。

伯爵夫人　唱得神态自若，不做作……并且饱含感情。

---

① 到此行时，伯爵夫人阻止薛利伯的歌唱，折好纸，其余的人退出戏台而唱。——作者注。

苏姗纳　（在沙发上放下吉他）[1] 嗨！在感情方面他还是个小伙子，他……唉，有人给你说了没有？少爷军官，今天的晚会，我们要让它热闹些，现在我们要看一下你穿我的衣服行不行。

伯爵夫人　我看他可能穿不上你的衣服吧。

苏姗纳　（与他比高低）我们俩高低差不多。你先把外衣脱下来。（帮他脱外衣）

伯爵夫人　如果有人闯进来呢？

苏姗纳　我们又不是做见不得人的勾当。快把门关好。（走过去关门）我得想一想，让他戴顶什么样的帽子呢？

伯爵夫人　让他戴我的帽子吧。我的帽子放在梳妆台上。

舞台前面布置着梳妆室，苏珊纳前去。

第 五 场

薛利伯，伯爵夫人（端坐着）

伯爵夫人　现在离舞会还有一些时间，你在府里的这事儿，伯爵是不会知道的。反正你的委任状他们正在办理之中，回头再向他坦白。我们有个想法……

薛利伯　（让她看委任状）夫人，他已经让巴斯拉将委任状送给我啦。

伯爵夫人　（接过委任状）已经送来了？他们办得太快了，一分钟也不肯耽误。你看，他们慌得连章都忘了盖。（还他委任状）

[1] 苏姗纳、薛利伯、伯爵夫人——作者注。

第 六 场

薛利伯，伯爵夫人，苏姗纳

苏姗纳　（边手拿帽子边上场）什么印章？用来干嘛的？

伯爵夫人　是的，给他的委任状，没盖印章。

苏姗纳　他已收到委任状了？

伯爵夫人　可不是吗！你拿的是我的帽子吗？

苏姗纳　（在夫人旁边坐下）这是一顶最漂亮的帽子。（别针在嘴里含着唱）

转过来吧，面对着我，

让·德·列拉我的好朋友啊！

（薛利伯跪着，苏姗纳将帽子给他戴上）夫人呀，你看他戴上帽子更漂亮了。

伯爵夫人　你再给他收拾一下他的衣服领子，他好像真的变成了一个女孩啦。

苏姗纳　（收拾薛利伯的衣领）这个小孩子，看起来把他打扮成女孩好漂亮呀！连我都不敢吃他的醋了。（把他的下巴抬起来）你不要这么漂亮。嗯？

伯爵夫人　她真的快要气昏头脑啦！再把他的衣袖往上卷一点，阿玛地[1] 袖子就更……（她帮薛利伯卷起衣袖）他胳臂上怎么扎着一条丝绸带子？

苏姗纳　夫人，你看，丝绸带子那是您的呀！我真高兴啊。我早就告诉过他，这件事的经过我是要坦白出来的！那天，我正在从他手里抢那条丝绸带子，不巧大人闯进来了，虽然我的

[1] 阿玛地袖子：这是一种手腕有衣扣的很窄的袖口。《阿玛地》歌剧里的人物都穿这种袖口衣服，故以此称之。

力气比他大，也只好不要了。

伯爵夫人　（她把丝绸带子解开）怎么丝绸带子上染上了血呀！

薛利伯　（害羞地）今天早上，我在给马备鞍准备出发时，马的头部猛地向上一抬，马的笼头碰伤了我的胳臂。

伯爵夫人　你们见过什么人用丝绸带子去包扎伤口的！

苏姗纳　特别是用抢来的丝绸带子。——唉，我可不明白，什么马的笼头……还有马向上一跳呀……还要当什么骑兵呢！哟，他的胳臂像女人的那样嫩白！我的胳膊也没有他的白！夫人，你看看！（互相比着胳臂）

伯爵夫人　（冰冷地说）去干别的事，帮我拿来梳妆台上的纱布吧。

（苏姗纳笑着推了一下薛利伯的脑袋，薛利伯手扶着地倒下，她走进舞台前边的梳妆室）

第 七 场

薛利伯（跪在地上），伯爵夫人（端坐着）

伯爵夫人　（沉默许久，再次拿眼盯着丝绸带子，薛利伯淫邪地瞅着她）这条丝绸带子是我的……少爷……我可喜欢这种颜色……你不知丢了它我多么气恼。

第 八 场

薛利伯（跪在地上），伯爵夫人（端坐着），苏姗纳

苏姗纳　（重又上场）他的胳臂要用沙布包扎吗？（她交给伯爵夫人纱布和剪刀）

伯爵夫人　你去给他穿上你的衣服，拿来另一顶帽子上的丝绸带子。

（苏姗纳带着侍从卫士的外衣，从舞台后面的门退场）

第 九 场

薛利伯（跪在地上），伯爵夫人（端坐着）

薛利伯　（视线朝下）我的伤口，只要扎上被您拿走的那条丝绸带子，就会很快痊愈的。

伯爵夫人　它有治好你的伤口这种奇效吗？（给他看纱布）你的伤口需要的是这个。

薛利伯　（断断续续地）这根丝绸带子……在一个女人的头上包过……还与一个女人的皮肤相亲……一个……

伯爵夫人　（截住他的话）这条丝绸带子是一个和你毫无关系的人用过的，怎么会能治愈伤口？真有这种功效吗？我想要拿它试试怎么样？皮肤伤口……我把女佣人的皮肤弄伤，就用这条绑过你胳臂的丝绸带子包扎起来……

薛利伯　（激昂地）我很快就要背井离乡了，而你却留下这条丝绸带子不让我带走。

伯爵夫人　你也不是永远不回来了。

薛利伯　我怎么这样的悲惨呀？

伯爵夫人　（心有所触）他哭的多么痛苦呀！看来，都是费加罗这个小坏蛋，说的那些不吉祥的话，使他想歪了。

薛利伯　（高兴地）我还真想按他说的那样子去死呢！要是可靠的话，我现在就去死，那么，我或许有胆量亲热……

伯爵夫人　（截住他的话头，用自己的小手巾为他拭泪）快不要说了！我的宝贝！你的话太荒谬了。（一阵敲门声传来，她大声问）谁呀？咚咚咚地，一直敲门干什么？

第 十 场

薛利伯，伯爵夫人，伯爵（在场外）

伯爵　（在场外）你反锁着门，在里面干什么？

伯爵夫人　（急忙起立）唉呀！我的丈夫来了……（让薛利伯快起来）你的脖子和胳臂都露在外边，外衣又没穿！这里又是乱七八糟的，还只有我们两个在一块，是谁通知他啦！他那小心眼儿……

伯爵　（在场外）您怎么还不来开锁呀？

伯爵夫人　屋内……只剩我自己……一个人……

伯爵　（仍在场外）您一个人在屋？那与您讲话的是谁呀？

伯爵夫人　（没话找话）……那还用问吗？当然是您呀！

薛利伯　（在一旁自语）昨天和早晨才出过乱子，再加上现在我一定会被他杀死的！（跑进梳妆室并关门）

第十一场

伯爵夫人（全场只余她一人，前去开门之时，事先取下梳妆室的钥匙）

伯爵夫人　唉！可算安排好了！真让人担心害怕呀！

第十二场

伯爵，伯爵夫人

伯爵　（用严厉的声音）你怎么反锁自己在屋里，以往都没有这样呀！

伯爵夫人　（慌慌张张地）化妆这一摊让我和苏姗纳都快忙死

了！她才回她屋里去了。而我……我正在化妆忙着呢！

伯爵　（详细地看着她）您的脸色怎么了？连你说话的声音都不同往日了？

伯爵夫人　您认为不正常吗？……不，非常正常……我们刚才还在议论您……我告诉您说……她去了自己的屋子里。……

伯爵　刚才你们议论我了！……我感到很不踏实，我为什么很快地回来，是有人在我上马时，送来一张纸条。尽管我不认为纸条上的话会是真的，可是……我仍然是有些担心。

伯爵夫人　您说什么？伯爵。有人送去一张纸条！它写了什么？

伯爵　夫人，我们应该知道，您那里或者我那里，肯定有……有个别极捣乱的人围在咱们身旁！别人告诉我，在今天有一个人要来与您约会，我认为那人现在定会在这里出现。

伯爵夫人　不论他是哪一个，想要与我约会，他再什么都不怕，也必须混进我的屋子，因为今天我根本没计划出去。

伯爵　怎么，苏姗纳今天晚上举行婚礼时，您也不出去？

伯爵夫人　因为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对任何事情，我都不去参加。

伯爵　太巧了，医生也来参加婚礼了，让他给你看一下。（薛利伯在梳妆室把椅子碰倒了）哪儿的响声？

伯爵夫人　（非常慌张）哪来的响声？

伯爵　有人把家具碰倒了。

伯爵夫人　我……我怎么都没有听到呢？

伯爵　看样子，您心事重重！

伯爵夫人　心事重重，我有心事吗？

伯爵　夫人，什么人藏在梳妆室里？

伯爵夫人　咦，……伯爵，您认为谁能在梳妆室里呢？

伯爵　我才过来，怎么会知道！您必须说清楚是谁在里边？

伯爵夫人　咦，那还能是谁？……很清楚嘛！苏姗纳在里面整理东西呢。

伯爵　先前你不是说过，苏姗纳回了自己的屋里吗？

伯爵夫人　是回她自己的屋里啦？……我没看见，很可能她到梳妆室去了。

伯爵　既然是苏姗纳，那您还紧张什么呀？

伯爵夫人　因为一个使女，值得我去紧张吗？

伯爵　我不清楚，您是为了您的使女，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反正您确实是慌里慌张前言不接后语的。

伯爵夫人　确确实实吗？伯爵，您照顾的那个让您心猿意马的姑娘，可比照顾我好得很呀！

伯爵　（大怒）我就想立刻与她见上一面，以说明我就是要特别照顾她的。

伯爵夫人　您想天天见到她，我是清楚的。可是您那疑神疑鬼的心里病，却是太捕风捉影了……

第十三场

伯爵，伯爵夫人，苏姗纳（把舞台后面的门推开，手捧着一些衣服上场）

伯爵　疑神疑鬼的心病，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取消的。（大声地对着梳妆室的门）快些给我出来，苏松，这是我的命令。（苏姗纳立身于舞台后面的凹墙处）

伯爵夫人　她几乎没有穿什么衣服的，伯爵。她已经藏起来了，您还要找她的事呀？你就一直这样子找女人的事吗？她就要嫁人啦，她在试穿我送给她的衣服，因为听到您来啦，赶快藏到那里去了。

伯爵　按您说的，她不能出来见我，可是她起码还可以跟我说些话吧。（再次对着梳妆室的门）你说话呀，苏姗纳，梳妆室里的人是你吗？（苏姗纳由舞台后面，快步藏在墙凹处）

伯爵夫人　（对着梳妆室冲动地）苏松，你听我的，别吱声。（看着

伯爵）还没有人像您这样强迫人的！

伯爵　（走向梳妆室）那好呀！她能连话都不说了，我只好进去看一下啦，她穿不穿衣服都没关系。

伯爵夫人　（用身体拦住）在其它什么地方，我都不管，可是这是我的屋子，我决不能让您……

伯爵　您说的这个苏姗纳，是真是假，我必须很快搞清楚。如果盼您给我钥匙，我猜想您肯定是不给。怎么办呢？我认为将这扇小门砸坏，是个较稳妥的好办法。喂！来人呀！

伯爵夫人　您喊来佣人，是想公开您疑神疑鬼心病的那些丑事吗？不怕全府的人都来耍笑我们呀！

伯爵　我不怕，夫人。说实话，我一个人也能干，我这就去我屋拿工具……（才走几步，又退回来）让佣人来，您不高兴，怕他们笑话咱们。我去拿工具，怕您在这捣鬼，我只好让您悄悄地和我一块去啦。……小事一件，您肯定会答应陪我去的呀。

伯爵夫人　（惊慌）伯爵，谁敢不答应你呀？

伯爵　对啦！从供女佣人进出的门，也能进这屋来，这我差点给忽略了。我必须也锁上它，才能不掺水份地说明您说的是真的。（他上前把舞台后面的门锁好，抽出钥匙）

伯爵夫人　（旁白）唉！我忽略了，真糟糕！

伯爵　（走近她身边）好啦，门锁住了。我乐意扶着您咱们回去！（大声地）苏姗纳，委屈你在梳妆室等着我吧。回来的时候，咱们再算账……

伯爵夫人　说实话，伯爵，这可是件丢人的事呀……（伯爵扶着她锁上门，下场）

第十四场

苏姗纳，薛利伯

苏姗纳　（从藏身的墙凹处现身跑向梳妆室，对着梳妆室门上的钥匙孔）薛利伯，快开门。我是苏姗纳呀，快出来。

薛利伯　（走出梳妆室）是苏松呀！可把我吓得魂飞魄散。

苏姗纳　你一分钟都不能停啦，得赶快离开这儿。

薛利伯　（恐慌地）唉，没办法出去呀。

苏姗纳　快想办法吧，不管怎样你必须快些出去。

薛利伯　门被锁啦，这怎么办呢？

苏姗纳　那件事过了不久，这件事又来了，他知道了，肯定不会饶你的！我和夫人也将受到连累的。——你快出去找费加罗……

薛利伯　看来，只有跳窗了。（走到朝着花园的窗前）这个窗户可能不高吧。

苏姗纳　（恐惧状）不成，不成，这个窗户太高，有一层楼的高度啊。唉，我的好心肠的夫人呀！这该怎么办呢？我还怎么去结婚典礼呀，天那！

薛利伯　（走近苏姗纳）窗外是瓜园，跳下去没问题，只可毁些土疙瘩而已……

苏姗纳　（抓住他提高音调）不行！会摔死你的呀！

薛利伯　（高兴地）是刀山，是火海，我都不怕，苏松，我决不能让夫人受牵连……我就要跳窗了，让我给你一个亲吻，希望它给我带来好福气吧！（亲了苏姗纳一口，跑到窗口打开窗跳了下去）

第十五场

苏姗纳

苏姗纳　（大叫）唉呀！……（吓得倒坐在地下，停了一会儿，非常痛苦的样子，走过去隔窗往下看，又走回前台）啊，小捣蛋！他跑的好快呀。看上去，他真机灵，长得又帅！如果没爱他

的女人的话……我得快些代替他藏在原来的地方。(进梳妆室前)伯爵大人呀,太有意思了,我看您将门弄坏进来后怎么办……谁理你,谁就不是人!(进去关好门)

第十六场

伯爵,伯爵夫人(返回住室)

伯爵　(把手中的钳子往沙发上一扔)看来和走时一个样,这里并没有任何变化。夫人,您是让我不顾后果打坏门呢!还是您自己把门用钥匙打开呢?您说吧!

伯爵夫人　伯爵呀,您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好害怕人呀,搞得咱夫妻关系好紧张呀!如果是因为爱情而如此勃然大怒的话,您再怎么着,我都可以谅解的,就冲您的出发点而不再记怪您对我发的脾气。倘若因为爱面子就把您气成这个样子……

伯爵　您不要管什么面子啦、爱情啦,快些开门。您再不开门我马上就要……

伯爵夫人　(走上前)等一等好吗?伯爵,您认为我对您不忠吗?

伯爵　夫人,这时候您说什么都不行。我必须知道哪一个躲在梳妆室里。

伯爵夫人　(恐惧地)我去给您开门,伯爵呀!我说……您不要再生气啦。

伯爵　夫人呀,里边没有苏姗纳吗?那是谁呀?

伯爵夫人　(小心地)肯定不是一个……您不愿意看见的人。现在我们在这里逗着玩呢……我们可是干净之地,……我可以担保……只是准备今天晚上高高兴兴……

伯爵　您可以担保……

伯爵夫人　我们可无心想伤害您呀!我们俩。

伯爵　(急促地)您们俩?谁和您,一个男的?

伯爵夫人　他是个小孩，伯爵。

伯爵　您说他是哪一个？

伯爵夫人　他叫什么，我可不能说呀！

伯爵　（大怒）我非让他下地狱不可。

伯爵夫人　老天爷呀！

伯爵　您说吧！

伯爵夫人　是那个……小薛利伯……

伯爵　薛利伯，好个胆大的东西！那张纸条和我的怀疑，看来还是对的。

伯爵夫人　（合拢双手）伯爵啊，您可不能认为……

伯爵　（跺着脚）这个该杀的薛利伯，又让我撞见啦！（大声）那好，夫人，我都知道了。开门吧，他在这里，要是没有干坏事，您怎么在今天早晨，那么样的不愿让他走呀！我强迫他走他不敢不走，是您在玩把戏吧，说什么苏姗纳这呀那的，他为什么费尽心机地藏着呀。

伯爵夫人　他不愿让您看到他再发火。

伯爵　（转身面对梳妆室愤恨地大声地）坏东西，快给我爬出来！

伯爵夫人　（双手搂住伯爵，拽着他）快别生气啦，伯爵。连我都吓得要死，何况他呢？我求您不要这样，胡乱怀疑！我真怕您看见他那个样子，就认为……

伯爵　那个样子！

伯爵夫人　是呀，他把我的帽子戴在头上，脱去外衣只穿着衣领敞开的短上衣，露着胳臂，他正在学着假扮女人……

伯爵　您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刚才您不要出去，是想长期和他在一块呀，我会不久满足你不出去的欲望的①。为此我一定抢先将这个坏家伙不留活口，打死他，我决不能再看到他。

伯爵夫人　（跪着，举手求情）饶了他吧。这是由我引起的……您

① 在那时，只要发现妻子不忠诚，丈夫可以把她关进修道院。

要不听，我会一辈子不好受的。

伯爵　您越是很害怕，说明他的错误越大。

伯爵夫人　他是没有错误的，是我不让他离去的。

伯爵　（怒气冲天）还不起来，你这个淫荡的坏女人[1]，快给我走开……你的胆子真大呀，敢为男人在我面前求情！

伯爵夫人　您让我走的，好吧！我现在就站起来走，伯爵，我这就走，给您梳妆室的钥匙。请您不要忘记爱我的情分……

伯爵　好个淫荡的女人，还记着我爱你的情分？

伯爵夫人　（起身给他钥匙）听我说，请您宽恕那个小孩子，放他一马不要损害他。我的话您以后不再信任的话，就把气出在我身上好了……

伯爵　（接着钥匙）这时候，你的话我还能相信么？

伯爵夫人　（倒坐在椅子上，用手巾捂住眼睛）我的老天命呀！他要没命了！

伯爵　（开门后，傻眼，后退）怎么是苏姗纳在里面！

第十七场

伯爵夫人，伯爵，苏姗纳

苏姗纳　（边笑边走出）“打死他！我必须打死他！”打死哪个呀？是要打死那个讨厌的侍从卫士吧！

伯爵　（旁边自语）唉呀！真是胡来呀（对着发呆的伯爵夫人）您在假装害怕的模样骗我吗？……很可能不是她一个人在里面。（进入梳妆室）

---

① 贵族家庭中夫妻互称“您”，这里伯爵改称“你”，是看不起伯爵夫人的表示。

第十八场

伯爵夫人（端坐着），苏姗纳

苏姗纳　（跑近夫人）您还不放心呀，夫人，他早就走远了，您不知道，他那一跳从窗户里……

伯爵夫人　苏姗纳呀！我的魂都快吓飞了。

第十九场

伯爵夫人（端坐着），苏姗纳，伯爵

伯爵　（不安地走出来，沉默无语后）梳妆室里面再也没有别人了。这证明是我的错。——夫人……您演的这场喜剧真逼真啊！

苏姗纳　（高兴地）伯爵夫人，我怎么样呀！（伯爵夫人用手巾捂住嘴，安稳自己的情绪，在一边不说话）①

伯爵　（走向伯爵夫人）夫人，您怎么这样子开玩笑呢？

伯爵夫人　（稍心安地）我为什么不这样呢，伯爵？

伯爵　您这个玩笑开得太过分了！您为什么要这样呢？我需要您给我解释一下……

伯爵夫人　您总是这样不问清红皂白地胡来，我怎么能谅解您？

伯爵　我为咱的名声而办的事，您怎么说是胡来呢？

伯爵夫人　（语调平稳下来）我们俩结婚，我只是为了成为您永远抛弃和永远怀疑的对象吗？而只有您敢如此对人既要抛弃，又要怀疑。

伯爵　夫人呀，是我错了，我做事太缺乏考虑了。

---

① 苏姗纳，伯爵夫人（端坐着），伯爵——作者注。

苏姗纳　刚才呀,夫人您要是听大人的话,把佣人都叫来,那该多好啊!

伯爵　你说的不错。我真是自找没意思……十分地抱歉……对不起呀,对不起。

苏姗纳　大人呀,这叫自作自受!不是吗?

伯爵　你太坏了,刚才为什么听到我叫你出来,你怎么不答应也不出来呢?

苏姗纳　我正在重新穿衣服,需要扎上许多别针,同时夫人发话不让我出来……可能她有自己的考虑。

伯爵　这是我的不对,咱不要再说了,你快去帮我劝说抚慰一下夫人吧。

伯爵夫人　不啦,伯爵,我还是去进尼采莲修道院吧。你对我施以如此严重的侮辱,这怎么能补救的了呢?我算是知道啦,现在该我进修道院啦。

伯爵　您不能这样做,要不您会后悔的!

苏姗纳　我知道,夫人如果这样子离家去修道院,肯定会是万分悲伤的。

伯爵夫人　苏姗纳,我承认你说的对,可是我情愿后悔,也决不自取其侮,他太让我伤心了。

伯爵　罗丝娜……

伯爵夫人　罗丝娜这昵称我早不配啦!您以前热烈追求的罗丝娜已不存在了!我已成了地位悲惨的阿拉玛卫华伯爵夫人,是被您抛弃的伤心欲绝的……

苏姗纳　夫人……

伯爵　(恳求)看在我往日对您的情分上……

伯爵夫人　您是否曾看在我往日对你的情分上呢?

伯爵　您不知道,我就是被那张纸条,……气得失去理智迷糊起来的!

伯爵夫人　写纸条的事,我可是没有同意啊!

伯爵　这么说，这件事您也是知道的！

伯爵夫人　那是头脑不清楚的费加罗……

伯爵　他也参与了这件事吗？

伯爵夫人　……他说把它交给巴斯拉的。

伯爵　这家伙好阴毒，两头搅和，巴斯拉说是一个乡下人给他的。我们必须找他算账。

伯爵夫人　男人就是这副德性！自己错了，又不愿谅解人家，还想要人家原谅自己。对啦，您说是那张纸条把您气糊涂啦，我可以原谅您！但是，我提个意见，干脆那样，要原谅，大家都原谅算啦。

伯爵　我完全同意夫人的意见。不过，我怎样才能轻而易举就抹去这次丢人的错误呢？

伯爵夫人　（站起来）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这次的错误，都是深刻的教训。

伯爵　让我一个人来承担这次错误吧，——可是我还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女人能那样快的随心所欲，那么快地把脸色、语调都换得一干二净。就说您吧，刚才脸一会儿红一会儿又白啦，您还流了眼泪……您看现在您的脸色还发白呢。

伯爵夫人　（勉强微笑着）我的脸变色……是被您气的。是对您侮辱怀疑我诚实的心而发生的变化。这和被人家查出隐私那种羞愧是绝对不同，你们男人有那种敏锐的眼力能够分辨出来它们的区别吗？

伯爵　（笑着）还有那个侍从卫士，他基本上是没穿衣服，只穿着一个短袖上衣，简直是乱七八糟的……

伯爵夫人　（手指着苏姗纳）这就是您说的那个侍从卫士，她比侍从卫士更让您欢喜的。毕竟，您对这一位总不会讨厌吧！

伯爵　（大声笑）还有您那样逼真的眼泪与发自内心的恳求……

伯爵夫人　您是想让我高兴吧，可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伯爵　我们男人，自以为颇为擅长政治权术，其实再单纯不过

了。不像你们女人，夫人呀，你们可能一定学习过表演艺术，所以这次表演得非常出色。看来你们女人才应被国王委任为伦敦大使的。

伯爵夫人　那可是你们的成绩，在您的逼迫下我们才不得已这样做的。

苏姗纳　你们要知道我们是不是守信，就看我们是否接受诺言的约束吧。

伯爵夫人　这事儿咱们不要再聊了，伯爵。刚才我是做得过头些。可是我能谅解您这么严重的错误，对此，相信您也应该原谅我的。

伯爵　这么说，您是原谅我啦！

伯爵夫人　苏姗纳，我是这样说的吗？

苏姗纳　我没有听清楚，夫人。

伯爵　好啦，夫人，就算您无意中漏出来的吧！

伯爵夫人　您那么绝情是不配的，您太让人失望了。

伯爵　我已经知道后悔啦；夫人，这还不行吗？

苏姗纳　您不是怀疑有哪个男人藏在夫人梳妆室里吗？

伯爵　为此我已吃尽了她设计的很重的苦头与处罚了。

苏姗纳　夫人说她的使女在里面，您根本不信任！

伯爵　罗丝娜，您不要太绝情啦！

伯爵夫人　苏松呀！你看我太心软了，这就是我在你面前树的榜样！（把手伸给伯爵）恐怕女人的生气从此对他们这些男人再也不起作用了？

苏姗纳　好啦，夫人，这就是和他们交往的必然结果呀！

（伯爵抓住夫人的手，热烈地亲吻着）

第二十场

苏姗纳，费加罗，伯爵夫人，伯爵

费加罗　（喘着气，跑进来）我一路跑来，是听说夫人病啦。……看见夫人没事，我十分高兴！

伯爵　（冷淡地）你对夫人考虑得倒真周全呀！

费加罗　这些事是我的职责。既然夫人这里没事啦。大人，您的那些年轻的男女佃农，正随身携带风笛和小提琴，在下面等您安排，好为我和我的未婚妻奏乐举行结婚典礼呢！

伯爵　你说，费加罗，在府里看着夫人的那个人是谁？

费加罗　夫人没有不舒服，看着夫人干什么？

伯爵　夫人没有生病，可是要和她约会的那个人并未藏于这里，他是谁呢？

费加罗　并未藏于这里的那个人是谁？

伯爵　那个人就是你交给巴斯拉的那张纸条上说的人呀！

费加罗　您是怎么知道的？

伯爵　你这个骗人的家伙！即使其他渠道不能让我知晓真相，可是你的脸色让我知道了你在骗人。

费加罗　按您说的这话，是我的脸色在骗人，而不是我在骗人。

苏姗纳　好令人同情的费加罗，诡计露马脚的时候就不要再藏着了，我们已经把一切都抖出来啦。

费加罗　抖出来什么？我可不是你们所认为的巴斯拉那一类人。

苏姗纳　刚才你写的纸条上，告诉大人要来这里，因为太太梳妆室里面藏着侍从卫士。说实话你是在撒谎，在欺骗大人呢！在梳妆室里面，只有我而没有侍从卫士。

伯爵　你怎么解释？

伯爵夫人　费加罗，不要再遮遮掩掩了，那场闹剧已经结束了。

费加罗　（认真猜着她话中的含义）那事……已经结束了。

伯爵　是结束了。那么对此，你怎么解释？

费加罗　我说，我……希望您立刻安排，让我们的婚礼马上举行告以结束。……

伯爵　那张纸条果然是你写的啦？

费加罗　看来，我不承认是不行啦！因为您自己，伯爵夫人，还有苏姗纳都要让我如此应承。说实话，我要是您的话，大人呀！您应该把他对您说的话，一个字都不相信才对呀。

伯爵　我总是被激怒。所有证据都将你证实啦，你还想推脱责任！

伯爵夫人　（笑着）看他可怜的！伯爵，您为什么逼他必须坦白一次呢？

费加罗　（对苏姗纳小声地）我向他提醒有危险。能这样办事的才是一个诚实的人。

苏姗纳　（小声说）小侍从卫士呢？你看见了吗？

费加罗　（小声说）看见啦！他满身伤痕累累。

苏姗纳　（小声说）他真够可怜的！

伯爵夫人　好啦！伯爵，他们对结婚看来已是迫不及待的了，这种心情，我们自然要理解。好了，我们快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伯爵　（在旁自语）马斯琳　，马斯琳　……（大声地）我要……我起码要把衣服换一下再去呀！

伯爵夫人　我们的佣人结婚典礼，还用着去换衣服吗？我也没有换衣服呀！

第二十一场

费加罗，苏姗纳，伯爵夫人，伯爵，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　（微醉着，手持着压坏的丁香花）大人呀，大人！

伯爵　安东尼奥吗？你对我想要些什么呢？

安东尼奥　我想您派人在窗户上安上个铁栅子，就是在我花池子上面的那扇窗户。要不，他们会将杂七杂八的东西都从这个窗户上丢下来，这不，刚才还有一个人都被丢下来啦！

伯爵　哪个窗户，这个吗？

安东尼奥　是的，您看我的丁香花都被压坏了。

苏姗纳　（小声说）你看他，费加罗！

费加罗　他醉了！大人，他大早起就拿酒灌个不停。

安东尼奥　你说错啦，是昨天的酒还没过。你的结论太……荒谬了。

伯爵　（大怒）跳窗户的那个人！哪儿去啦？

安东尼奥　哪去啦？

伯爵　你说，他哪去啦？

安东尼奥　是呀，我快些找他出来，我说应该快些帮我找他出来。大人呀！我是一个看管花园的佣人，花园里突然掉下来一个人，您知道这样子会损坏我的名声呀！

苏姗纳　（小声对费加罗）快引开他的话头吧！

费加罗　酒你现在是否还要来些？

安东尼奥　当然要呀！如果没酒喝时，我就要生毛病了。

伯爵夫人　可是，不能什么时候都喝呀……

安东尼奥　决不是口渴时才喝的，不停地喝酒才能不断地享受快乐，夫人，这就是我们人和牲畜之间的区别。

伯爵　（激愤地）我正向你问话呢，快些回答，不然你就得被赶走。

安东尼奥　我是不会走的！

伯爵　你说什么呀？

安东尼奥　（摸着头说）您赶我走，是您的脑子出了毛病，不懂得保留一个好佣人的价值，那我也不会离开您这一位好主人。

伯爵　（生着气晃他）刚才你发现有个人从这个窗户跳下，对吗？

安东尼奥　是的，大人，有一个穿白短布衫的青年，刚从这里跳下来逃跑了。妈得个巴子，他跑得快极了。

伯爵　（厌烦地）以后呢？

安东尼奥　他前边跑，我后边追，可是我让栏杆把手碰了一下，麻得要死，您看，现在我的手指头还痛得不能动呢！（把手

指举起来）

伯爵　最起吗，这个人你还能认出来吧？

安东尼奥　可以认出他……只是刚才还没见到他呢！

苏姗纳　（小声对费加罗）看来这家伙没有看清呀。

费加罗　为了一盆才值几个钱的丁香花，你就奇怪得不得了。真是个大草包！我就是跳下来的那个人，大人，不用再找啦！

伯爵　怎么会是你吗？

安东尼奥　你长得好快啊！“草包！值多少钱？”刚才我看见那个跳窗的人又小又低，怎么！你能一会儿长这么高吗？

费加罗　那是自然的，跳下来着地时必须下蹲……

安东尼奥　按我说很可能，……跳下来的人和瘦小的侍从卫士差不多。

伯爵　你说很像薛利伯？

费加罗　不会的！他大概早已到了塞卫拉城。你说的，他能又从城里骑着马跑回来吗？

安东尼奥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至于他跳下来我真的没看见，倘若我见啦，肯定也会和你一块说的。

伯爵　好急人呀！

费加罗　刚才，我由于天气闷热，就只穿了件白色短上衣，在女佣人屋里呆着与苏姗纳约会。突然听到大人在说话，后来又传来不少人吵闹的声音。这时候那张纸条忽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好害怕呀。我认为我怕得有些糊涂，连想都没有想，便从花池上那个窗户跳下啦！还蹲伤了我的右脚。（用手揉脚）

安东尼奥　果然是你，那么这张纸条在你跳下来时，从你的短上衣里掉在了地上，我应该把它还给你啦。

伯爵　（抢一步上前）快给我吧！（他看了纸条，又叠了起来）

费加罗　（在旁边自语）我要漏馅了。

伯爵　这张纸条，为什么能在你的衣服里？你说好害怕呀，但纸

条上写了些什么，你也不可能忘了吧？

费加罗　（尴尬，从口袋里拿出很多纸条）是不会吓忘的……不过，这么多纸条，我得一张张的……（抽出一张）是这张吗？这是马斯琳写的，好漂亮的信呀！四页全都写满了……会不会是那个可怜的以身涉险的猎户[1]在监狱里写的说情书啊……不对呀，这张才是……小城堡的家具清单，我记得都是放在那一个衣袋里的呀……（伯爵又摊开看手中的纸条）

伯爵夫人　（小声对苏姗纳）我的老天爷呀！苏松。这是一张军官的委任状。

苏姗纳　（小声对费加罗）坏事啦，那是张委任状呀。

伯爵　（叠上纸条）算了吧！你鬼点子再多，这次也是无计可施了吧？

安东尼奥　（靠近费加罗）大人在问你那是什么呢！是否无计可施，不能猜出来？

费加罗　（推他一把）你这个奴才，敢对着我胡言乱语？

伯爵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你真的忘记了这是什么了吗？

费加罗　是的！一定是可怜的薛利伯给我的委任状。我怎么没有还给他，……我真是个大傻瓜！没有给他委任状！那可怎么是好。还是让我抓紧时间……

伯爵　他为什么把这个给你看呀？

费加罗　（尴尬）主要是他……他发现委任状上，少点什么？

伯爵　（再看那张纸条）什么都不少呀！

伯爵夫人　（小声对苏姗纳）少个印章！

苏姗纳　（小声对费加罗）那上边少印章。

---

[1] 那个时候，老百姓被禁止在贵族山村里打猎，但因生计问题他们常偷着打猎而违法被关入监狱。

伯爵　（面对费加罗）你答不出来了！还有什么说的？

费加罗　的确如此……那上边有点小东西遗漏了。按照常规……

伯爵　常规，你说是什么常规？

费加罗　按照正常规定，你的指印应该盖在上边。或者是不用也可以。

伯爵　（再次看纸条，并怒火上身地揉烂它）就这样吧，肯定我怎么样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的。（旁白）看来，费加罗这家伙，就是给他们想办法的人，我决定要狠狠地整治他一下。（气鼓鼓地欲走开）

费加罗　（截住他）您能走吗？您还没有安排我们的结婚典礼呢！

第二十二场

巴斯拉，巴尔多洛，马斯琳，费加罗，伯爵，格力普，索莱士，伯爵夫人，苏姗纳，安东尼奥，伯爵的仆从和佃农

马斯琳　（看着伯爵）大人，可不能安排他们结婚呀！他曾经是先和我有协定的。您一定为我们评一评理再决定是否给他恩惠。

伯爵　（旁白）机会终于来了，我可以整治一下他啦！

费加罗　你和我有协定？什么样的协定？你能不能说明白些？

马斯琳　可以，我一定要给你说得明明白白的，你这个坏蛋还讲不讲信义？

（在一张靠椅上伯爵夫人落座。苏姗纳则在她身后站好。）

伯爵　怎么回事呀？马斯琳！

马斯琳　我们之间曾有过一件婚事的协定。

费加罗　我当是什么呢！原来还是那一张借钱的借据呀！

马斯琳　（看着伯爵）大人呀！您可是我们尊敬的省级首席法官，……他当时借钱的条件是约定要向我求婚的。

伯爵　我一定会为你们主持公正的，那你就快些到法庭上去吧！

巴斯拉　（手指向马斯琳）按照你的说法，大人呀，请准许我提出对马斯琳权利的要求！

伯爵　（旁白）好啊！原来这个坏家伙，就是和那张纸条有关的人！

费加罗　怎么又出来一个臭味相投的神经病患者？

伯爵　（怒气冲冲地看看巴斯拉）你的什么权利不权利的！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也敢跟我这样子说话吗？

安东尼奥　（拍着手）老天有眼，他的薄弱之处被他一击便中了。原来愚蠢就是他的名字。

伯爵　马斯琳，你的证明在没有被检查前，我会终止进行任何事情。我们将在大法庭上，按照审查程序公开进行。老实的巴斯拉，我的忠诚、稳妥的办事人，你快去把陪审员从镇里给我找来。

巴斯拉　只是因为她的缘故？

伯爵　同时，你快去找出来那个送我纸条的乡下人。

巴斯拉　我没法去找呀！因为我对他没印象。

伯爵　你对我的命令，也敢不听从吗？

巴斯拉　我在您的府里的身份，可不是个跑腿的。

伯爵　你说，你的身份是干什么的？

巴斯拉　在这个村子里，我是一个数一数二的演奏大风琴的好手。我的职责是教夫人学琴，教女佣人唱歌，还教侍从卫士弹曼多琳，在您高兴的时候，我的天职是按您的需求在客人面前弹弹吉他，活跃气氛。

格力普·索莱士　（走到伯爵跟前）您如果高兴的话，大人呀，那就让我跑一趟吧！

伯爵　你是干什么的？你的名字叫什么？

格力普·索莱士　我那仁慈大人呀，我的名字是格力普·索莱士，我是一个牧羊人，今天是我们的教会节日，有人让我来

这里放烟火。我们这里的那些个别极凶恶的家伙和经常好打买卖官司的穷鬼他们在哪里，我是最清楚不过的。

伯爵　你这么见义勇为，我非常欣赏。那你就去吧。（指着巴斯拉）你陪同他一同去，在路上可以弹弹吉他，唱唱歌，他作为我的客人，使客人高兴开心可是你的职责呀。

格力普·索莱士　（高兴地）唉呀！我成了他的客人……

（苏姗纳做手势让他安静，并朝伯爵夫人指了指）

巴斯拉　（惊讶）要我随同格力普·索莱士前去，还要弹着……

伯爵　去吧，你的职责不就是这样嘛。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将把你赶走。（下场）

第二十三场

除伯爵一人下场外，上一场其它人员同上场

巴斯拉　（自言自语）啊，我是不会自讨苦吃去和铁罐子碰撞的，我只是想……

费加罗　你是个瓦罐子呀[1]。

巴斯拉　（旁白）他们的婚礼我决不去加以援助的，该考虑的倒是我和马斯琳的婚事，怎样才能稳妥进行呢？（看着费加罗）一定要信任我，在我回来以前，你不要决定什么事。（走到舞台后边拿起沙发上的吉他琴）

费加罗　（追随着他）你走吧，决定什么？用不着你操心；如果你永远回不来……你这样子可不像要唱歌，你让我来先起个头吧。……算了吧，快放开你的歌喉，高高兴兴地为我的未婚妻唱个“哆啦咪”吧！

（他一边跳着舞向后退着，一边唱着后面的“塞克底尔曲”，

---

[1] 参见拉封丹的寓言诗第五部第二篇，叙述瓦罐子和铁罐子同行，因车子摇动使之相撞，结果瓦罐子坏了，铁罐子无所损伤。

巴斯拉为他伴奏，大家跟随着他下场去）

"塞克底尔曲"[1]

万贯财宝我不要，
苏松才是我的最爱，
她又聪明啊又贤淑。
松松松，
松松松，
松松松，
松松松。

因而，我的灵魂一直为她那妩媚左右着呀。
松松松，
松松松，
松松松，
松松松。
歌声越来越远，一直悄无声息。

第二十四场

苏姗纳，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在靠背椅上坐着）苏姗纳，你知道吗，就因为你的那位笨蛋所写的纸条，使我们大惊一场。

苏姗纳　唉呀！夫人，您是不知道当我从梳妆室出来时，您的脸色是怎样的变幻莫测，先是突然变得阴郁难看，那简直乌云遮脸，可一刹那又云过天晴了，您的脸色逐渐变得绯红、绯红。

① 塞克底尔曲：西班牙的一种三拍子的歌曲。

伯爵夫人　后来他真是从那个窗户上跳出去的？

苏姗纳　一点不错。你知道他多么的惹人喜爱呀，只见他从容地、轻飘飘地……简直像一只小蜜蜂在飞翔。

伯爵夫人　唉！那个该下地狱的园丁，一切事情都让他搅得乱七八糟……闹得我晕头转向。

苏姗纳　哦！夫人，此时我的感觉正好与您不同。在我看来，我倒觉得由于你们上等社会的度日习俗，致使贵族太太们遇事那么不慌不忙，镇静自若地撒谎，而且撒得滴水不漏，让其他人一点都察觉不到！手段真是高明啊！

伯爵夫人　你认为伯爵能相信我们吗？如果薛利伯在府里什么地方被他遇见的话，他肯定不会放过他！

苏姗纳　我去告诉他们帮忙掩饰，他一定会被藏得严严的……

伯爵夫人　你心里清楚吧，刚才的事情闹过后，他绝对不能在这里啦，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假冒你去花园了。

苏姗纳　夫人，我也是绝对不能去的呀！这该怎么办呀，看来我的婚姻又……

伯爵夫人　（站起身来）等一下……你是不能去的，我们也不用让其他人假冒前去啦！干脆我替你吧！你看怎么样？

苏姗纳　夫人，您怎么能去呢？

伯爵夫人　这样，就不用再让别人去涉险了……在那关口，伯爵他想不承认也不行了……上次是处罚他的嫉恨，这次说明他不忠于我！这样不就是……成功了吗？刚才那件事危险地过关，让我的胆子更大啦！再冒一次险我也有勇气了。你尽快想办法告诉他，说你准备赴约前去花园。可是你要更加小心，千万不能叫什么人……

苏姗纳　那么，费加罗怎么办呢？

伯爵夫人　不，不用管他，他肯定会来帮忙的……你去取来我的手杖和天鹅绒面罩吧，我要在凉台那儿呆会儿认认真真地思考一下。

（苏姗纳去了梳妆室。）

第二十五场

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自言自语）我想的这个小办法，可真是太刺激了，（转过身去）呀，丝绸带子！我怎么把你给忘了！好惹人喜爱的丝绸带子呀！（把它从靠背椅上拿起卷好了）你可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再离我而去啦……看见你，我就会想起那一件事，想起那一个让人心疼的孩子的……唉呀，伯爵呀，您是在干什么？我呢，现在我干的又是什么事呀？

第二十六场

伯爵夫人，苏姗纳（伯爵夫人悄悄地将丝绸带子藏入怀里。）

苏姗纳　您的手杖和面罩，我给您拿来了。

伯爵夫人　你可要牢记，我可是不允许你把这件事告诉费加罗的！

苏姗纳　（高兴地）您的办法真妙呀！夫人，我刚才考虑了一下。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把所有的事都联系在一块，把所有的事都告一段落，使所有的事都靠在一起了。这样一来，不论再有什么意外发生，我的婚姻肯定会更稳妥了。（她在夫人的手上亲吻了一下，他们下场去了）

有一些仆人，在休息时摆设成法庭的样子。他们抬两张有靠背的长椅子，准备让给律师坐。长椅被放在舞台两边，后面留有一个宽大的通道。靠着舞台中央的后边，一个有两个阶梯的座台摆放在那儿，伯爵的沙发椅则放在座台上面，斜放在舞台前面的是书记员的桌子和板凳。在伯爵的座台两旁

放着比力多阿生和其它法官的座位。

第 三 幕

舞台布景:摆设成法庭模样的房间,设在伯爵府里的一间被叫做“御殿”的大客厅里,有一个华盖饰在旁边,一张国王的照片在它下面挂着。

第 一 场

伯爵,贝德莱尔(脚蹬长靴,身穿短褂,拿着一个密封的文件袋)

伯爵　(急忙地)你听清楚我所说的了吗?
贝德莱尔　大人,我听清楚了。(下场去)

第 二 场

伯爵(独自一人,大声地喊)

伯爵　贝德莱尔!

第 三 场

伯爵,贝德莱尔(上场来)

贝德莱尔　大人? 有何吩咐?
伯爵　你没有被谁瞅见吧?
贝德莱尔　没一个人看见我。

伯爵　您[1] 启程吧，骑那一匹非洲马。

贝德莱尔　可以，我马上骑着那匹马就走！那匹马已让我拴在菜园的铁栅栏处，马鞍也已弄好了。

伯爵　你去塞卫拉，可要鼓足劲，一口气跑到那里呀！

贝德莱尔　那应很容易，距塞卫拉的路程才三里远，非常好走。

伯爵　您到那儿后，立即查问侍从卫士去了没有！

贝德莱尔　您说的是去县衙门查问吗？

伯爵　是的，更重要的还要查问一下他到那里多长时间啦。

贝德莱尔　我知道了。

伯爵　到那后，你赶快交给他委任状，然后马上回来。

贝德莱尔　如果他不在那里，怎么办？

伯爵　那就需要您更快地回来告诉我。快去吧！

第 四 场

伯爵（边走边思考）

伯爵　（自言自语）我为什么调走巴斯拉呢？真是太傻了！……怒火一上来一无所用。——那么纸条是他递给我的，并告诉我说有人意欲对伯爵夫人做……让我快些去。……可是我到了那里，屋里边只有一个使女……我的夫人恐慌得要死，但是看不出是真恐慌还是假装的恐慌。说是有人跳窗户跑了吧！可是这事又有人主动承认了……很可能他说他是跳窗户逃跑的那个人是个谎言……我手里反而抓不到线索了。这中间有些事弄不明白……这种样子的人和我的那些农奴们的大胆胡闹，是否有关连呢？我的夫人是怎么回事呢？真会有人胆大妄为，敢出这些坏点子吗？……我的脑子是在什么时候迷糊了？说实话，思路再好的想法，在你气得

[1] 此场中，伯爵与贝德尔莱交谈一会用“你”，一会用“您”，显得心乱如麻。

头昏脑胀时，也会胡闹得如做梦那样！——她逍遥自乐，看她是那样地止不了的快乐，压不住的畅快！——她是那样的追求自尊，但是她对我的名誉……却给忘得干干净净！另外我的那些事呢？这个狡诈的苏姗纳呀，她会将我的秘密给说出去吗？……我的这个秘密呀，在他还不知晓之前……我这样子满脑子乱七八糟干什么？对这个念头，我已经多次下决心消除掉了……所有这些想不到的情况，都是我不能果断决定造成的！如果我的心里为了获得她没有什么矛盾的话，我渴望得到她的那种想法，很可能就不会太大了——已经这么长时间啦，为什么费加罗这家伙还没有过来呀！见了他，首先我应该旁敲侧击地测一测他的思想动向，（费加罗出现在舞台后面，止步不动）然后在与他交谈过程中，用迂回战术，摸一摸，试一试；我已经爱上了苏姗纳，他究竟知不知道这件事。

第 五 场

伯爵，费加罗

费加罗　（自言自语）应该我们在一起啦。

伯爵　……倘若从苏姗纳那里，他已了解一点风声……

费加罗　（自言自语）我以前就预料到会是这样的。

伯爵　……我干脆安排那个上了年纪的成他的妻子算了。

费加罗　（自言自语）让我去娶巴斯拉先生的情人？

伯爵　……那个年轻的嘛！就只有看我的手段啦！

费加罗　（自言自语）唉呀！我的老婆，不敢烦您操心。

伯爵　（转过身看着费加罗）你说什么？怎么啦！

费加罗　（走上前）没有什么！我是来侍候您的呀！

伯爵　你嘴里在说什么？

费加罗　我什么都没说呀！

伯爵　（看着费加罗）你不是说“我的老婆，不敢烦您操心”吗？

费加罗　那是……我与别人交谈时末尾的答语：“你快去通知我的老婆，不好意思烦您操心”。

伯爵　（走来走去）“他的老婆”！……我问你，我让人喊你来的，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

费加罗　（装着收拾衣服的样子）我是为了换衣服误了这么长时间呢！因为我掉在花池里，把衣服都弄得脏兮兮的了。

伯爵　换衣服一个钟头了，能用这么长时间吗？

费加罗　不费时间是不行的呀！

伯爵　你这个仆人……比主人穿衣服都费时间！

费加罗　那是因为我们一个人穿，没有仆人在旁边打点啊！

伯爵　……我还是不理解，刚才你往下跳，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无缘无故地去涉险……

费加罗　涉险？你说得不错，我好像从人间落入地狱一样，眼睁睁地落入火窟之中……

伯爵　你这个刁钻的奴才！你不要再以假话来哄骗我了。你很清楚，我不是想要知道你冒险的情况，而是想要知道你冒险的目的。

费加罗　您怒气冲天地前往夫人那儿，就因为那张纸条上写的假情况，您就如同摩罗纳山的湍流，不顾一切吞噬万物。您必须要找到您要找的那个男人，找不到他您就誓不罢休，而且要打坏门，拆破墙！在您愤怒之极时，我正好在那里，真害怕您会……

伯爵　（插话）若逃跑的话，那你可以选择楼梯那儿呀。

费加罗　您就可以在通道里把我逮住！

伯爵　（气愤地）在通道里？（自语）我可不能发脾气，否则我要了解的事全都泡汤了。

费加罗　（自语）您就来吧，我一定时刻准备着与您好好地较量一下的。

伯爵　（缓慢地）好啦，我说的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原来是想……让你随我去伦敦，担任做送文件的信差，这是我原来的想法……现在，经过再三思考……

费加罗　大人呀，看来您取消原来的想法啦？

伯爵　我认为，你不懂英文，这是第一。

费加罗　我会 God－dam。[1]

伯爵　我不懂。

费加罗　我是说，我会 God－dam。

伯爵　你说什么呀？

费加罗　英文这语言是蛮漂亮的。不用会太多就可以走四方啦。有了这句 God－dam，走在英国的所有地方，要什么有什么的。——到了一家酒店，您要吃肥鸡的话，你向服务员打个手势（比划着烧烤鸡的样子），说一句“God－dam！”一块咸牛肉而不是面包就会被呈上来。真美呀！若是您有兴致品尝一下高级葡萄酒或淡颜色的红酒时，只需这样子一比划（作开瓶子的样子）“God－dam！”一杯满满的向外流着酒的泡沫、用真锡酒杯盛着的好啤酒又端上来了。好爽呀！如果有那么一位妖艳的女人，两眼含情脉脉，走起路来扭着屁股，迈着碎步，双手放在身后，被您遇上时，您只要把双手闭拢放在嘴上，乐滋滋地说“God－dam！”她一定会将一个够劲儿的耳光赐给您的。显然对您所说的她都明白了。英国人就是这样，说的话是这一句，那一句的，再加上其他一些词语。从他们的谈话，可以看出“God－dam”一定是英文的基础。大人呀，您把我留在西班牙是没有道理的……

伯爵　（自言自语）看来，苏姗纳没有对他透露什么风声，他还是愿意在伦敦走一圈的呀！

---

[1] God－dam，在法国是最流行的英国词；十五世纪，英国人被法国人称为 God－dam。

费加罗　（自言自语）他仍然认为我未知一点风声。我要按他说的回击他一下。

伯爵　伯爵夫人，她为什么要戏弄我呢？

费加罗　老天爷呀，您应该比我更明白的，大人。

伯爵　方方面面，我都为她预先考虑过了，并且还把许多东西都送给她啦。

费加罗　尽管您买礼物送给她，可是您却背叛了她。比如我们所急切需要的东西被一个人给抢走了，那么即便他再送给我们更多的其他东西，对他我们心中也是不会充满感谢之情的！

伯爵　……过去您对我什么事都说。

费加罗　现在我对您也未曾隐瞒过什么。

伯爵　伯爵夫人贿赂了你多少钱？你竟站在她的那边了。

费加罗　我帮您由医生那里抢夫人出来时，您何曾赏我一个铜钱？大人呀，我们可不能污蔑一个有恩于我们的人，那样子会逼他背叛的。

伯爵　每逢做什么事为什么你的态度老爱不明朗呢？

费加罗　您总是找我的不是，结果我无论怎样您都不相信啦。

伯爵　你的名声早已扫地了呀！

费加罗　实际上我的名誉可没那样糟糕呀！像我所说之言，很多贵族都不会说呢。

伯爵　你倒有幸走上运气好的路，光我都看见了很多次，可是你都是不能顺着它一直走下去。

费加罗　那是没有法子的事呀！人多得人山人海，都想往前跑，只好是你挤我，我又挤你的，谁也不相让，有本事的人才能往前跑到目的地，其余的有摔跟头的，有被踏坏的。就这回事。我怎么办呢？身处其中的我还是选择退出的明智。

伯爵　放着好事不干啦？（自语）他脑中又玩什么花招了。

费加罗　（自语）这会儿又该轮到我啦！（大声）大人，栽培我做府

里的门房，那是看得起我。就此而言，我的运气的确不错。说实话，我要是不做信差，不来回传递特快文件、轶闻消息呀，我的老婆就可陪同我到安达卢西那样安静的地方居住，就可享受生活的快活呢？

伯爵　她可以与你同去伦敦的呀？这不是无人妨碍的吗？

费加罗　那样子，我才得经常离开她呢！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新婚美景就会被我全部给忘记啦。

伯爵　你只要下定决心，凭着满腹才华，你总会等到被提拔到部里的那个时机呀！

费加罗　被提拔的才华吗？大人呀，我的才能太低了，您是看不上的。我即使没有本事，也不要紧，会爬就行，会爬就能得到想要的地位。

伯爵　……政治嘛，你只用跟着我学学就行了。

费加罗　政治？我会，不用学。

伯爵　水平如你说的英文那样？God—dam，英文的一词通！

费加罗　对呀！这可不是说大话。所有的政治都是这样的。你知道时，要说不知道；不知道时要假装无所不知。你听到什么啦，可要说从未耳闻。特别是在你只有一点才干时，你得装成才华横溢的样子；本没一点秘密可谈，你却要像一直隐藏着很大秘密那样。你闭门在家时，要打着写文章的旗号；你头脑里原来空而无物，但外表看起来你仍然要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明明是在应付差事，却还要大讲这件事非常重要。不要管是与不是，硬要伪装成高层次的负责人，安插间谍，收买敌探，暗拆封印，私阅信函，这就是政治，如果有所不对之处，我情愿去死。

伯爵　哟，你这个定论是针对阴谋讲的。

费加罗　我说这是政治，您说这是阴谋，我都认可。反正我认为政治和阴谋好似孪生姐妹般臭味相投。哪个想要玩政治那就让他去吧！我还是选择像帝王之歌所说的那样：“我的女

朋友仍是我的最爱，哈哈！”[①]

伯爵　（自言自语）看来留下才是他所想的。我知道了……苏姗纳已经背叛了我。

费加罗　（自言自语）以牙还牙，我也要把他欺骗一下。

伯爵　你是说，你还是想要在你和马斯琳的官司中胜诉？

费加罗　对于我们的妙龄少女，大人您可以随便抱走，而我对一个老姑娘的拒绝，反而犯了罪吗？

伯爵　（讥笑）法庭公堂之上，法官是只记着法律，不会以自己来衡量的。

费加罗　你说的法律，实际就是严惩小人物，宽待大人物……

伯爵　你可不要认为我这是在跟你闹着玩呀！

费加罗　大人，您知道吗？那一句意大利成语说得不错："时间是君子呀，时间的话是永远出自肺腑之中的老实话。"哪一个对我是好，哪一个对我是坏，时间一定会让我明白的。

伯爵　（自语）我知道他对什么都一清二楚了。我一定要使那个管家婆嫁给他不可。

费加罗　（自语）什么被他发现了呢？他和我一直这样捉迷藏！到底要发现什么？

第 六 场

伯爵，一个仆人，费加罗

① 《帝王之歌》引自莫里哀的《恨世者》第一幕第二场。
如果国王奖赏我，
他的城市——巴黎。
让我抛开对
我女朋友的爱恋。
我会对国王亨利表白，
"我不要您的巴黎！
我的女朋友仍是我的最爱，哈哈！
我的女朋友仍是我的最爱。"

仆人　（向伯爵报告）唐基斯曼·比力多阿生到。

伯爵　是比力多阿生来了？

费加罗　那还用问吗！肯定是那一位，法院的首席代理、常任法官，您的陪审员[1]呀！

伯爵　让他稍候。（仆人下场）

第七场

伯爵，费加罗

费加罗　（看了伯爵片刻，想了想）……大人还有什么安排吗？

伯爵　（恢复原样）我吗？……我的安排，是要打扫一下这间大厅。准备开庭审判。

费加罗　那！还缺什么吗？您坐的沙发椅有啦！供陪审员坐的椅子放好啦！书记员的板凳，律师的两张长凳都齐啦，地板上面是上等社会的人要站的，贱民们是在后面站的。我现在就打发擦地板的人快些离开。（下场去）

第八场

伯爵

伯爵　（自言自语）刚才这个家伙让我尴尬极了！我和他在言语交锋中，让他出尽了风头，一会他用话紧逼你，一会他又用言语拦截你……唉呀！你们这些个男女骗子们！你们研究了办法才来糊弄我的！我答应可以让你们以情人或朋友任何形式相处，甚至高兴干啥就干啥。然而老天爷也知晓，就是你们想要作夫妻……

---

①　比力多阿生：安达卢西省司法区的首席代理、常任法官，经常替伯爵执行司法权。伯爵审案时，比力多阿生往往出席做陪审，向伯爵提供咨询。

第九场

苏姗纳，伯爵

苏姗纳　（喘息着）……大人呀，大人……请您不要生气啦！

伯爵　（不愉快）姑娘，你有何贵干吗？

苏姗纳　我看见您还在气头上呢？

伯爵　看样子，你是想要请求些什么的？

苏姗纳　（害怕地）夫人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来这里，想借用一下您的那瓶药水，夫人用过后，我会尽快给您送来的。

伯爵　（把药水递给她）夫人用过后，你就留下吧，不用还我啦！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用上它的。

苏姗纳　夫人犯的病，那可是深闺秀楼里的女人才会有的病。我这样地位的女人是不会得那种病的呀！

伯爵　你们这些情有独钟的女人，一旦失去了你的未婚……

苏姗纳　我要还马斯琳的账，请您把许给我的结婚费拿来吧……

伯爵　你的结婚费，我许诺过吗？

苏姗纳　（两眼向下）大人呀，我记得您是亲口对我说过的。

伯爵　对呀，可是前提您必须对我的话言听计从……

苏姗纳　（两眼向下）那还用说嘛！听大人的话是我的职责呀！

伯爵　这话你为什么不早给我说呢？好黑心的女人呀！

苏姗纳　您嫌我的实话说得太迟了吗？

伯爵　在天黑时，你还去花园吗？

苏姗纳　每天黄昏我都去那里走一走的呀！

伯爵　你今天早晨为什么对我那样子呀！

苏姗纳　今天早晨……在沙发后面躲着侍从卫士呀！

伯爵　你说的有道理，侍从卫士我怎么给忘了呢。可是在巴斯拉为我……你为什么一口回绝了呢？

苏姗纳　要巴斯拉……您认为需要吗？

伯爵　又是她说的有道理。但是你会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说给费加罗呀！这是我所担心的。

苏姗纳　大人呀，我除了他不该知道的，其他所有的事情我都对他说，不对吗？

伯爵　（笑啦）哈哈，你没拒绝我，亲爱的。就这样讲好了，你可不能不去呀！我的心肝宝贝，你如果失约的话，我就不会给你结婚费，你也不要想着结婚啦！

苏姗纳　（施礼）不让结婚？您还有什么贵族的权利呢！大人。

伯爵　（自语）她是从哪里学来这句哲理的？我真的爱她都快要到发疯的地步了！（大声）你去吧！夫人还等着这瓶……

苏姗纳　（笑着递还给他瓶子）我是找个借口，才可以和您说会话的呀！

伯爵　（前去拥抱他）我的宝贝儿！

苏姗纳　（躲开）那边有人来了。

伯爵　（自语）她已经属于我的了。（急急忙忙下场去）

苏姗纳　我得快些去告诉夫人呀！

第十场

苏姗纳，费加罗

费加罗　苏姗纳呀！苏姗纳！你从大人那儿跑着离开，是要去什么地方呀？

苏姗纳　我给你说，你的那场官司已经胜诉了。这会儿你还去法庭打你的官司去呀！（急促下场）

费加罗　（随着她下场）你说什么呀！……苏姗纳。

第十一场

伯爵

伯爵　（自言自语）“你的那场官司已经胜诉了。”——我还是中了你们的计谋啦！我决心要想办法报复你们这两个坏家伙的。……对他们我绝对要给予一个合适的、公平的判决！……如果那管家婆的钱能被他偿还清……哼！看他怎样去还！……如果他真的能偿还……我还有一个安东尼奥呢！他可是一个自认为了不起的莽汉。他是绝对看不起费加罗的，更不会甘心自己的外甥女被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娶走。我就借着他的这邪门秉性……何乐而不为呢？……我要在广大园地里尽我所能地设下计谋，需要什么就培育什么，就是一个爱面子的笨蛋，我也要用心培养。（喊）安东尼……（见马斯琳等人来了，赶忙下场去了）

第十二场

巴尔多洛，马斯琳，比力多阿生

马斯琳　（看着比力多阿生）法官大人，让我说一下案情吧。
比力多阿生　（身穿法官服，口吃地）那好，你就……口……口头说说吧。
巴尔多洛　涉及一个婚约的问题。
马斯琳　另外还牵涉到债务的情况呢。
比力多阿生　我知——知道啦，有证据吗？
马斯琳　没有。法官大人，证据是没有的呀。
比力多阿生　我知——知道。你欠人家的钱吗？
马斯琳　没有。法官大人，他欠了我的钱呀！

比力多阿生　我知——知道。你是想——想把钱要回来吗？

马斯琳　不是，法官大人。我要让他向我求婚。

比力多阿生　啊，我知——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他愿……愿意向你求婚吗？

马斯琳　他不愿意呀，法官大人。为了这个，我才要和他打官司的！

比力多阿生　你说我不知——知道为什么要打官司吗？

马斯琳　不是呀，法官大人。（看着巴尔多洛）我们这是身处何处呀？（看着比力多阿生）你说什么！我们的官司，是由您来审判的？

比力多阿生　这个位子是——是我用钱买——买来的。不干这事，你让我干什么？

马斯琳　（感叹地）唉，卖官的坏处你知道多大呀！

比力多阿生　那就别卖，最——最好是白送给我们。对了，哪一个是你要告——告的？

第十三场

巴尔多洛，马斯琳，比力多阿生，费加罗（费加罗两手互相搓着上场）

马斯琳　（手指向费加罗）法官大人，他是个没有信义的小人，我就是告他的！

费加罗　（高兴地看看马斯琳）很可能是我对你的事有影响吧。——顾问老爷，呆会儿我们的大人就到。

比力多阿生　这——这个年轻人，我好——好像在哪里与你照过面。

费加罗　在塞卫拉，您的夫人家里，我还在夫人身边伺候过呢，顾问老爷。

比力多阿生　那——那是什——么时候？

费加罗　大概是在您的儿子出生前，有一年多的时候。您的儿子真好看。我一直都在为他而高兴。

比力多阿生　对啦，我的儿子是——是最好看的一个。在这里有人说你——你只干坏事？

费加罗　老爷，您才是我的好大人。他们说那都是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呀。

巴尔多洛　唉呀，我好可怜的笨蛋！你不是还有一个婚约吗？

费加罗　顾问老爷……

比力多阿生　你可看见我——我的那一位精干的小秘书了吗？

费加罗　就是那个人称两只手的书记员吧！

比力多阿生　对，对呀。他这个两只手的名字，就是因为他——他好两头吃。[1]

费加罗　两头吃？他还要大口吞的。对啦，我曾亲眼见他要什么副本费、补充副本费，哪样都收费，简直已习惯成自然啦。

比力多阿生　那可——可是规定呀，不执——执行那是不成的。

费加罗　那是呀，顾问老爷。规定那只是审判庭里的东西。但案件只涉及双方当事人而已，这都最明白不过了。

比力多阿生　你这个年——年轻人，可不——不像我第一印象时所认为的那样笨呀。好啦，你能——能知道好多事情，你的案子，我——我们就要多照料一下啦。

费加罗　顾问老爷，尽管您这个司法官来审判我们的案子，但我坚信，您一定会公平、正确、无私的审判。

比力多阿生　嘿？……对啦，我是——是司法官。听说你欠别人的钱啦，可是你——你又不愿意向人家偿还，那是为——为什么？

费加罗　顾问老爷，您该很清楚的，照您说的那样，说明我根本都不欠别人钱呀。

---

① 两头吃，指在双方那里都拍马屁、都获利的意思。

比力多阿生　那是事——事实——啊，他说——说了些什么东西呀？

第十四场

巴尔多洛，马斯琳，伯爵，比力多阿生，费加罗，法庭兵丁一人

法庭兵丁　（在伯爵前走着大喊）喂！先生们！先生们！老爷大驾光临了。

伯爵　比力多阿生法官，今天您也穿着官服呀！这只是一件家庭事务，穿便服就行了。

比力多阿生　您——您这样子可以呀。大人哪，但是我不——不穿官服，那可不行。这是规——规定呀！您是知道的，规——规定！穿便服的法官会被人当做笑柄的，可是他们看——看到穿官服的审判官，就会吓——吓得浑身颤抖。规——规定呀，规——规定！

伯爵　（面对兵丁）宣布开始审判。

法庭兵丁　（前去开门，尖声大喊）审判开始！

第十五场

上一场的人员，安东尼奥，府里的仆人，男女乡下人（穿着节日盛装），伯爵（在大沙发椅上坐），比力多阿生（在伯爵旁边椅上坐），书记员（在桌子后板凳上坐），法官们，律师们（在长凳上坐），马斯琳（在巴尔多洛旁边坐），费加罗（在另张长凳上坐），乡下人和仆人（在后面站着）

比力多阿生　（对着书记员）两只手，你当众读——读一下案件情况。

两只手　（大声宣读）“富裕、尊贵、特别富裕、更加尊贵的唐彼得·乔治，地方上的贵族，高山、傲山和其它山区的男爵，提出起诉年轻的戏剧作家阿龙左·卡拉得隆。”案件的情况是，因为一部喜剧没有成功，原告和被告都不承认这是他们自己写的。

伯爵　原告、被告都是有理由的。该案件取消。以后让他们在一块创作另外的剧本时，必须是贵族规划剧，年轻剧作家动手创作，这样一来，这部戏剧肯定会得到上流社会的欣赏。

两只手　（宣读另一案）“乡下农民安得垒·培特卢启奥起诉省里的税收员。”案件情况是乱征收苛捐杂税。

伯爵　超越了我的管辖领域，这个案子我无法审问。但是我会尽力保护我的臣民，并在国王那里帮他们说些好话。算了吧！

两只手　（把第三张拿起来，巴尔多洛和费加罗都站了起来）“巴尔伯·阿加尔·拉阿伯·马得伦拉·尼哥尔·马斯琳·德·卫尔达尔妇人，（马斯琳站起，施礼）起诉费加罗……”费加罗的官名没有写上。

费加罗　我的官名字为逸名。

比力多阿生　逸——逸名！这是——是个神的名字吗？

费加罗　我的神就是这个名字呀。

两只手　“控告逸名·费加罗。”你是干什么的。

费加罗　我是个贵族。

伯爵　你怎么是个贵族呢？（两只手记录在案）

费加罗　老天爷要是允许，说不准我还是一位王爷的儿子呢。

伯爵　（面对书记员）往下读吧！

法庭兵丁　（尖声喊道）安静一下，先生们！

两只手　（读下去）“……案情是德·卫尔达尔反对费加罗的婚礼，原告辩护是巴尔多洛医生。费加罗则请求自我辩护，法庭不能答应，因为本辖区的习惯规定是不可以的。”

费加罗　两只手书记员，很多时候习惯是不对的。有文化教养的

当事人，比某些律师对自己的事情知道得更透彻。那个律师，表面上看着竭尽全力，实际中看不中用。他们有时大声叫喊，好似什么都知道，但到真事上就都不知道了。他们这些人，能让当事人家破人亡，能让旁听的人心烦意乱，能让老爷贵族们昏昏入睡，而他们自己什么都不在意。他们这些人中，能写一点《缪累那辩护书》[①] 的，那可不得了啦，见人就大吹大擂，不可一世。可是我呢，法官老爷，我能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却费不了多少话……

两只手　你又不是原告，哪有那么多的废话呀！我对你说，你只是有权利答辩。巴尔多洛医生，你来前面一下，念一念字据吧。

费加罗　对，对呀，拿出证据来。

巴尔多洛　（把眼镜戴上）这都一五一十地写在字据上。

比力多阿生　那——那也需要念一下。

两只手　静一下，先生们，安静！

法庭兵丁　（尖声大喊）安静！

巴尔多洛　（念）"字据：我在清泉府里，收到马斯琳·德·卫尔达尔女士两千个花纹清楚的比亚斯特[②]。只要她要求还款时，我就在府里如数归还她所借之款，并向她求婚，以表示谢意。立据人费加罗，签字。"我的诉讼目的：归还借款，执行许诺，负担诉讼费。（辩论开始）法官大老爷……在法庭审理的所有案件中，没有比这个案件更有趣味的啦。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和达雷斯特仙女同意结婚……

伯爵　（插话）律师，在你开始辩论之前，我先问一下。被告，这字据的有效性你们有异议吗？

比力多阿生　（看着费加罗）你对原告出具的证据，有没——没

---

① 《缪累那辩护书》：一篇辩护词，由古罗马的著名雄辩家西塞罗所写的。

② 比亚斯特：西班牙币制名称，以花纹精细来区别真伪。

有不——不同的看法？

费加罗　法官老爷子，我认为，他在念证据的时候，做了手脚，有些地方是故意念错或省略内容，还是没看清楚，我记得证据上未曾写过："如数归还她借款，并向她求婚。"原文应该是："如数归还她借款或向她求婚。"一字之错，那可是天渊之别。

伯爵　再看一下，字据上是并啊还是或呀？

巴尔多洛　这上面写的是"并"。

费加罗　不对，那上面是"或"字。

比力多阿生　两——两只手呀，你亲自——自念一念。

两只手　（手拿证据）让我念，这办法最好啦，可以避免双方谁念谁都故意改变原意。（念）……德·卫尔达尔女士……只要她提出……就在府里如数归还她借款……并……或……"这个字看不太清……字那里有块黑墨印……

比力多阿生　黑……黑墨印！我知——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巴尔多洛　（争辩）我始终认为是并列连词"并"字，它在句中起着连接互为有关的部分。"如数归还她借款并向她求婚。"

费加罗　（争辩）我始终认为是让步连词"或"字。用来对或字前、后两部分加以区别。"如数归还她借款或向她求婚。"这就是对付那些个书呆子的办法。他想用拉丁文，就让他用拉丁文发言吧。我是要用希腊文[①] 说话的人。我比他说得更爽利，更干脆。

伯爵　这个问题该怎样决断呢？

巴尔多洛　法官老爷！我们是要解决问题的，不是来争论这一个字的。我同意就按他说的是个"或"字吧！

费加罗　那就恳请法官大人按"或"字定下来吧！

巴尔多洛　我们原告也无异议。被告的责任是不会因为一个

---

① 说希腊文的人比说拉丁文的人要有实力。

"或"字就逃脱了的。我们按这个字是"或"字,来商讨一下它的意思吧。你们看有一撇在这个"或"字上面[1],这表示"在那儿"的意思。这样原文就应理解为:(念道)"……我就在府里如数归还她借款,在那儿向她求婚。"法官老爷!就如:"你在床上让人为你放血;还在那儿躺着喘气"一样,在那儿就是说"在床上"。又如"他吃了两粒大黄丸,在里面掺上些乌梅,"这句话中的"在里面",就是掺在大黄丸里面。按此推断,法官老爷,"在那儿向她求婚",换句话就是"在府里如数归还她借款,在府里向她求婚……"

费加罗　错了,错得离谱!那一句话在字据里应该理解为"病要害死你,或者医生要害死你";或者医生,这是显而易见的。再举一个例子:"让人喜欢的剧本你不能创作,要不然一些坏蛋将要找你的事。"这句中的要不然,是不用说就很明了的。"坏蛋或者傻子"在例子中是施动名词。巴尔多洛老头子,你认为我全部抛掉了法文句法了吗?照着这样子去推的话:"在府里如数归还她借款"这句话后面的一撇应该是个逗号呢,或者"向她求婚……"

巴尔多洛　(快言快语)字据里哪有逗号?

费加罗　(快言快语)肯定是有逗号的。法官老爷!怎么后面也应该有逗号的,否则我就向她求婚。

巴尔多洛　(又看了看字据)法官老爷!这里哪儿会有逗号呀。

费加罗　(快言快语)法官老爷,原来可是有逗号在那上面的。另外,哪儿有男的娶女的做妻子,都成一家人啦,男的还用向女的还债的?

巴尔多洛　(快言快语)男的娶女的,债是要偿还的,结婚后的男女财产还应各是各的吧。我们婚后就是这样。

---

[1] 法文的"或"(ou)字上有一撇即成为 où,就可解释为"在那儿",这正是巴尔多洛借此发挥之处,而费加罗认为是原字本义。

费加罗　（快言快语）我们可不一样。用结婚来还债，结了婚，还不了债时，夫妻两人一直分居。

（法官们同时起立，互相低语交流看法。）

巴尔多洛　他的还债方式真滑稽呀！

两只手　静一下，先生们，安静！不要说话啦！

法庭兵丁　（尖叫地高喊）安静！不准说话！

巴尔多洛　他这个骗人的家伙，用结婚来抵债。

费加罗　你是为你自己的案子做辩护的吗？律师！

巴尔多洛　我是在为这位女士辩护的。

费加罗　你胡言乱语下去是可以的，可是你可不能再次侮辱别人人格。法庭答应让第三者到庭，是怕当事人不理智。一个心平气静的辩护人要想成为高傲自大的特权者，而不给他处罚，这可不是法庭允许的！这样子可就玷污了法庭那极为神圣的尊严啦！

（法官们继续在小声交换着想法）

安东尼奥　（对着马斯琳，手指法官们）他们还要谈论些什么呢？

马斯琳　看来我的官司要败诉啦！因为大法官受了贿赂，同时大法官还收买了别人。

巴尔多洛　（小声沉闷地）我担心会败诉。

费加罗　（高兴地）马斯琳，你的勇气呢，快拿出些来！

两只手　（站起，面对马斯琳）唉呀，真是太不应该了！为了维护法庭的尊严我要揭发你，恳请先解决这件事情，对于其他的案子以后再加以审问。

伯爵　（坐下来）不啦！书记员，关系到我个人的事，我是不要做什么处置的。面对他人诽谤一个西班牙大法官不能因之就血涌上头的，这种攻击可能在亚洲法庭才有效！法官有差错的情况不可避免，我们可先置之不理。眼下，我要更正一种错误，对你们我要解释一下我判决的根据。法律的敌人是法官不去说明根据！原告有权利要求，是让还钱还是要和他结

婚，不能一下提出两种条件，否则那是不在情理。

两只手　先生们，不要说话啦！

法庭兵丁　（用尖声喊）静一静！

伯爵　被告的意见是什么？若是他想向她求婚的话，我们就批准他。

费加罗　（兴奋地）我的官司赢了！

伯爵　根据字据上写的："只要她要求还款时，就在府里如数归还她借款，或者向她求婚等等。"现在法庭判决如下：被告应将原告两千块比亚斯特还清，要不然，今日必须向她求婚。（起立）

费加罗　（惊奇地）我的官司竟败诉。

安东尼奥　（高兴地）法庭判得太公正了啊！

费加罗　有什么公正可言呀？

安东尼奥　因为我的外甥女婿你是做不成了。谢谢大人！

法庭兵丁　（尖声高喊）退庭啦！先生们，退庭！（全体下场）

安东尼奥　我去告诉我的外甥女，让她知道这里的全部过程。（下场去）

第十六场

伯爵（踱来踱去），马斯琳，巴尔多洛，费加罗，比力多阿生

马斯琳　（坐下来）唉！我总算可以松一口气啦！

费加罗　我呀，我就要给气死了。

伯爵　（自语）我可算报仇了，心里稍好受些了。

费加罗　（自语）阻止马斯琳结婚，这可是巴斯拉原来说好的。他回来后我看怎么收拾？（对正外出的伯爵）大人呀！您就这样子走了呀？

伯爵　应该判的所有案子，我们都判过了。不走还干什么？

费加罗　（对着比力多阿生）好您一个自认为了不起的胖子顾问

……

比力多阿生　你说我——我自认为了不起——了不起的胖子！

费加罗　除了您还有谁。我说什么也不要向她求婚的。从前我还是一个贵族呢。（伯爵停住脚步）

巴尔多洛　你不向她求婚是办不到的。

费加罗　那也得经过我尊父尊母同意！

巴尔多洛　你的父母，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快告诉我们。

费加罗　你们得给我点时间，好让我去见他们。光找他们我已花费了十五年啦。

巴尔多洛　不要瞎吹了。看来你是一个被拾来的孩子呀！

费加罗　我是拾来的吗？医生，说不定是被人偷来的。

伯爵　（走回场）什么拾的，偷的？有证据吗？胡说八道，我们可没有侮辱你。

费加罗　大人呀，有能证明我是高贵的身份的，当时我身边有饰着花边的小衣服，绣着花的小毯子，金制的饰品。如果您们还不相信。我爹娘是有心计的，专门在我身上作了特殊烙印，以显示我是他们的宝贝儿子，你们看看，象形文字就刻在我胳膊上……

马斯琳　（兴奋地站起来）是不是你的右臂上刻着一把瓦刀的图形。

费加罗　对此怎么你一清二楚呢？

马斯琳　我的天呀！真是他呀！

费加罗　没有错，我就是我吗！

巴尔多洛　（对马斯琳）他是谁呀？是我们的……

马斯琳　（兴奋万分）我们的爱玛汝拉。

巴尔多洛　（对着费加罗）你是怎么被人劫走的呀？

费加罗　（激愤地）当时，我被带到一个大户人家那儿。医生，你这位好心人呀，请您把我送回我尊贵的家里吧，他随便要什么都没说的，我的家庭很富有，你就是需要成堆的金子，我

的那有名望的爹娘，也是不会皱眉的。

巴尔多洛　(手指马斯琳)你娘就是她。

费加罗　……我的乳娘吗？

巴尔多洛　不对，她是你的亲生母亲啊！

伯爵　她是他亲生母亲？！

费加罗　请你给我好好说一下。

马斯琳　(手指巴尔多洛)你爹就是他。

费加罗　(苦闷烦恼)唉呀呀！这下子可害惨我了。

马斯琳　你的天性难道没多次暗示过你，他是你爹吗？

费加罗　没有的，什么时候都没有。

伯爵　(自语)她是他亲生母亲。

比力多阿生　这下子真相大白了。他——他是不可能向她求婚的。

〔巴尔多洛[1]　我也不会与她结婚的。

马斯琳　你说什么？你也不会与我结婚？你说吧，你的儿子如何处理？你曾经在我面前海誓山盟……

巴尔多洛　当时的我好像是神智失常了吧！像如此许久以前的老黄历，如果都得兑现的话，我应该与很多女人都结为夫妻的。

比力多阿生　看——看事情，都不要——要太较真了，过于抠死理，那——那谁还娶谁呢？

巴尔多洛　大家都知道过去的差错！想一想，青春呀，真是太值得悲叹啦！

马斯琳　(越说越激愤)值得悲叹，太值得悲叹啦，你知道吗？更加让人悲叹的是让你想像不到的！过去的差错，我不能不承认，今天的事，更明白地证实了这一点。看来我那三十多年

① 自括号之内数段对白，曾在巴黎公演时被演员删略，后来博马舍印剧本时依旧增添进去，因为这里所涉及的妇女问题是他所关心的问题。

安分守己的生活，也不能赎去我的过错。我呀，我可是生来就想守贤守贞的。起初我头脑理性尚存之际，我还是个知书达礼、贤淑聪明的女子。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需要，好多梦幻的到来，加上自己生活贫困，没有经验，周围又都是引诱我们的男人，一个女孩子能固守得了吗？包括在这里厉声审判我们的这些男人，他们一生中毁坏了多少个可怜的女子。

费加罗　看来，这是一个法则，自己越是有罪，越是不肯宽容别人。

马斯琳　（激愤地）你们这些男人，还不仅仅是背信弃义呢！你们还对那些让你们发泄性欲的工具，成为你们的牺牲品的女人，给予轻视的态度，并加之以极大的欺辱。我们这些女人，年轻时的过错不在我们，应该是你们，你们这些个男人，包括你们这些个法官，真正要惩罚的对象该是你们自己。你们这些法官，有权利对我们指手画脚，你们好威风，好神气，可正是你们令人厌恶的疏忽，使你们把女人所有的谋生门路都给堵死了。对那些玩弄过的女性，你们没有留下任何一种职业。妇女们原来有一项从事妇女妆饰品的工作，这应该是她们的一种生来的权利，而现在千千万万的男工把这个行当挤得满满的。

费加罗　（恼怒）更可恨的是，他们让士兵去刺绣！

马斯琳　（高兴地）即便在上层社会，妇女们所受到的重视，也只是玩笑似的，表面上对我们态度尊敬加以欺哄，实际上我们却被当做奴隶。涉及财产我们只会被按未成年人对待，一旦出差错，却又按成年人对我们进行处罚！唉呀呀！不说了，反正你们对付我们的行为，从任何方面看，都让我们体会到的不是恐怖，就是卑微！

费加罗　她说得在理！

伯爵　（自语）她说得太在理了。

比力多阿生　我的老——老天爷呀！她说——说得还真有点道理。

马斯琳　可是，我的儿子，话又说回来了，对于一个不公平人的回绝，在我们来看，是无关紧要的。不要看重你的出身门第，重要的是对你的未来洞察一番。对于每一个人，这一点都极为关键。几个月之后，你的未婚妻就可以自由了。她肯定是会跟随你的，这点我敢打保票。你将会在娇妻和慈母那争先恐后的关爱之间过日子的。你要宽待她们，自己则要欢乐。我的儿呀，今后你都要和气、诚实、高兴、善良对待所有的人。如果能这样，娘的心就算知足了。

费加罗　妈妈呀，你放心吧，我绝对听你的话，你的话就是金玉良言。你看看，我简直白痴一个！在漫无边际的岁月之河里，几万万年以来地球一直旋转着，这一逝不复归的微乎其微的三十年我有幸也得到了。可是我却一直在自找烦恼，想弄清楚我是谁生的，哪一个在担忧，哪一个就应受罪。争过来，吵过去，等于是在不断地给自己找苦恼，这哪里像是过日子。我真好像是一匹马在拉逆水船，船虽停止不前，但还得用劲拉着，即便是站着不动时，也还是不能歇息片刻。以后我算清楚了。〕

伯爵　这些个厌烦的事情，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比力多阿生　（面对费加罗）你说你出身贵族，那么你的官府在哪里？没有吧！原来你是在欺——欺骗法庭的！

费加罗　法庭！就是在这个法庭上，让我为了那一百元的银币，差一点要我把这位揍死，而他竟是我父亲。先生！此后，又是法庭，差一点逼我做了一件更加荒唐的事情。总算是我在老天爷帮助之下从危险地方脱身出来，从而保全了我的名声，请求我的爹爹你应该原谅我，而我的娘呢，你应该把我抱住……把你那慈母的爱全部释放出来，把我抱在怀中吧！（马斯琳跑向他，把他的脖子搂住）

第十七场

巴尔多洛，费加罗，马斯琳，比力多阿生，苏姗纳，安东尼奥，伯爵

苏姗纳　（拿着钱袋跑着上场）等一会儿，大人呀，可不能听任他们结婚，我这里有太太给我的结婚费，我可以替费加罗把这位太太的钱偿还清的。

伯爵　（自言自语）看来她们像是一个鼻孔出气似的，她的主人也是鬼迷心窍了……

第十八场

巴尔多洛，安东尼奥，苏姗纳，费加罗，马斯琳，比力多阿生

安东尼奥　（看着费加罗和他妈拥抱，对苏姗纳）你快看看吧！他的债你还要替他还呢！

苏姗纳　（转过身）走吧！舅父，我已经看过了。

费加罗　（抓住她）不对，请你们不要走！什么你已经看过了？

苏姗纳　我看到了你的卑劣，看到了我的盲目。

费加罗　你说的句句都错了！

苏姗纳　（好生气）不对吗？我看见了你情愿娶她为妻呢！原来你们的感情是这么样的深。

费加罗　（兴奋地）我确实跟她好，可是我们是绝对不会结婚的。（苏姗纳要走，费加罗把她拉住）

苏姗纳　（打他一个耳光）你还有胆子拽我吗？该死的东西。

费加罗　（当着全场的人）你们看看，爱情就是这样吗？（对着苏姗纳）我诚恳地向你请求，认真地看看这位亲爱的女人吧，趁着你还没有离开之前。

苏姗纳　我一直在看着她的。

费加罗　你认为她……

苏姗纳　不怎么样，简直是丑得让人害怕。

费加罗　这就是嫉妒，嫉妒可是货真价实不容讨价还价的，我要大声呼喊，“嫉妒万岁！”

马斯琳　（伸开双臂）我亲爱的苏姗纳，快来和你的娘拥抱一下吧！这个捣蛋的小家伙，他是我的儿子呀！

苏姗纳　（来到马斯琳前）你真是他的娘呀！（互相拥抱在一起）

安东尼奥　这就是眼前发生的一切吗？

费加罗　……这我也是才得知的。

马斯琳　（高兴地）不对，我的心很早很早就想着他的，只不过是错打主意了。血肉之亲使我的心一直在呼唤着他。

费加罗　可是我是怎么样的呢？以前我一直是在排斥你的，我的娘啊！看来是理智驱使我这样办的呀！因为我确实不是嫌弃你，那是我的本能使我头脑理智。这些钱能够说明……

马斯琳　（把字据交给他）这张字据给你，把它收起来，这算是娘送你的结婚礼啦。

苏姗纳　（扔给他钱袋）这个也给你，一块拿走吧！

费加罗　谢谢，那就谢谢啦！

马斯琳　（高兴）以前，我的命非常苦，差一点成为下场最惨的妇人。现在我成了最幸福的一位母亲！我的两个孩子们，和我拥抱吧！我的所有情感将都释放给你们。你们就是我的希望。以后快活的时机就多得是，只要我能想到的。对你们我一片真诚的关爱呀！我的孩子们！

费加罗　（心有所感而情绪激荡地）不要再讲了，我亲爱的妈妈，快不要讲了！你乐意看我这快乐的眼泪，像开闸之水一样，涌出眼眶吗？我可是自小到大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过的。你看看我的眼泪已经从手指间流了下来。这几乎使我羞得无脸见人，不过，都怨我太糊涂了，这又有什么呢？（他把双手

摊开让她瞧）我真是太傻了，还想控制泪腺呢？管什么羞不羞的。现在我是既高兴又难过，不知想笑还是想哭。反正，今后我决不会再体会这样的独特的感受啦。（热烈拥抱母亲，同时又热烈拥抱苏姗纳）①

马斯琳　我的孩子呀！

苏姗纳　我痴爱着的人哪！

比力多阿生　（掏出手巾拭泪）这样看来，我——我岂不也成了个傻——傻子啦？

费加罗　（高兴地）悲愤伤感呀，如今我要向你宣战！即便你有胆量，敢在我最喜爱的两个女人中报复报复我吗？

安东尼奥　（朝向费加罗）请你不要再说什么花言巧语了。谈及男娶女嫁，在家庭里首先长辈完婚，而后才能轮到孩子结婚，这个风俗你明白吗？这么一来，你的爹妈是否已拜堂成亲，手拉手地结为夫妻了？

巴尔多洛　手拉手？我的手宁愿被砍下来，也决不和这个怪物的母亲拉在一块儿去拜堂成亲！

安东尼奥　（朝向巴尔多洛）这么说，你这个父亲宁肯如此凶残地对待孩子了，这与一般后娘有何两样？（朝向费加罗）若这话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的风流小子，你还有什么话可狡辩的！

苏姗纳　哦！舅父……

安东尼奥　我决不会允许我的外甥女被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人娶走。

比力多阿生　真——真是糊涂得要命！这决不可——可能的。一个人总——总是被一个人生下的，那——那么这个人就是那一个人的孩子吧。

安东尼奥　哈哈——苏姗纳，他是永远得不到手的。（下台）

---

① 巴尔多洛、苏姗纳、费加罗、马斯琳、比力多阿生。——作者注。

第十九场

巴尔多洛，苏姗纳，费加罗，马斯琳，比力多阿生

巴尔多洛　（朝向费加罗）唉！你现在只好随便找一个人做你养父，好了。（欲下）

马斯琳　（急忙跑过去，紧紧搂住巴尔多洛的腰，把他拽回来）医生，止步，您先不要走。

费加罗　（旁白）唉！我瞧我这段惨兮兮的婚姻遭致所有安达卢西的白痴的反对啦。

苏姗纳　（朝巴尔多洛）我尊敬的好爸爸，您的儿子确实是他呀。

马斯琳　（朝向巴尔多洛）聪慧、有能力、潇洒英俊。①

费加罗　（朝向巴尔多洛）一分钱也没向你要过。

巴尔多洛　我那一百块银币不是被你骗到手的钱吗？

马斯琳　（劝他）爸爸！我们一定会把您侍奉得好得不能再好啦。

苏姗纳　（劝他）我会十分地爱戴您，亲爱的爸爸！

巴尔多洛　（十分激动地）爸爸，爸爸，好爸爸，亲爱的爸爸！简直把我叫得迷三倒四的，弄得我比这位先生还昏头胀脑的，我。（指比力多阿生）我简直如同任人玩弄的小孩子。（马斯琳和苏姗纳把他抱住）啊！不，我没有许诺你们什么呀！（转过身）老爷，您去哪儿呀？

费加罗　快，快，我们得把他找到。这最后的一句话，我们必须从他口里逼出来。要是他耍滑头硬不讲，我们只好白费功夫重新开始了。

全体　快，快呀！（巴尔多洛被他们拉出去）

---

① 苏姗纳、巴尔多洛、马斯琳、费加罗、比力多阿生。——作者注。

第二十场

比力多阿生

比力多阿生　（自言自语）比——比这位先生还昏头胀脑，这——这样的话自己倒可说给自己听，可是……在——在这法庭之地，他——他们没有一点礼貌与原则。（下场）

第 四 幕

舞台布景：一间漂亮的房屋，室内有点燃着的大红蜡烛台，还饰有挂灯、鲜花、花叶、彩绳，这一切的布置全是按照婚嫁仪式装饰的。一些文具在台前右边的那张桌子上放着，一张沙发椅则放在桌子后面。

第 一 场

费加罗，苏姗纳

费加罗　（苏姗纳的腰被他用手搂着）亲爱的，这样，你该心满意足了吧？就靠她的花言巧语，能言善辩的口舌，医生就被我妈劝动了心。虽然他不太高兴，但和她结婚这件事，他到底有了许诺。你舅舅那么脾气倔强最后也只好同意了。此事最为生气的只有大人一个人了，那就是我们二老婚姻的代价却成全了我们的婚约。这么两全其美的结局，你应该高兴才是呀！

苏姗纳　比这更新奇古怪的事儿这世上可还有吗？

费加罗　恰当地说，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说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原来我们只希望得到大人的一份结婚费，而现在竟得到了两份，又不是他勉强拿出来的。你一直被一个势力强大的情敌追缠着，而我又被一厉害的女人摧残着！这一切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颠倒了个，她变成了一位世上少有的好母亲。我昨天仍如同一个被人遗弃于世的苦孩子，可现在我又有了爹和妈，虽然我父母的地位不能给我带来我所想像的那么大的荣耀，真是这样，但这已经使我们够心满意足了。有钱人家爱面子、虚荣心，与我们是不沾边的。

苏姗纳　亲爱的，可是，以前你的设想和我们所希望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实现一件呀！

费加罗　我的爱，我们大家所要办的事还不如由命运安排的好。世上就是这个理：我们一方在忙忙碌碌地设想、安排我们的事情，而完成它却由命运这一方去支配。不管那妄图霸占世界而贪婪的恶霸，还是在狗的带领下，不介世事的瞪眼瞎，这些高深莫测的变化同样都逃不脱命运安排的。而且，单靠狗带路的瞎子比由好多人侍候的瞎子走起路来往往更好些，他对世事的看法，也就少一些偏差。——至于这个被大家称为爱神的瞎子……（她的腰又被他亲切地搂住）

苏姗纳　啊！只有这件事使我感到特别有意思。

费加罗　那么请同意我，用我一颗真诚的心，当做爱神的引路狗，使他在你那动人的门前止步，让我们厮守一辈子好吗？

苏姗纳　（幸福地笑）你与爱神？

费加罗　对，我与爱神。

苏姗纳　你不会改变主意再找别人吧？

费加罗　如果在别的什么地方你把我捉住，我情愿让世界上所有的风流才子……

苏姗纳　你太言过其词了。难道这都是你的真心话？

费加罗　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再真实不过了！

苏姗纳　呸，不老实的家伙，一个人难道实话也分等的吗？

费加罗　噢！当然有。我们应该察觉到，随着时光推移，以前那些胡说八道的疯话因时间的延长就成了什么哲理名言，往日那些让人听了嗤之以鼻的拙劣谎言，也因沉淀久了就荣升为大大的真理，这么以来，实话就无以数计了。我们对有些实话虽心知肚明，但没胆量到处讲，那是因为有些实话是不可以说出来的。我们对有些实话兴师动众地下大力气去宣传推广，但对这些实话的真实性并没有多大信任度，所以有些实话是不能让人依赖的。什么激情的誓言啦，对孩子母亲所说的恐吓之词啦，醉鬼嘴中的咒骂啦，地位显赫之人的许诺啦，商人最低的标价出售啦；这一切的一切说也说不完，但我只坚信一句实话，那就是我对苏松的情爱是坚定不移的。

苏姗纳　我看得出你高兴得简直到了发疯的地步，显然，你沉浸于幸福之中，很是乐观，当然你的快活使我由衷地高兴。好了，让我们好好想想如何处理伯爵约会的事吧。

费加罗　不，不必说，我们永世不要谈到它好吗？正是因为它，我差点失去我爱的苏姗纳。

苏姗纳　这个约会你不同意吗？

费加罗　苏松，要是你真心爱我，就听我的话：叫他空等一场。这惩罚对他来说是有之无过的。

苏姗纳　这个约会是以前我所答应下来的，的确让人不舒服活受洋罪，现在我不去赴约好了，也不会再遇上难堪的事了。以后不要再说它了。

费加罗　这是你的真心话？

苏姗纳　我有啥说啥，实话实说，与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不同。

费加罗　那么，你爱不爱我？

苏姗纳　我非常爱你。

费加罗　这还不够。

苏姗纳　为什么?

费加罗　你知道吗,爱情这东西,就是超越极限的爱也是不过分的。

苏姗纳　你这种拐弯的话实在让我费解。我只知道丈夫是我惟一爱的人。

费加罗　如果你信守诺言的话,与众多女子相比,你就是一个特殊的女人了。

(欲抱她)

第 二 场

费加罗,苏姗纳,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哦! 我说得一点也不错。他们无论身处何方,都会呆在一起的,我相信这个结论是对的。好了,费加罗,你现在就想捷足先登偷偷摸摸地和她幽会,就不怕影响了你的未来,你的婚姻和你自己吗? 他们等你都等得不耐烦了,去吧。

费加罗　对不起,夫人,我真的把自己要干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我迟到的原因一定给他们讲清楚。(欲带苏姗纳走)

伯爵夫人　(拦住了苏姗纳)让她呆会儿再去找你。

第 三 场

苏姗纳,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我们俩人替换的衣服你预备好了吗?

苏姗纳　算了吧,夫人。撤销约会了。

伯爵夫人　咦! 难道你又变卦了?

苏姗纳　不,是费加罗让我撤销约会的。

伯爵夫人　怎么,你在骗我?

苏姗纳　不，仁慈的上帝！

伯爵夫人　费加罗决不是一个不假思索、草率放弃自己追求的人。

苏姗纳　夫人，您认为这事究竟是什么？

伯爵夫人　在我看来是对伯爵的要求你已经应许了，于是你后悔了，你后悔向我泄露他的计划。你这人，现在我才认清了你了解了你。你走！离我远远的。（欲下）

苏姗纳　（急忙下跪）夫人，我以上天的名义发誓！您这么说，使我备受痛楚与折磨，您知道吗？您向来都是那么仁慈，那么疼爱，以礼待我，您还将一份结婚礼送给我……

伯爵夫人　（把她拉起来）唉……你该叫我说什么好呢？亲爱的孩子，到花园去赴约，只是我替你前去，又非你赴约。你既帮我把我丈夫对我的心收回来，同时你又不失信于你的丈夫。

苏姗纳　您刚才那样对我，好让我难过呀！

伯爵夫人　唉！我这个人说的话太不知轻重了。（苏姗纳的前额被她亲了一下）您在什么地方约会？

苏姗纳　（亲她的手）不知道，不过当时听他说好像是花园两个字。

伯爵夫人　（用手指指桌子）用笔写下，我们订一个地点给他。

苏姗纳　怎么，写信给他？

伯爵夫人　必须如此行动。

苏姗纳　夫人！您起码是……

伯爵夫人　一切全由我来承担责任。（苏姗纳坐下，伯爵夫人附耳口授）“新歌曲……在今夜，美景如画的良辰，大栗树下……在今夜，美景如画的良辰……”

苏姗纳　（手拿笔记录着）“大栗树下……”是底下吧？

伯爵夫人　这你都害怕他弄不清意思吗？

苏姗纳　（重念一遍）没有错的地方。（她折好信）这个信口怎么封？

伯爵夫人　快用一个别针封住口好了。让他以别针作为答复的标志。并写几个字在信的反面:“归还我封口的漆印。”

苏姗纳　(边笑边写)啊!漆印……夫人,那委任状上的漆印可比不上这个漆印好玩呀!

伯爵夫人　(充满辛酸地回忆)啊!

苏姗纳　(翻着身上)我身上找不到别针!

伯爵夫人　(把自己的袍子解开)给这一个。(她衣服里掉出了侍从卫士的丝带)啊! 我的丝带!

苏姗纳　(从地上把丝带捡起)这东西是那个小流氓的! 您的心怎么这么狠……

伯爵夫人　难道让他的胳臂被丝带缠着都让大家看到不成? 如果那样,可就有意思了! 拿来,给我吧!

苏姗纳　夫人,那个年轻人的血染了这条丝带,不要用这条丝带了。

伯爵夫人　(要回丝带)这是考虑到方斯特……回来第一束鲜花是她献给我的……

第 四 场

一位年轻牧女,薛利伯(女孩子装束),方斯特和许多装束相同的女孩子(人手一束花),伯爵夫人,苏姗纳

方斯特　夫人,这些镇里的小女孩,她们都来献花给您。

伯爵夫人　(赶快把丝带塞到怀里)这些天真活泼的孩子,多么让人喜欢。漂亮的孩子们,真对不起,你们这些人我还认不过来呢。(手指薛利伯)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她有点害羞怕人的样子多么让人喜爱。

牧女　夫人,她是我的表妹,是来参加婚礼的。

伯爵夫人　她多漂亮。这么多花,我真的无法全收下来,对外来的客人让我们理应招待一下吧,(她从薛利伯手中接过花,

同时在她的前额上吻了一下)她的脸色突然变得绯红。(又对苏姗纳)你看,苏松……你觉不觉得她与那一个人同出一个模子?

苏姗纳　果真如此,简直分不出来。

薛利伯　(旁白,手放在心口)啊!这个吻,简直让我的心都碎了。

第 五 场

女孩子们,薛利伯(夹在她们之中),方斯特,安东尼奥,伯爵,伯爵夫人,苏姗纳

安东尼奥　大人,我——我对您说,她们当中一定有他。他在我女儿的屋里被这些孩子打扮过。在那儿还留有他的衣服。您看,这军帽就是他的,他藏到包袱里被我翻出来了。(走上前,挨个查看着这些女孩子,突然他把薛利伯认了出来,伸手把他头上的女帽摘掉,他头梳着的假发随即掉落下来,又把军帽戴在他头上,说)哟! 我的上帝呀! 怎么是我们那位军官呢!

伯爵夫人　(往后退)哦! 老天呀!

苏姗纳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小坏蛋!

安东尼奥　当时还在楼上时,我就对您说他……

伯爵　(大怒)夫人,你怎么解释?

伯爵夫人　让我如何辩解呢?伯爵!刚才你已经看到了,这对我来说,更为意外,我比您还吃惊十分呢!起码,我们俩心里都一样的不痛快。

伯爵　你说的不错,不过刚才,就说今天早上是怎么回事?

伯爵夫人　是的,我再不告诉您实情,我就对不起您了。今天一早他就在我屋里出现了。最初我们准备刚才孩子们玩的这场游戏。我们正在给他化装时,突然您现身了。您刚来到就不分青红皂白大发雷霆激动万分! 吓得我惶惶不安不知所

措，而他呢怕得要死，就急忙藏了起来。这些事情都是在恐怖气氛中才出现的。

伯爵　（怒气冲冲地对薛利伯说）你怎么还不滚走？

薛利伯　（用手一下子摘下帽子）老爷……

伯爵　你还不听命令，难道让我治你的罪不成？

方斯特　（不假考虑地）哦！老爷，让我说给您听吧。您一定记得一清二楚，每次我被您搂在怀中的时候您总会说："亲爱的方斯特，我的小心肝，只要你爱我，你的一切要求我会完完全全地满足你。"

伯爵　（脸忽的绯红）我！这话我什么时候说过？

方斯特　是的，老爷。对薛利伯，您不要处罪他了。把他赏赐给我，让我们俩结婚，对您，我会热烈地全心爱戴的。

伯爵　（旁白）侍从卫士竟把这个小坏蛋迷昏了头脑了！

伯爵夫人　好了，伯爵，你这会儿也该说说了！正像我所说的那样，这位小姑娘说的话，也同样坦诚幼稚，那么就说明了两种事实：如果您担心我什么，我的确不是有意的；至于您，却利用您的权势、地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造成了我思想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忧虑；现在看来我这种痛苦和忧虑不是捕风捉影。

安东尼奥　老爷，这样的人会是您吗？（向伯爵夫人）若是这样，您放心，我一定像惩罚她已经死去的娘那样帮您向她问罪的，她娘是死于……倒不是事情本身造成的，而是，这些，夫人你最明白，那是因为女孩们成人之后……

伯爵　（十分尴尬，旁白）怎么，你们合起来跟我过不去，简直是遇到鬼怪了。

第 六 场

小姑娘们，薛利伯，安东尼奥，费加罗，伯爵，伯爵夫人，苏姗纳

费加罗　老爷，小姑娘们您若再不放行的话，这婚礼和舞会就无法如期举行了。

伯爵　你，跳舞？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你的右脚不是在今天早上从楼上摔下来时扭伤了吗？

费加罗　（晃晃腿）有点疼劲儿，不过现在好点了。这没有什么。（对一群小姑娘）走吧，姑娘们，我们走吧！

伯爵　（把他拉回来）你太幸运了，花池里的土壤倒是不太坚硬！

费加罗　的确幸运的很，要不就……

安东尼奥　（把他拉回来）同时，就因你摔下去时缩成了一团，所以……

费加罗　如果再略略机灵点，是否在半空中就停到那了？（对那些小女孩）小朋友们，你们来玩不来玩呀？

安东尼奥　（把他拉回来）是否那关口，小侍从卫士是不是已骑着马逃到了塞卫拉了？

费加罗　骑马逃跑，说不准是一步一步地挪……

伯爵　（把他拉回来）他的委任状是否还在你的口袋里放着？

费加罗　（有点惊奇）那是自然啦！可，你们干吗这样一个一个的向我追问？（对那些女孩子们）走呀，都走呀，小朋友们！

安东尼奥　（薛利伯的胳臂被他抓住）有一个小女孩，她在这里，她曾说过，有个爱撒谎的人竟是我未来的外甥女婿。

费加罗　（十分吃惊）薛利伯……（旁白）这个该下地狱的小东西！

安东尼奥　你是不是真的清楚了？

费加罗　（吞吞吐吐地）我清楚了……我清楚了……嘿！他都乱扯些什么？

伯爵　（爽快地）他没有乱扯什么。他说是他跑到丁香花上面的。

费加罗　（考虑地）哦！既然他如此讲……那也就可能是他！我决不会去争辩那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伯爵　那么说，他和你……

费加罗　如果这样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的。当时那疯狂往下跳的劲儿是会互相传染的；巴汝奇的羊[1]的故事，这您还是清楚的，当您因此而十分气恼的时候，竟会有人不想冒冒险的……

伯爵　怎么？两个人一块儿跳下……

费加罗　二三十个人同时跳下也可能呀。老爷，既然没有人摔伤，那就没什么了。（对小姑娘们）喂！姑娘们还来不来呀？

伯爵　（十分生气）我们在干什么？这简直是胡闹！（军乐队奏响了乐曲）

费加罗　你们听到没有？进行曲已奏起来了。快，站好，姑娘们都站好！苏姗纳快来，快叫我挽着你。（全体跑下舞台，只剩下薛利伯一个人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

第 七 场

薛利伯、伯爵、伯爵夫人

伯爵　（眼盯着费加罗下场）这世上有谁比他胆大妄为、不可一世的？（面向侍从卫士）像你这个奸诈的小坏蛋，装什么胆小怕事羞羞答答的。马上去给我换件干净的衣服。今天夜晚，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叫我看见你。

伯爵夫人　这样他会感到没有什么意思了。

薛伯利　（脱口说出）没意思！我脸上是有福相的，就是在监狱呆上一百多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将帽子戴在头上，急冲冲地下场）

[1] 拉伯雷《巨人传》中第四部第六、七、八章，巴汝奇从羊商那儿买了一只羊，赶羊下海，羊商的其余的羊就跟着第一只羊一个一个的跳下去，全都淹死了。

第 八 场

伯爵、伯爵夫人(夫人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来回狠狠地扇着扇子。)

伯爵 这个小坏蛋脸上究竟有什么福相,让他这么高兴?

伯爵夫人 (不好意思地)那是,那……可能是他第一次戴军官帽吧,对,就是。一个小孩子家,对什么东西都觉得希奇好玩。(欲下场)

伯爵 伯爵夫人,您多陪我一会好吗?

伯爵夫人 我的身体不舒服,这您是知道的。

伯爵 为您手下的使女,就多停一会儿吧。要不,我会认为您不高兴了。

伯爵夫人 您瞧,婚礼就要拉开帷幕了,还是让我们坐下来迎接那两对新郎新娘吧。

伯爵 (旁白)婚礼!既然对婚礼我们阻止不了,就只好听之任之了。

(伯爵和伯爵夫人在厢房的一侧坐下。)

第 九 场

伴奏着“西班牙的狂欢”进行曲。

巡逻队在守猎场有秩序地站着(身挎枪支)

西班牙警察官、陪审员比利多阿生

一批乡下男人、一批乡下女人(身着节日的盛装)

两个小女孩(手捧着象征贞洁的、饰有白色羽毛的桂冠。还有两个小女孩双手捧白色的头纱)

又有两个小女孩(分别是一只手拿着手套,另只手抱着一束鲜花)。
安东尼奥(手搀苏姗纳,当她的主婚人)。
其它一些小女孩(手拿和上面一样的一顶女冠,一块头纱,一束白鲜花,这是送给马斯琳的)
费加罗(手搀马斯琳,准备将她送交大夫。在最后的行列里站着大夫,一大束鲜花放在他的一边。这些小女孩缓缓经过伯爵面前,将准备好的装饰送交苏姗纳和马斯琳的佣人)。

大厅两边分别站着两行男、女乡下人,他们随着响板有节奏的跳起西班牙“泛但果舞”[1]。而后乐队按照重调乐谱奏响音乐,安东尼奥领着苏姗纳来到伯爵面前,并让她跪下。
伯爵将头冠戴到苏姗纳的头上,替她披上头纱,当手拿的鲜花送给她时,两个小女孩一块儿唱起下面的曲词:

新娘啊,主人的慈爱与荣耀要尽情的赞唱,
歌唱你自由的权力是主人的恩赐。
他视宽厚仁德的荣誉胜于欢快的娱乐,
主人亲自将你一身清白的姑娘托付给你的丈夫!

苏姗纳跪在那儿。曲词唱到最后两句时,苏姗纳将伯爵的长袍拉了一下,高举手中的书信让伯爵瞧。然后,她那只朝向观众一边的手高高举起,慢慢地落在头上。她趁伯爵模拟为她整帽子的机会,把信呈给了伯爵。
信被伯爵悄悄地藏到了自己的怀内。这时曲词全部演唱结束了。新娘慢慢起身,面向伯爵施以大礼。
费加罗来到伯爵跟前,接受了伯爵手中的苏姗纳的爱,他们

① “泛但果舞”:就是指以吉他伴奏,二人所跳的三步舞。

俩手牵着手走到马斯琳所在的厅另一边。

此时，“泛但果舞”正跳着另一节章。伯爵来到舞台的一边，匆匆忙忙地从衣服里掏出信来欲进行观阅。同时他在掏信时装着手指被什么东西猛扎着的动作，又是摆手指，又是拿手按它，又对着它用口吸，然后，发现是别针把信封起来的，接着开始说。

伯爵　（乐队小声奏响音乐，以烘托他与费加罗俩人的交谈）女人真该下地狱，别针别得到处都是！（别针被他随手扔到地上，接着观阅信的内容，并用嘴亲它，）

费加罗　（把这举动全尽收眼底，面向他的母亲和苏姗纳）大概是哪位小女孩经过他面前时悄悄地送给他的一封求爱信。别针别在信上，他就被别针重重地扎了一下。

舞台上又跳起了舞。伯爵拿着信反过来正过去地瞧着，发现信背面有“若同意请把别针还给我”的字样。他马上在地上找呀找，后来把捡到的别针别到衣袖上。

费加罗　（面向苏姗纳和马斯琳）只要是从喜欢的人那里得到的东西都是珍贵的。你看，一个小小的别针都不肯放过。真是呆子一个！

苏姗纳和伯爵夫人都心知肚明地一笑。这时舞曲已结束，接着又奏响了重调的合唱乐。费加罗拉着马斯琳的手，缓缓地走到伯爵跟前，然后按照先前安东尼奥与苏姗纳那样向伯爵行礼。合唱曲刚一响起，伯爵把头冠拿起这一刹那间，传来下面人的急呼声，使正在进行的仪式被迫停止。

门役　（在门口大声呼叫）先生们！停下！这么多人，不要都拥进来啊！……巡逻队！巡逻队！快来！（巡逻队马上跑到门口）

伯爵　（起立）怎么回事？

门役　回大人，是巴斯拉疯疯癫癫地走呀、唱呀，被好多村民围观。

伯爵　叫他一人过来。

伯爵夫人　先生,请让我回避一下吧。

伯爵　您的好心,我会时时刻刻地都记在心里。

伯爵夫人　苏姗纳……呆会儿就过来。(旁白,面视苏姗纳)咱去换换衣服。

(与苏姗纳同时走下台)

马斯琳　这个人不到还好,来了就捣蛋。

费加罗　啊!对他那乌七八糟的想法,让我帮你说服他。

第十场

上场人物,只有伯爵夫人和苏姗纳不在,巴斯拉(吉它琴拿在手中),格力普·索莱士

巴斯拉　(手弹本剧中流行小调的曲谱,唱着走上舞台)

老实厚道,多疑的心啊,

多变的情爱一定会被你所呵斥,

你不要再有过分的怨言。

难道说多变的情爱是违法?

长着翅膀的爱神,

怎不会来回翱翔?

怎不会来回翱翔?

怎不会来回翱翔?

费加罗　(走到他跟前)是啊,由于这个原因,爱神才长有翅膀。先生,这首歌的大意你是怎样想的?

巴斯拉　(手指格力普·索莱士)为了大人的贵客,我不辞劳苦边走路边给他唱歌,让他高兴,以说明我是忠于大人的。此时,请求大人替我说句公道话,放我一马。

格力普·索莱士　瞎说什么!大人!一路上他尽唱些低级趣味、没有意义的小曲,怎能叫我高兴……

伯爵　好了，巴斯拉，有什么事吗？

巴斯拉　大人，我要与马斯琳结婚。这个权利您应该给我。我不同意……

费加罗　（走过来）先生，疯疯癫癫的人可能你很长时间没见到吧？

巴斯拉　先生，现在不就见到了吗？

费加罗　如果你把我这双眼作为镜子照，那么，你瞧瞧，它所传达的警告对你会产生什么作用。一旦你有接近这位太太的举动……

巴尔多洛　（大笑）算了！算了！不要这样，随他去讲好了。

比力多阿生　（来到他俩人当中）你们两个好朋友还要……

费加罗　谁给他做朋友？

巴斯拉　太荒唐了！

费加罗　（急急忙忙地说）是为了有些小教堂所用的那些不健康的曲词就是他写的？

巴斯拉　（张口答道）难道他没写过不上报纸正版桌面的诗呀歌的？

费加罗　（忙说）他是在小酒馆里拉提琴谋生的！

巴斯拉　（急接着说）你是小报馆里的干零活的！

费加罗　（忙说）教堂里不受欢迎的歌唱者！

巴斯拉　（急接着说）在外交界你只能来回颠颠跑跑的！

伯爵　（坐下来）你们俩真是太无聊了！

巴斯拉　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尊敬我。

费加罗　你说的不错，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

巴斯拉　见人都讲我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大傻瓜。

费加罗　你不是把我看成一个惟命是从的跟屁虫？

巴斯拉　我吗，凡是我巧妙指导过的歌唱家，哪一个不是名声在外。

费加罗　一个个丑名远扬。

巴斯拉　您听，他还胡说八道！

费加罗　这是事实呀，为什么不让我讲呢？如果你是王爷，就必须让别人吹捧你？你是个地痞流氓，再出歪点子，人家也不会为您收买帮你说瞎说，真理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你就忍受吧。你若怕我们讲真话，为什么在我们的婚礼上还来捣乱？

巴斯拉　（面向马斯琳）你对我讲过，若四年嫁不了人咱俩就结婚，这话你究竟讲过没有？

马斯琳　我曾给你讲过，还有什么其它条件没有？

巴斯拉　有，你若把你那走失的孩子找回来，并将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养，我就答应和你结婚。

全体　孩子找到了。

巴斯拉　这时又怎么样！

全体　（手指费加罗）他就是那个孩子。

巴斯拉　（害怕地向后倒退着）我是否着魔触邪了！

比力多阿生　（面对巴斯拉）瞧你的样子，你不同意跟他娘结婚了？

巴斯拉　我若被别人视为一个不讲道理的人的父亲，难道这不是世上最糟糕的事吗？

费加罗　我若被人家视为是一个黑白不分的人的儿子，那才晦气十足呢。你不要拿我取乐！

巴斯拉　（手指费加罗）因为这位先生想充当那个角色，我只好告诉大家，什么角色我都不会充当了。（匆匆下台）

第十一场

上场的人物不包括巴斯拉

巴尔多洛　（捧腹大笑）哈，哈，哈，哈！

费加罗　（高兴地蹦起来）这可好，我有妻子了！我有妻子了！

伯爵　（旁白）那我呢，我也多了个情人。（立起身）
比力多阿生　（面对马斯琳）对这事，大家太高兴了！
伯爵　快准备好那两份结婚证，我马上签字。
全体　万岁！（一起下台）
伯爵　我要休息一个小时。（欲跟人家一块下台）

第十二场

格力普·索莱士，费加罗，马斯琳，伯爵

格力普·索莱士　（面对费加罗）我呀，别人告诉我，准备在大栗树下放烟火，叫我帮帮忙。
伯爵　（转身跑过来）是哪个笨蛋这样告诉你的？
费加罗　这样安排不恰当吗？
伯爵　（情绪激奋地）太太的身体不好，她怎能到那儿瞧烟火？凉台正对着她住的房子，在那上边放不更好。
费加罗　格力普·索莱士，你听清楚没有？就在凉台上放烟火好了。
伯爵　大栗树下！好想法！（边下场边旁白）哼！他们想通过放烟火的亮光，把我们的幽会地方照得通亮，别想！

第十三场

费加罗，马斯琳

费加罗　对于他太太，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欲下）
马斯琳　（急忙把他拦住）孩子，我有几句话想告诉你。我必须对你讲明白：因为我的情绪不好，我错怪了你心爱的妻子。我一直觉得她早就同意伯爵的要求，即使巴斯拉曾给我讲过，她始终是认真地回绝他的。

费加罗　你压根儿不了解你的孩子是何种人，别认为利用女人这种有意的举动来改变我对她的爱。再奸诈的女人我都不怕，只看她有没有能力欺骗我。

马斯琳　我的孩子，你的想法是对的。只是妒忌这玩意……

费加罗　……也仅仅是对世俗不可一世，所以才会诞生的头脑不明智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一种疯颠地病态吧。嗨！母亲呀，对于这件事我是有一种哲理……始终不能改变哲理的。以后苏姗纳要是哄骗我，首次我会谅解她，但她要经常地耍手腕欺骗我，我才能……（他把身转过来，瞧见方斯特左顾右盼）

第十四场

费加罗，方斯特，马斯琳

费加罗　喂，喂，喂……我们的讲话被表妹偷偷地听到了！

方斯特　哦！不会吧。偷听别人说话是不道德的行为。

费加罗　你说得不错。可是盗听别人说话也是有好的一面，要不，有些人经常指使他人去盗听人家的悄悄话。

方斯特　我来的目的是找一个人，不知他是否在这儿。

费加罗　你这小姑娘，竟然还撒谎。那个人并不在此处，这点儿你再明白不过了。

方斯特　你指的是哪个人？

费加罗　薛利伯。

方斯特　他不是我要找的人，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在哪里。表姐苏姗纳才是我找的人。

费加罗　可是，为什么你找她呢，我的小表妹？

方斯特　因为你是我表姐的老公，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是因为……有一个别针我想退还给她。

费加罗　（情绪非常激动）什么别针！……是谁送给你的别针。调

皮鬼！你年龄不大就办这种……（他随即转换口气，以和气温柔的语气讲）你做的一切事，都办得非常出色，方斯特。无论对每个人，我的聪明、美丽的好表妹，都是那么热心肠……

方斯特　对。谁惹你生气了？我可要走了。

费加罗　（把她拉住）不要走，不要走，我是给你开玩笑的。喂，那个小别针是不是大人让你送给苏姗纳的，他手里的那封信不就是这个别针封的口吗？你瞧，我什么都清楚。

方斯特　你已经什么都清楚了，为什么还问我？

费加罗　（停了停）我在想，为什么大人要把这种事交给你，让你去办，真是不可思议。

方斯特　（幼稚地）这又有什么，就像你所讲的那样："喂，我的方斯特，去送这个别针给你美丽的表姐吧，你就说这是大栗树的标记。"

费加罗　你说什么？大……

方斯特　"……栗树。"对，对，他又交代我："要小心，你不要叫别人瞧见。"

费加罗　方斯特，对大人的话你可要听，按照大人的吩咐把这件事办好。反正无人瞧见你，你不要对苏姗纳讲什么。

方斯特　我为什么告诉她别的？我的好表姐夫，不要把我当成不懂事的孩子。（蹦蹦跳跳地下去）

第十五场

费加罗，马斯琳

费加罗　妈妈，你看！

马斯琳　我的孩子，你看！

费加罗　（胸闷得好像喘不过气来）这个事……真是有些……

马斯琳　有些！喂！有些啥意思？

费加罗　（双手放到自己的胸部）妈妈，您刚说的话真好像一块大石块压到我的胸上。

马斯琳　（露出笑容）你是一个满有理智的人，怎么像一个打足气的气球，被一个小小的别针一扎气就跑完了！

费加罗　（极其愤怒地）可是，我的妈妈，他从地上捡起来的东西就是这个别针呀……

马斯琳　（想起他讲过的话）“妒忌！哦，对于这个事，妈妈，我是有一个哲理……不可改变的哲理。以后要是苏姗纳哄骗我，被我发现，首次我会谅解她……”

费加罗　（情绪激奋地）呀，我的好妈妈！一个人想啥就说啥。让一个脑子聪明，办事稳重的法官去处理自己的案件，瞧他是怎样用法律来说清的！——我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对在大栗树下放烟火暴跳如雷啦！——至于我喜爱的姑娘用小小的别针耍耍花招，不考虑什么大栗树不大栗树，妈妈，她不会想哪儿就是哪儿的！假若我俩结了婚，对她我会理直气壮地生气，同时我也不会不负责任地将她赶走，再与别的女人结婚……

马斯琳　多好听的言论！我们总不能道听途说一些可疑的非议而抛弃一切吧？你说说看，谁可作证她哄骗的这个人是你，并非伯爵？你认真想过没有？为什么不让她把情况说明，你就断定是她的错？她到大树下去不去你清楚吗？她去那里是怎么想的你又清楚吗？你清楚她去那儿想讲什么，想干啥事吗？原以为你是个能洞察事物曲直的男子汉呢！

费加罗　（高兴地亲着妈妈的手）妈妈说的有道理；她总是常常有理！然而亲爱的妈妈，对一个人的性格可应首先加以谅解，这样就会好受些。确实，我们需要把事情弄清楚，掌握了证据，再采取行动处理她就会更好些。他们幽会的地方我知道了。我亲爱的妈妈，拜拜！

第十六场

马斯琳

马斯琳　（自言自语）拜—拜！我，我什么都清楚了。虽然他追查这事的想法被我打断了，但苏姗纳的举动我必须注意。要不，就把这事告诉她好了。她真是个楚楚动人的好姑娘呀！哦！当个人利益没有受冲击时，我们始终站在受欺侮的小的女同胞的一边，与那目中无人的、可怕的……（面露笑容）甚至不太机灵的男子对抗。（下台）

第 五 幕

舞台布景：有一个小广场坐落在花园中间，广场四周被郁郁葱葱的栗树所围绕。两间漂亮的小亭分别坐落在广场两旁。舞台后边是一块空地，在空地上呈现出不太密集的树林，绿色的草坪在它的前面。此时舞台灯光黑暗。

第 一 场

方斯特（一只手里拿有两块饼干、一个桔子，另只手提个点有蜡烛纸制的灯笼，独自一个在那儿沉思）

方斯特　（自言自语）在左边的亭子，这是他给我说的。对，对，这个就是。——到这个时候了他还没有来，如果让别人看见，我就装成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哼！府里管事的都是些坏蛋，我要两块饼干一个桔子都不给！——“小妮子，你给谁要的？”——“嘿！先生，是他，他叫我要的。”——“噢！不要

再说了，我们清楚了……”——知道了又如何？他不讨大人喜欢，就得听任他被饿死不成？——要这么丁点东西，我脸上被他们还狠狠地亲了一口！……谁晓得啥样？不知他会不会还我一个吻。（她瞧见费加罗看着她，向这边走来，大吃一惊，吓得大喊一声）呀……（她赶紧躲到左面的亭子里藏了起来。）

第 二 场

费加罗（头戴一顶软边的帽子，一件宽松的外套披在肩上），巴斯拉，安东尼奥，比力多阿生，格力普·索莱士，一伙仆人和劳作的人

费加罗　（起初独自一人）方斯特！是你吗？（这时其它一伙人也向这里走过来，他双眼死死地盯着这群人，恶狠狠地）各位先生们，你们晚上好吧！你们都来了吗？

巴斯拉　这些人都是你要求来的，他们已经到齐了。

费加罗　你们说现在有几点钟？

安东尼奥　（抬头看看天空）你看东方天空已有月亮欲出的景象。

巴尔多洛　喂！看你样子鬼鬼祟祟地，是不是要策划一项阴谋办坏事？

费加罗　（神情激动地）你们说，你们大家聚到这里，是不是因为结婚典礼而来的？

比力多阿生　是——是呀！

安东尼奥　我们准备去花园那边，等你们通知，然后一起参加你的婚礼。

费加罗　各位先生们，你们去那么远干什么？我们聚集在这些栗树下，一起祝贺我与那善良、仁德的未婚妻成婚，并恭贺我那尊贵的老爷独自享用我的未婚妻。

巴斯拉　（回想起白天发生的事）啊，对了，他在这里聚会的意思我清楚了。这是件偷偷约会的事。若我的话你们信任的话，你们赶快跟我离开这里吧。到那附近我告诉你们怎么回事。

比力多阿生　（面对费加罗）我们先走了，等会再过来。

费加罗　你们听见我的喊声就赶紧来这里，保证让你们能看到稀奇的事，若看不到，你们怎么侮辱我都行。

巴尔多洛　别忘了，稍有脑子的人可不与有身份的人交往的。

费加罗　我不会忘的。

巴尔多洛　他们都是有地位的人，我们都应伏首听命的。

费加罗　难道你忘了？他们那点聪明是不管用的。但有一点你必须牢记：一个人若被别人视为胆小怕事的人，那么，所有的流氓无赖一定都会戏弄他的。

巴尔多洛　这一点我已经丝毫不差地记在心上了。

费加罗　此外还有一点要记住，维尔达吕尔是我的名字，它这个光荣的称呼是由我娘给的。

巴尔多洛　他被鬼缠上身了。

比力多阿生　啊！鬼。

巴斯拉　（旁白）没有我的帮忙，伯爵和他的苏姗纳就安排好了一切。他们正在通奸，被事先藏起来的他当场捉住，这件事对我倒无所谓。

费加罗　（转向仆人们）我已经命令过你们这些家伙，这儿的角角落落都照得通亮。否则，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瞧你们谁的胳臂会被我揪住……（格力普·索莱士的胳臂被他抓着晃了一下）

格力普·索莱士　（哭哭啼啼地走着）天哪！天哪！这该下地狱的，太野蛮了！

巴斯拉　（边走边说）新郎倌，祝你天天快乐！（他们下场）

第三场

费加罗（在黑暗里来回走动，他好像很伤感的样子低沉地说）

费加罗　（自言自语）唉！女人！女人！女人！这个既会花言巧语，又会说谎的脆弱的女人！……世上所诞生的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在与外界交际时都会发挥自己本身的优势，难道你这种优势就是说谎骗人吗？……以前在她的主子跟前我曾真诚实意地求她，而我的哀求却被她断然地拒绝；这时，就是举行结婚典礼的时候，你向我保证了什么！那只是说说而已。……他手里拿着信边看边嘲笑着，哼！那个大滑头。那么我呢？倒是个笨头笨脑的大傻瓜……不，不行，我的伯爵大人，您是不会得到她……您决不会得到她……别因为您是高高在上，有权有势的贵族老爷。您仗着自己的权势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什么门第、钱财、高官爵位，您凭此就可以飞扬跋扈的吗？您究竟作出什么事情，享受这么高的待遇？您不过从娘胎里出来时用过力气，其它，了不起的事您有吗？况且您的所作所为够让人嗤之以鼻的了。谈到我，老天爷呀！我只好鬼混在普通老百姓中，为了生存不得不耍尽伎俩。我耍的手腕简直比一百年来征服西班牙时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您想夺我得到的东西……来人了……苏姗纳……没来人。——天黑得多么可怕，一个将要当老公的大傻瓜，在这儿要办一些不近人意的所谓丈夫的勾当。（他在凳子上坐下）为啥坎坷的命运总是降到我头上呢！不知道生我的父母是谁，后来又被坏人拐走，在那尔虞我诈、不务正业的环境里长大。我讨厌那乌七八糟的地方，想走忠诚老实、自食其力的光明大道。但是，凡是我去过的地方，总是不顺利，我学过化学、学过制药，也学过外科。后来，我勉

强当上一个兽医，也是在一个贵族的权势关照下促成的。——只因心下不忍对那些病畜百般折磨，我才想辞退此工作另寻与之截然不同的工作。于是，我全力以赴致力于戏剧领域，哪怕是绞索套上了我的脖子也绝不退缩！我急急忙忙创作了一个喜剧，内容是关于回教国家的宫廷风俗。我自以为作为一位西班牙作家，就可对穆罕默德随心所欲批判一通。谁知，一位……不知来自何国的特派大使马上起诉我，抗议我的剧本对土耳其政府、波斯、印度半岛半部、整个埃及地区、巴尔干、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连同摩洛哥等许多国家地区造成了极大的侮辱。我的喜剧就因为我眼中只字不识的穆罕默德王爷的尊严而泡汤了。我们被这些贵族批得体无完肤，还被冠上“基督教狗教徒！”——对于天才，通常是既然无法把他的价值贬得一文不值，就要用暴力扼杀他。——我瘦得颧骨都凸现了，还债的日子也逼近了。打老远我就望到头戴饰以羽毛的假发，威严的法警就要登门了。我吓得浑身哆嗦，想破脑袋来摆脱困境。何为财富？对此问题我想深入探讨个明白；既然发表言论并不需要手中必定存有什么东西，故而身无分文的我就货币的价值及其收益方面写了一篇文章。我马上被请上了囚车，载我通过一所固若金汤的堡垒[1] 门口的吊桥进入其内，所有的希望和自由[2]就在进堡垒的一刹那全被我丢弃了。（他立起身来）我多么盼望着能把那些只有王日京兆的高官俸禄中某个人，那些草菅人命的居高位的某个人揪住，一旦他马失前蹄不再骄横的时候，我打算告诉他……一部洞悉世情的作品越是被禁止发行越是价值非凡；若连评论的自由权利都被剥夺，那迎合的赞颂也将消失。这样的小作品只能把一些

---

① 堡垒：指巴黎市著名的巴士底监狱。

② 此处借用了但丁《神曲》中描写入地狱口之际的一句话：“一旦你们进入其中，所有的希望就抛弃了罢。”参见《地狱篇》第三曲。

小人物吓倒。(他又坐了下来)因为我是一个无名的吃白食的,他们也无心再喂养我,终于在某一天赶我到街头流浪。虽然从监狱中放了出来,但总不能饿着肚皮,我只好把笔重拾起来,请教于每位人,讨教可写的素材。我被告知,就是我独享那段花销最低的隐身生活时,马德里新颁布了一种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也包括新闻言论自由。如果我对当局、宗教、政治、道德、当权人物、有影响的团体、甚至是歌剧院、戏院、任何一个稍具名气的小人物等等,都避而不说的话,所创作品只要通过两三位审查员的检查,就可被自由地出版发行。对于如此可爱的自由权利,我本想如鱼得水一番,公布准备出版一个名为《废报》的定期刊物,以求避开与其他任何报业的挤轧,可谁知,乖乖儿!无数个以报业为生的可怜虫们共同向我抗议。我的刊物又夭折了,这样,我又丢了工作!——我沮丧得近乎绝望了。凑巧的是,有人还念着我,想把我推荐到一个地方工作,对此工作我也能发挥自己专长。但祸不单行的是那儿缺的是一个计算人员,可却应聘了一个舞蹈人员,我却未被委任。留给我的最后的一条出路只有骗与偷了。我在一个赌场作了老板。那时的我,嗬!日日下食堂。那些所谓"有派头的正派人"总彬彬有礼地敞开房门迎接我的光临,但四分之三的赢利在流入他们的荷包内。不管怎样,我生活条件总算因之稍有起色。我进一步领悟到,若想把钱挣到手中,人情交际最为关键,学问靠边站。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拼得死去活来,抢呀,夺的,我若执意做个正人君子,岂不只有死路一条?如此一来,我欲从这世间苦海中脱身。当我将跳水自杀、脱身世俗纠纷之际,我被我那宽仁的神唤了回来,把我唤回到我第一个职业。我把我的工具和英国皮带[①] 重新打点了一番。抛弃了那只有傻子才

① 英国皮带:理发师所用皮带,用来磨刮脸的刀。

赖以为生的所有空虚幻想，在大马路上丢掉了徒步人身上沉重的包袱——耻辱。我由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替人理发，这种生活使我快乐地活着。

在塞卫拉那个城市，我被一个贵族认了出来，他在我的帮助下喜结良缘。他能娶到老婆功劳全在我，而如今他竟用抢先与我老婆温存的方式来报答我！这正是勾心斗角的根源。一切如坠地狱，正当我娶亲的那时，我的父母却一前一后地在我面前出现。(他神情激奋地站了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地吵起来；不，是你们，还是你、他、我在吵？不，我们没有吵闹。那么，谁在吵闹呢？(随后坐下)哦！都是些莫明其妙，古里古怪的事情！这些怪事为什么都给我身上扣呢？这些不顺心的事偏偏落到我身上，而好事都跑到哪去了呢？这些事是谁栽到我头上？既然这段路是我身不由己地无意间走上来的，此后又将毫无知觉地从这段路离开。那我就竭尽全能地在这条路上播种鲜花，使心情欢娱。尽管我在说什么心情欢娱，实际上我尚不知晓这心情欢娱乃至别的什么均是我占有不了的，甚至何为我所关注的这个“我”，我也无从知晓；所谓的“我”大概是由一些奇形怪状的成份凑成的一种无固定外形的东西，也许是一个弱小的笨虫子，一个欢快的小动物，一个对快乐执着追求的少年，什么欢乐的事他都充满好奇，为了谋生他干过各行各业；时而是高人，时而是仆人，听从命运的摆布。因为贪慕虚荣我野心勃勃，因为身为贫困我早起晚归，可是，只有懒散才是……我至高的快乐！身涉利害冲突之际就摆动三寸不烂之舌，悠闲无为之际则赋几句诗词，时不时也听听音乐，疯狂起来也热恋一把。什么世面我没见过，什么事我没干过，无论什么我都经历过。于是，我的幻想破灭了，我透悟一切……透悟万物！……苏松、苏松、苏松！你把多大的痛楚转嫁到我身上呀！——有人走过来了……有人来了，关键时

刻来临了。(他退后,站在他右手第一道幕附近)

第 四 场

费加罗,伯爵夫人(身上穿着苏姗纳的衣服),苏姗纳(身上穿着伯爵夫人的衣裳),马斯琳

苏姗纳　(小声对伯爵夫人说)是的,马斯琳已经给我说了,费加罗也会来这里。

马斯琳　他来到了。说话小声点。

苏姗纳　怎么!一个偷听我们说话,又一个偷偷找我幽会。现在我们进行吧。

马斯琳　我去藏在亭子里,一字不丢的听你们说话。(她马上走进方斯特原来进去过的亭子)

第 五 场

费加罗,伯爵夫人,苏姗纳

苏姗纳　(大声)太太身上只发抖,您是不是感到冷了?

伯爵夫人　(大声)晚上空气有点阴凉,我回屋呆着了。

苏姗纳　(大声)太太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去那边树底下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伯爵夫人　(大声)你是要呼吸夜间的冷空气吧。

苏姗纳　(大声)我经常这样,已经习以为常了。

费加罗　(旁白)哦!对了,夜晚清凉!

(苏姗纳慢慢向舞台一边退去,站在费加罗正对面。)

第 六 场

费加罗,薛利伯,伯爵,伯爵夫人,苏姗纳(费加罗与苏姗纳

在每人藏身的那一边往前一点躲起来。)

薛利伯　(军官装束,轻松欢快地唱着曲子的选句上台)

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曾拥有一个教母

我要始终地尊敬于她,

伯爵夫人　(旁白)侍从卫士!

薛利伯　(停下脚步)这儿有人散步。快到我藏身的地方避一会儿,方斯特也在那儿……是女的!

伯爵夫人　(静听)啊!天哪!

薛利伯　(弯下身子,东张西望)怎么不对呀!难道是我的眼花看错了?在远处的薄幕里隐隐约约露出饰有白色羽毛的帽子,太像苏松了。

伯爵夫人　(旁白)伯爵如果来到!……

(在舞台后边露出了伯爵的身影。)

薛利伯　(走过来,伯爵夫人的手被他握住,她不让握)的确是惹人喜爱的苏姗纳姑娘。哦!我怎能看错呢?这只柔软滑润的手,她这样颤抖的模样,特别是我的心如此激烈地狂跳着!(伯爵夫人的手将要被他放到胸前,她急忙抽回了自己的手)

伯爵夫人　(小声说)滚开。

薛利伯　我在花园里只隐藏了一小会,是不是你怜悯我,故意来这里……

伯爵夫人　费加罗快来了。

伯爵夫人　(走向前,旁白)我瞧见的可不正是苏姗纳吗?

薛利伯　(面对伯爵夫人)对费加罗我并不畏惧,因为他不是你等候的人。

伯爵夫人　谁是我要等的人?

伯爵　(旁白)她和一个人在一块。

薛利伯　哄骗人的家伙，你在这里是等大人。今天清晨，我在沙发后边藏的时候，是他要求你来这里幽会的。

伯爵　（旁白愤怒地）这个该下地狱的家伙，又是侍从卫士。

费加罗　（旁白）难怪人们常说，盗听别人说话是不道德的行为。

苏姗纳　（旁白）耍滑头！

伯爵夫人　（面对侍从卫士）对不起你，快滚开吧。

薛利伯　没有得到好处，你就叫我服服帖帖地走，这我可办不到。

伯爵夫人　（战战兢兢）你，你想干啥？……

薛利伯　（极其冲动地）热烈地亲了二十下，这是送给你的，为了你我再亲一百下送给她，那俏丽的太太。

伯爵夫人　你真敢无法无天？……

薛利伯　噢！你说得不错，我就是胆大包天！在大人身旁你可以充当太太，而我呢，在你身旁我就可以充当伯爵。那个费加罗倒是背气十足。

费加罗　（旁白）真是个地痞流氓！

苏姗纳　（旁白）这个侍从卫士真是色胆冲天。

（薛利伯要亲伯爵夫人。伯爵出现他们当中，得到薛利伯响亮的一吻。）

伯爵夫人　（急走开）啊！天呀！

费加罗　（听到亲热的响声，旁白）一个让人人都爱的小女人却让我得到了！（他继续偷听下去）

薛利伯　（摸着伯爵的衣服，旁白）呀！是大人！（他慌慌张张地逃进方斯特和马斯琳藏身的小亭里。）

第 七 场

费加罗，伯爵，伯爵夫人，苏姗纳

费加罗　（走过来）我去……

伯爵　（认为是对薛利伯的讲话）你既然不接着亲下去……（认为是扇了薛利伯一个耳光）

费加罗　（刚好赶上去，被打了一耳光）啊！

伯爵　……你总是第一个得到回报。

费加罗　（旁白，揉着脸离开）盗听别人谈话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苏姗纳　（站在她那里，开怀地大笑）哈哈哈！

伯爵　（对着伯爵夫人，认为她就是苏姗纳）对这个侍从卫士，我真的不太了解！他得到的只是一个响亮的耳光，但临逃时还放声大笑。

费加罗　（旁白）被打这一耳光的若是他？……

伯爵　什么呀？我可不愿一路走下去却不……（朝向伯爵夫人）不过，这种费人思量的事，你我还是抛到一边吧。否则就太泼冷水了，把你我此时的约会的快乐劲儿都泼没了。

伯爵夫人　（装出苏姗纳的口吻）您心下盼望这种快乐吗？

伯爵　自从你那封信被巧妙地传到我手中之后，我就一直在盼望着！（把她的手抓住）你怎么浑身发抖？

伯爵夫人　我心中充满恐惧。

伯爵　那时我代你接了那个吻，可不是让你无吻可享。（在她前额吻了一下）

伯爵夫人　大胆！

费加罗　（旁白）浑蛋！

苏姗纳　（旁白）好笑！

伯爵　（把他妻子的手抓住）你的皮肤是那么滑嫩那么丰润，伯爵夫人可没这双美丽的手；这正是她的缺憾！

伯爵夫人　（旁白）哼！偏见！

伯爵　这么健美而又柔润的手臂，她有吗？这么美丽纤细而又灵活的手指，她有吗？

伯爵夫人　（装出苏姗纳的口吻）哦，可是爱情……

伯爵　爱情这东西……仅仅是幻想而已，最为实用的却是快乐。

正是快乐使我拜倒于你的罗裙之下。

伯爵夫人　那对她您已厌倦了吗？

伯爵　我对她心中是有爱恋的。不过三年以来彼此的相处使得婚姻中的两人只剩尊敬与距离了！

伯爵夫人　过去她什么让您喜爱的？

伯爵　（用手摸摸她）正是现在你身上为我所发现的那些东西，我的佳人儿……

伯爵夫人　您解讲一下嘛。

伯爵　……我对之也说不清道不明，或许在于改变，非一个模式，多少充满刺激与冒险，我也不知这种魅力是由什么促成的，或许有时只是一个拒绝，我也不知道！我们的那些太太，认为她们爱我们就代表一切。一次表白了对我们的爱，她们打这儿以后就永远爱我们……当她们对我们满心爱恋之时，她们总是一成不变地可亲、频繁而永恒的关怀殷勤，这样最终有一天，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对以前所盼望的那种幸福的渴求感已消失了……

伯爵夫人　（旁白）啊！多大的教训！

伯爵　苏松，坦白地对你说，对这个问题我曾多次地心下思量。就是因为她们忽略讲究方式，使我们的爱恋长久下去，使爱情永驻，换句话说，她们缺乏用新鲜花样再度勾起我们将她们占为己有的兴趣；这才促使我们另求它处，寻找在她们那里已消逝的快乐。

伯爵夫人　（愤恨不平）照你说的那样，她们的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

伯爵　（笑着说）男人也是有错误的！人类本性的发展不是我们所能改变的！占有女人是男人的任务，而女人的任务……

伯爵夫人　你说，我们的任务……

伯爵　……女人的任务是把男人拴在女人身边。这一点快被人们忘记啦。

伯爵夫人　什么时候我都忘不了。

伯爵　我也是不会忘记的。

费加罗　(一旁自语)我也没有忘记。

苏姗纳　我更不会忘记。

伯爵　(拉着夫人的手)这里说话回声大,我们要小声些。你不用多加考虑去想这个问题,你只需多要些小性子,那么配上爱神赐予你的长相漂亮又可爱,你这个情妇就算是最性感了。(在她的额头亲吻)亲爱的苏姗纳,卡斯提尔人说话是算数的。我说过放弃占有你这个尤物的权利,现在我就不该来享受你又送给我的欢乐情趣,为了赎回占有你的权利,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的金子。另外,我为了表达我对你的爱,对你这价值连城的好意和热情我再送给你一颗大钻石,请你把它们收下吧!

伯爵夫人　(施礼)苏姗纳,都收下它们啦!

费加罗　(旁边自语)比这更无耻的事还有吗?

苏姗纳　(旁边自语)如此一来,我们就要发大财啦。

伯爵　(旁边自语)只要她贪财,肯收下金子和钻石,这件事就成功了。

伯爵夫人　(看着舞台后面)我看到那里有些火把。

伯爵　那是为庆祝你的婚礼而预备的。咱们先让他们过去吧,走,快去那个亭子里躲一会儿好吗?

伯爵夫人　那里好黑呀!

伯爵　(轻轻拉她)黑些怕什么?我们又不是去那里读书的。

费加罗　(旁边自语)天呀,怎么样?我早就料到了。她与他一块儿进里面了。(走向前去)

伯爵　(转身,提高音调说)经过这儿的是哪一位呀?

费加罗　(气愤地)经过这儿!我是专门前来的。

伯爵　(压低音调对伯爵夫人)原来费加罗来了……(逃跑)

伯爵夫人　您等我,一块走。(向右手的亭子走了进去。伯爵则

在舞台后半部分的树林中走来走去，迷路了）

第 八 场

费加罗，苏姗纳（身处黑暗中）

费加罗　（找寻着伯爵和扮作苏姗纳的伯爵夫人的藏身之处）怎么没一点儿动静了，他们一定躲到哪儿去了。哦，我算找到了。（语调失常地）那些没头脑的笨丈夫们，只知道用钱喂养间谍，为疑团而苦恼数月，不知定论，何不学学我呢？结婚当天，我老婆就被我盯了梢，窃听她的一切。真相也就水落石出了。好极了，无所疑云了，下一步如何动手也一清二楚的。（激动地踱来踱去）幸亏对她背叛于我的事实，我并不放在心上，左右不了我什么，这次终于被我逮住了。

苏姗纳　（轻手轻脚地摸黑前进。旁白）你这心疑得真高，为此你得付出点儿代价。（模仿伯爵夫人的语调）走路的是哪一位呀？

费加罗　（摸不着头脑）“走路的是哪一位？”这岂不是存心一落地就想染瘟病找死的呀！

苏姗纳　（装出伯爵夫人的声音）天哪！费加罗，是你吧？！

费加罗　（看看她，兴奋地说）啊！是伯爵夫人！

苏姗纳　小声点说话。

费加罗　（急急忙忙地说）啊！夫人，您怎么被老天爷引到这里，这真是巧合不过了！老爷现在在哪儿您知道吗？

苏姗纳　我与那个不讲信义的家伙有什么牵连？你要给我说……

费加罗　（说话速度更快了）您再想想，我的妻子苏姗纳在哪儿，您知道吗？

苏姗纳　你不能再小声点说吗？

费加罗　（急忙快言快语地）苏松呀苏松，总认为你是个遵循妇

道的女人，现在看来你竟是假正经。这里面是他们藏身的地方，怎么样，我叫他们出来吧！

苏姗纳　（急用手捂着他的嘴，竟忘了掩饰自己的声音）不要喊。

费加罗　（旁白）呀！她原来是苏姗纳！

苏姗纳　（模仿伯爵夫人的腔调）你这样子怎么是惶惶不安、心神不定的？

费加罗　（旁白）这女人真是个奸诈滑头的家伙！她要收服我！

苏姗纳　费加罗，我们难道能不报复一下吗？

费加罗　这是您的真心话吗？

苏姗纳　女人都有这种愿望，否则就不是女人了！但你们这些男人惩罚别人的伎俩真是太多，太多了。

费加罗　（实实在在地坦诚地）太太，只有我们俩人在这里。哄骗人的手段，女人的绝招………简直比男人有过而无不及。

苏姗纳　（旁白）瞧我如何在他的脸上来个耳光！

费加罗　（旁白）这样的事倒叫人十分开心，能在举行婚礼、步入洞房前就真……

苏姗纳　可是，这种没有情感，没有目的的惩罚，这种惩罚又有什么意思呢？

费加罗　说实在话，我的爱是纯真的，它深深地埋在我心里。无论在什么地方，您是不会觉察出来的，您一定要相信我，这种挚爱只不过被尊重、仰慕的现象所覆盖罢了。

苏姗纳　（愤愤不平地）我不清楚这是否是你心里真实的想法，可我觉得你讲得有点做作。

费加罗　（呈现轻浮奔放，兴奋异常的样子，急忙跪在地上）啊！夫人，我对您的爱的确是真心实意的。你想想看，在此时、此地、此种场合下，我这样求爱，难道说还不精彩，还不令您满意吗？让这幸福的情感替代您那烦恼的心吧。

苏姗纳　（旁白）我一定狠狠地揍他一顿。

费加罗　（旁白）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厉害？

苏姗纳　可是，先生，您是否考虑过……

费加罗　考虑过，考虑过，夫人，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苏姗纳　……为什么情爱和不高兴总是……

费加罗　……快点，要不机会错过就不好办了。夫人，快，您的手。

苏姗纳　（用自己真实的腔调，与此同时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手在这里呢！

费加罗　啊！坏东西！这一耳光扇得好疼！

苏姗纳　（又扇一耳光）这一耳光扇得好疼呀！再打你一耳光怎么样？疼不疼？

费加罗　这是什么东西，真是活见鬼，今天就是专打耳光的时候吗？

苏姗纳　（讲一句，就扇一耳光）啊！“这是什么东西”，是我苏姗纳。打这一耳光是奖给你的不信任，打这几耳光是对你不老实、耍伎俩，无耻谩骂流氓痞气的奖赏。早晨你对我怎样说的，难道这就是你所说什么情呀，爱的？

费加罗　（从地上站起）圣巴巴拉！对，爱情就是这样。哦！多么让人开心，多么让人高兴呀！呼，我再幸运不过了！揍吧，打吧，狠狠地打，我最喜爱的美人，可千万不能停下来呀！当我被你打得遍体鳞伤时，苏松，你看看被他善良的妻子打成这般模样是多么让人幸运的。

苏姗纳　“最幸运的人！”你这个地痞流氓，你这低三下四，花言巧语的求爱，就是伯爵夫人也会被你欺骗的。啊！天呀！我怎么不知道。我是扮装夫人的，他就这样下流无耻地摆弄我。

费加罗　我听出是你楚楚动听的说话声，难道我还听不出来吗？

苏姗纳　（甜甜地笑）是不是你刚才就知道是我？呀！你骗我，看我如何治你！

费加罗　你已经把我痛打一顿了，还不解恨吗？唉！你们这些女

人就是贪得无厌！你给我说，原来你不是和他在一块吗？这真是上天安排，让我们俩在这里见面了。瞧你穿这身衣服，真把我搞得稀里糊涂，现在好了，真相大白，你确实是一位一身清白的好姑娘。这事是谁安排的？……

苏姗纳　噫！你主动跳进人家的圈套里还不知道？真是太幼稚了。我们原以为捉一只狐狸，结果捉着两只，这能说我们的不对？

费加罗　那只狐狸让谁捉住了？

苏姗纳　他的夫人。

费加罗　他的夫人？

苏姗纳　他的夫人。

费加罗　（手足舞蹈地）啊！该死的费加罗，你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的夫人？哦！是多么一个聪明伶俐、才智过人的女人，可是，园亭那边响亮的亲……

苏姗纳　是奉送给夫人的。

费加罗　侍从卫士亲的是谁呢？

苏姗纳　（得意地笑）当然，是奉送给老爷的。

费加罗　那么，我听见沙发后刚才有人亲嘴声，那是奉送谁的？

苏姗纳　谁也没给。

费加罗　你说的是真话？

苏姗纳　（亲切地笑）费加罗，你这个坏蛋，又想挨打了。

费加罗　（她的手被他亲着）你扇我的耳光简直像我获得了一大批财富。若是伯爵扇的耳光，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苏姗纳　算了吧，你不要太狂傲了，多点自知之明吧。

费加罗　（边讲一句话边按话意办）你说得不错，让我心服口服，好，我给你跪下了，我向你赔礼了，我给你叩头赔罪了。难道这还不行吗？

苏姗纳　（捧腹大笑）哈！哈！哈！伯爵这个大傻瓜！动用了多大的心机……

费加罗（抬起头，但仍旧跪那儿）……他为了得到妻子真诚的爱！

第 九 场

伯爵（从后面登上舞台，一直走到他右边的亭子旁），费加罗，苏姗纳

伯爵　（自言自语）怎么在树林里不见她的踪影呢？可能她到这里来了？

苏姗纳　（对着费加罗，小声地）他过来了。

伯爵　（开开亭子的门）苏松，苏松，你是不是在这里？

费加罗　（小声地）你看，他去找她了，我原想……

苏姗纳　（小声地）他还没有看清她是谁。

费加罗　我们干脆气他下地狱，行不行？（她的手被亲着）

伯爵　（把身子转过来）啊！怎么一个男人跪在我老婆的面前……呀！我的双手空空……（他急走向前去）

费加罗　（站起身来，佯装别人的腔调）请原谅我，夫人，清早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次平常的幽会却使我们俩人如胶似漆的高兴一场。

伯爵　（旁白）啊！难道是早上我在梳妆室里看到的那个人。（手拍着额头）

费加罗　（继续说）不要以为早上我们的预约被那个该死的搅乱，别认为我们的欢聚就得暂时停下来，上天自会安排，延续我们的快乐。

伯爵　（旁白）杀了他！让他下地狱！要他快快地去死，死！

费加罗　（带着苏姗纳一块来到园亭，小声地说）他不停地咒人、谩骂。（大声地）夫人，咱们快一点、热烈一点，用它来揉平我刚才从窗户上跌下来的伤痛吧！

伯爵　（旁白）哦！这一切都暴露得一览无余了。

苏姗纳　（在她左面亭子的不远处）你先看看有没有人跟在后

边。然后我们俩再轻轻地到里边去。（她的脸被费加罗吻着）

伯爵 （愤怒地喊叫）这个仇，我一定要报！（苏姗纳急忙逃进方斯特、马斯琳和薛利伯藏身的亭子里。）

第 十 场

伯爵，费加罗（费加罗的胳膊被伯爵抓住）

费加罗 （佯装非常害怕的样子）哎哟！ 原来是你？ 我的主人！

伯爵 （认出来是他）啊？ 是你，你这个强盗！ 恶魔！ 喂，快来人，快来人呀！

第十一场

贝德莱尔，伯爵，费加罗

贝德莱尔 （脚蹬皮靴）老爷，我找您找得好苦呀？

伯爵 好，你是贝德莱尔？ 怎么就你一个？

贝德莱尔 老爷，我快马加鞭从塞卫拉一直跑到这里。

伯爵 大声地喊，过来，快过来。

贝德莱尔 （放开喉咙喊叫）侍从卫士都跑到哪里了，连个影子都不见。我这儿还有文件袋呢。

伯爵 （把他推开）呸！ 你这不明事因的家伙！

贝德莱尔 老爷，不是您吩咐我急着喊的吗？

伯爵 （把费加罗紧紧抓住）我要你喊人。——喂！快来人呀！我叫你们听见没有？ 你们马上到这里来。

贝德莱尔 老爷，我和费加罗都在这里，您还觉得不安全！ 在您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呢？

第十二场

上一场人物，比力多阿生，巴尔多洛，巴斯拉，安东尼奥，格力普·索莱士及所有参加婚礼的人手举火把跑过来。

巴尔多洛　（朝向费加罗）你刚一呼叫，你看……

伯爵　（他指了指左边的亭子）贝德莱尔，这个你给我把好。（贝德莱尔马上走到亭子的门前）

巴斯拉　（小声地对费加罗说）他和苏姗纳在一块儿时被你抓住了。

伯爵　（手指费加罗）你们这些佃农，给我把他好好地围住，不能叫他逃走，否则我要你们的命。

巴斯拉　哈哈哈！

伯爵　（疯狂地愤怒）你不要吭声。（用冷冰冰地语气对费加罗）费加罗，我"亲爱"的骑士，我提的问题你愿意回答吗？

费加罗　（平静地）呃！老爷，你提出的问题，有谁敢不让我回答呢？您自己除外，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您主宰的。

伯爵　（自制地）我自己除外？

安东尼奥　说得很正确。

伯爵　（又来了火气）不！他佯装得十分冷静，怎么！简直是落井下石？

费加罗　难道说我们都是些不明道理而被人糊里糊涂宰了的丘八吗？我嘛！就想弄清楚我为什么要气恼？

伯爵　（气急败坏地）呀！真乃气死我了！（随控制自己）装出不知详情的有正义感的样子，起码你能否做件善事，向我说出实情，被你领进这个亭子里的女人是谁？

费加罗　（不怀好意地指着另一个亭子）你问的是，谁在那个亭子里边？

伯爵　（急快地）不！在这亭子里边。

费加罗　（冷漠地）那就不同了。是一位我特别喜爱的年轻姑娘。

巴斯拉　（惊讶地）啊！

伯爵　（快语）各位先生，他说的你们都听到了吗？

巴尔多洛　（惊讶地）他说的话我们都听到了。

伯爵　（朝向费加罗）这个年轻姑娘已与一个男性有情爱你又不是不清楚？

费加罗　（冰冷地）我清楚她有一段时间被一位贵族老爷关照过。然而，可能她已经被抛到一边，也可能认为我比他人更具有吸引力，所以今天她很钟情于我，讨我欢心。

伯爵　（情绪激动地）怎么很钟情于……（马上控制自己）起码，他很天真幼稚！我敢向你们保证，我是听到他的女同谋犯讲给他同样的话。

比力多阿生　（吃惊地愣着）他——他的同谋犯是个女的！

伯爵　（疯狂愤怒地）这时，已经暴露了他的丑事，对这种耻辱的惩罚，非让大家知道不可。（走进亭子里）

第十三场

所有上一场的人物，伯爵除外

安东尼奥　这是公平的。

比力多阿生　（面对费加罗）嘿！谁——谁的夫人是让谁偷搞了？

费加罗　（惬意地笑）这个好事任何人都享受不着。

第十四场

所有上一场的人物，伯爵，薛利伯

伯爵　（说话声从亭子里边传出来，拉着别人看不见的人）您再反抗也是白搭的。夫人，您的死期已经到来了，这一切都完

蛋了！（瞧也不瞧地径直走出来）那样让人气恼憎恶的婚姻已经结束了，不再受任何条件制约了，这是多么幸运啊！

费加罗　（大声喊叫）薛利伯！

伯爵　我的侍从卫士？

巴斯拉　哈哈哈！

伯爵　（大怒旁白）怎么是侍从卫士，这个坏东西又叫我碰着。（对薛利伯）你这坏东西藏到亭子里干什么勾当？

薛利伯　（战战兢兢地）我是照您的吩咐藏到里面的。

贝德莱尔　跑来跑去的，马都快虚脱了。却是瞎忙活了半天。

伯爵　安东尼奥，你，快去里边，拉出坏我声誉的贱女人，带她去见法官。

比力多阿生　在里面您要找的——找的就是夫人吗？

安东尼奥　天啊！在阴曹地府中也有掌管一切的权势！在这世上您做的缺德的事真是太多了！

伯爵　（疯狂愤怒地）进去，进去！（安东尼奥走了进去）

第十五场

上一场的人物，安东尼奥除外。

伯爵　各位先生，不只是侍从卫士一个人在里边，大家瞧瞧看，瞧瞧呀！

薛利伯　（战战兢兢地）我心灵上的痛苦曾被一个有情感的人关照过，要不我的命就糟透了。

第十六场

上一场人物，安东尼奥，方斯特

安东尼奥　（拉住别人未看清面目的人的胳臂）算了，夫人，难道

我们求您，您才肯现身呀？您藏在这里。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了。

费加罗　(大声呼叫)小表妹！

巴斯拉　哈哈哈！

伯爵　方斯特！

安东尼奥　(把身转过来，大叫)哦！天哪！老爷，您为什么偏偏老挑着我，真让人高兴，来，大家都来看，原来是我女儿惹起了这场人马飞扬地乱糟糟的闹剧。

伯爵　(大怒)她也在里面藏着，你们谁知道？(欲再进去)

巴尔多洛　(向前走去)伯爵大人，还是叫我来吧，事情还没有弄明白。我一定要静下心沉住气，我、我。(走进去)

比力多阿生　这案子，又——是一桩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案。

第十七场

上一场的人物，马斯琳

巴尔多洛　(听见他在里面说话的声音！而后走出来)夫人，不要怕，决不会让您受委屈的，我向您发誓。(把身子转过来，大声喊叫)马斯琳……

巴斯拉　哈哈！

费加罗　(大笑)哈哈哈！一切乱套了！我的母亲也是那里面的同谋犯。

安东尼奥　到后来看谁是最败兴的一个。

伯爵　(大怒)我还在乎这些吗，我？伯爵夫人……

第十八场

上一场的人物，苏姗纳(自己的脸被扇子挡着)

伯爵　……哦！她已经出来了。（她的胳臂被他粗鲁地抓住）——各位先生，你们说说对这个下贱的……该怎么处罚？

（苏姗纳跪在地上，低着头。）

伯爵　不，不行！

（费加罗也在对面跪下。）

伯爵　（更大声）不，不行！

（马斯琳跪在了他的面前。）

伯爵　（更大声喊叫）不，不，不行！

（除比力多阿生外，在场的人都跪在了地上。）

伯爵　（疯狂的大怒）你们，你们，哪怕跪下一百个人下跪求情我也不行！

第十九场

所有上一场的人物，伯爵夫人（从对面的一个亭子里走出来）

伯爵夫人　（跪到地上）那么，我也算一份子吧。

伯爵　（瞧了瞧伯爵夫人和苏姗纳）啊！我偷瞧到啥了！

比力多阿生　（笑）呃！天啊！那是——是夫人呀！

伯爵　（欲拉起伯爵夫人）怎么！刚才那个，竟是您，我的太太？（恳求地口气）只好请太太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

伯爵夫人　（微笑）如果换成您，您一定会大喊，“不，不行”了。而我呢，我今天无任何理由地同意您，已经是第三次了。（站起身来）

苏姗纳　（站起身来）我也同意。

马斯琳　（站起身来）我也同意。

费加罗　（站起身来）我也同意。

（回声在这里继续响起。大家都站了起来）

伯爵　有回声？——本来我想对他们耍点手腕，谁知我却像个

小孩子似的被他们耍逗半天。

伯爵夫人　(微笑)伯爵,这事没有必要去内疚的。

费加罗　(用帽子擦了擦膝盖)像这短短一天的时间里,一个出色的使节就被培养出来了!

伯爵　(对着苏姗纳)那封用别针别住封口的信……

苏姗纳　……这是夫人亲口授的旨意。

伯爵　给她一个报答是应该的。(伯爵夫人的手被他亲着)

伯爵夫人　谁的就是谁的,理所应该的事。(将钱袋递给了费加罗,将钻石给了苏姗纳)

苏姗纳　(朝向费加罗)又添一份结婚礼品。

费加罗　(用手轻轻拍拍他手里拿的钱袋)三份礼品,最费心机的是这一份,它是想尽一切办法才得来的。

苏姗纳　真的来之不易,和我们结婚一样。

格力普·索莱士　你给不给我们新娘子的袜带[①]?

伯爵夫人　(把她细心保存的丝带,从怀里掏出来,扔到地上)袜带? 在这,就在她的衣服里面。

参加婚礼的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抢呀,捡呀,都想得到它。

薛利伯　(动作更敏捷地跑过去,捡到它,高声说)在这儿,哪个想要,就跟我抢抢看。

伯爵　(边笑边对侍从卫士说)你这个毛头毛脑一触即发的小少爷,你刚才挨的那个耳光感受如何? 有点意思吗?

薛利伯　(向后退,剑被他抽出一半)给我吧,长官?

费加罗　(装着十分幽默、但又生气的样子)老爷,我嘴巴上怎么挨了一耳刮子……难道有权有势,有地位的大人物都是这样坚持正义的吗?

伯爵　(笑)打在他的嘴巴上? 哈,哈! 我亲爱的太太,您的想法

---

① 袜带:西班牙的风俗,新娘子的袜带是吉利物,结婚后要分给别人的。幸运的人才能得到它。

是啥？

伯爵夫人　（正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猛醒过神，激动地说）啊！正是，亲爱的大人，我向您起誓，以后我一生要紧紧追随您，热烈地爱着您，决不会有半点疏远分神了。

伯爵　（比力多阿生的肩和腰被拍了拍）比力多阿生，现在你对这事的看法是什么？

比力多阿生　伯爵大人，对——对于我眼前发生的一切，讲——讲实话，我——我自己都不清楚对您该说些什么，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全体　判断得毫无偏差！

费加罗　前几年我是很穷的，常常被人家歧视。后来我有点才能，智慧表现出来，我又被人家嫉恨。如今，我娶了一个美丽动人的老婆和得到这么多的财产……

巴尔多洛　（笑着）你又把大家的心拢到你这儿了。

费加罗　有这个可能吗？

巴尔多洛　我什么都清楚，俗世礼仪、处事哲理。

费加罗　（朝向观众深深行礼）我一生所得到的，除我的老婆和财产外，将是你们大家给我无比珍贵的幸福和荣耀，让我高兴，让我快乐。

（乐队奏起“流行小调”的前奏曲）

第　一　节

巴斯拉　三份陪嫁，一位好看的新娘；

新郎一下子拥有大量的财和物！

一位是贵族，一位是处世不深的侍从卫士，

只有笨蛋去跟那些人争风吃醋。

拉丁文中有句老成语，

聪明的人不妨使用使用……

费加罗　我明白了，那句成语是：（他唱起）Gaudeant bene nati.[1]

巴斯拉　错了，那句成语是：（他随唱起）Gaudeant bene nanti.[2]

第　二　节

苏姗纳　一位哄骗了老婆的老公，
　　他觉得自己心满意足，却遭到人们的耻笑；
　　他老婆要是稍微发点脾气，
　　她就被他指责，处罚这个恶果就会落到她的身上。
　　这种荒唐的事真是不公正，
　　这个道理还需要讲明白吗？
　　法律是由主宰人们权力的人订下的。（重唱）

第　三　节

费加罗　让·雅诺，一位好笑的吃醋专家，
　　无论是老婆还是安静，他都想拥有；
　　他购买了一只凶猛的狗，
　　将这只狗喂养在院庭中。
　　黑夜里，啊，闹得全家鸡犬不宁！
　　狗狂欢乱跳，见人就咬，
　　它见了卖狗的情妇就是不动。（重唱）

第　四　节

伯爵夫人　这一位，对她心无爱意的老公，
　　却能盛气凌人地、大胆地发誓。

---

① 出生在好家庭里的人，心情是愉快的，生活是幸福的。——拉丁文的成语。

② 流落到好家庭里的人心情是愉快的，生活是幸福的。——巴斯拉把拉丁文中的 nati（生）变成 nanti（落），只加上一个“n”字。费加罗讲的成语是指阿拉玛卫华伯爵，巴斯拉改说的成语却指的是费加罗。

另一位，对老公不贞不洁，
却发誓只爱她的老公一人。
要算头脑理智点儿的，
唉！保持和情人偷偷来往，但得谨慎行事，任何毒誓也不敢发的女性。（重唱）

第　五　节

伯爵　假若我们追求的是一位，
贞节清白的乡下女人，
就是目的达到了也没啥希罕惊奇；
娇柔雅致的女人万岁！
好似国王的一块金币，
在上面只要打上一个丈夫的印戳，
就可以效忠于一切男性。（重唱）

第　六　节

马斯琳　世上任何人都认识，
生育他又抚养他的慈祥的母亲；
其余的一切全都是个秘密，
它就是呀，爱神的机密。
费加罗　（接下去）这个秘密告诉我们一切，
一位做苦力的劳动人的孩子，
是有高尚的道德品质。（重唱）

第　七　节

由于他们家庭出身不一样，
有的人做国王，有的人是奴仆，
他们被命运安排成天渊之别；
改变命运的安排只靠顽强的思想斗志。

那些被人们朝拜的国王，
死了，他们的荣耀也随之完蛋；
只有永存于世的伏尔泰！（重唱）

第　八　节

薛利伯　女性啊！是多么可爱，
女性啊！又是那么多变，
我们的青春年华时时被你们摧残，
所有的人对你们都生过气，
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到你们身边。
你们的形象是戏院里座位上的观众，
他们好像不被人们喜欢，
但争取这些观众他们都会竭尽全力。（重唱）

第　九　节

苏姗纳　这是一部让人高兴，愉快，狂欢的作品[1]，
某些教训埋藏在它的里面，
昔时这剧本的噱头大加赞赏，
那它里面所讲的道德您们接受。
智慧的大自然啊，就是这样，
让它在我们的情欲中当做向导，
经过人们的幸福、欢乐，达到它的目的。（重唱）

第　十　节

比力多阿生　各位先生，当您观看这部喜——喜剧后，
现——现在您可能要提出批评，
若不是我又把话讲错的话，它全是讲——讲叙生存着

① 《费加罗的婚礼》又名《狂欢的一日》。

的好心肠人民的生活。
若谁欺压了他，他就咒骂，狂怒地去抗争，
他会以各种各样的渠——渠道采取行动：
歌声将宣告这一切的一切的结——结束。（重唱）
（全体狂欢地跳起了芭蕾舞。）